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命題、方法、與步驟

曹師淑娟《晚明性靈小品研究》第五章第二節 山水攬勝與庭園遊觀 曾云；

親近山水景物為晚明文人生活的重要內容。在其不同場合、不同文類的撰作中，都可看到他們對此一好尚的記錄。山水遊記最普遍，在各家文集中幾乎皆可尋見。庭園記或者記園內因自然地形加以整治的景觀，或者寫園外借以為背景的山水之勝，都透露了造園者與撰文者的意向。另如在朋友往返的書信、山水畫卷的題跋、書序、日記等不同應用場合，都可發現晚明人透露其愛賞山水的心態，或記錄其遊覽山水的經歷。¹

親近大自然的活動，是晚明人熱愛從事的休閒行為。²將遊覽登臨名山大澤，梵宮紫刹，城郊名勝的經驗，以文字書寫記錄下來，也是晚明文人文字創作的重要題材之一。

晚明記遊書寫的興盛，文人出遊風氣的流行，和社會在經濟富庶，交通便利的條件上，追尋日常生活空間以外的另類空間的心理需求有關。前往別有天地的空間，就作者動機而言，無論是求得暫時鬆弛擺落生活的責任和壓力；或覓得調節心靈感受在現實人際關係中的不安浮沉；或喜新厭舊，好奇耽異的審美意識汨汨不息；或都會另一世俗空間的凝視記錄；或舊日往游美好經驗的追憶；咸由於心態已調整成觀看、敘述的角度，書寫時，作者似乎獲得一種綜觀全局的清明視野，從中而營造自我詮釋，評價，作主的存在創作感。

¹ 曹師淑娟：《晚明性靈小品研究》，台北：文津，民國 77 年 7 月，頁 220。

² 曹師淑娟：《晚明性靈小品研究》：「晚明文人親近自然山水，有其時代背景因素，如不滿意於政治，許多人頹放其用世之心，往尋山林之樂；如工商起步，城鎮市民逐漸形成旅遊風氣；如良知之學的傳播，教人體認鸞飛魚躍、鳥鳴花落的景象亦是天理流行的境界；這些都縮短了人與山水的距離。」頁 206。

王季重的歷游書寫，就在出遊已成風潮的晚明社會中成長，終而形成可以為人辨識的自家風格。

本論文的論題即以當時文壇甚享名氣的王季重之歷游書寫為研究對象。

以歷游書寫命題，除了呼應季重自身有《王季重歷游紀》的命名外，也因為「歷游書寫」，標示彰顯季重一生對出遊行動的過程及親身歷覽的愛好、強調、與重視。³親身歷險、發現、到訪的陌生疆界，與歷游主體之間，能夠發生、又將發生哪些接觸與體會，歷游主體情緒的轉折與變化，都在季重冷靜的觀察筆端一一呈現，而不必只是複寫親近山水時悅樂澄澈的美感饗宴而已。而「歷游」活動與一般「旅遊」活動之追求休閒舒適、娛樂愜意、心神放鬆、物質豐裕傾向相比，歷游主體通常也帶有更高更深的對外界景、物的觀察比較與人生方向的自覺自省，尤其對社會人群的批評、對人命百年有限的感懷，都不是只為排遣生活煩悶的旅遊活動所能比擬，因此也不用「旅遊」命名。

研究方法以文本研究為主，但並不認為文本的意義只能來自文本結構模式與語言文字之中。即認為文本的意義仍可能來自文本之外，在文本語言所無法直接表達的地方。因此仍以作家生平經歷、當時社會好尚、與文壇風氣為輔理解文本的背景資料。同樣的，筆者在閱讀、分析、詮釋文本時，所體會到的言外之意，可能是筆者所讀出、所賦予的，這層文本意義，即不是先在於文本之中的。⁴

大部分晚明小品作家的作品，在清初的禁燬行動中，遭到銷燬。王季重的作品亦然。因此研究之初，首先在研究資料的蒐集、與整理。歷游書寫繫年，可以清楚作品先後次序，可以觀察作品演變痕跡，也可以辨明作家創作意圖有否轉變，尤其能幫助釐清其出遊與仕宦之間的關係，因此製作歷游書寫繫年表。游蹤的標明，可以確定作家出遊的地點範圍，也可以顯示出遊地與其仕宦地的方位關

³ 季重對親觀歷覽活動的信任和興趣，從二十二歲年青時的作品《游金山記》到六十五歲《三登燕子磯記》中，都始終維持在高昂不減的程度。

⁴ 趙毅衡：《文學符號學》，曾將文學研究，依認定文本意義所在的不同，分為三種態度：一是傳統文學研究的態度，認為意義在作者的意圖之中，而作者意圖很大程度受制於他的個人經驗、社會經驗。因此研究時代背景和作者生平的知人論世方法，便成為文學研究的第一環，作者的創作動機，成為文學研究的指歸。第二種是英美新批評派和法國結構主義的立場，認為文本的意義在文本之中，在文本的語言中。作者的意圖只能是參照，文本自身是一切意義的所在，文本的結構方式就是意義的組織方式。一切意義只在文本之中，而不在文本之外。第三種是結構主義之後的文論派別所持的態度，認為文本的意義在文本之外，在文本語言所無法直接表達的地方。因為文本直接表達的意義，是表層，假相，封閉的。文本的意義不在文本之中，而在符號無限衍義的深處。而這種意義的發掘，需要靠批評性閱讀來構築。意義是批評閱讀的產物，是批評閱讀者所賦予文本的。北京：中國三聯，西元1990年，頁116-117。

係，因此製作歷游方位示意圖。

從季重為友人游記所寫的序及個人的自敘，可以討論其對出游自然所採取的態度與理念，及對歷游書寫的自我定位；這屬於季重個人對人與自然山水及書寫自然山水的自覺思考層面。而這一層面和其文學實踐即歷游書寫，甚至和個人的文學主張，晚明文學界的風氣習尚，彼此之間存在哪些交流對話與張力抗拒的關係網絡，是本論文研究首先關心者。

出游山水既是晚明文人創作的重要題材，而在追求自我作主、彰顯獨特個性的自由意識下，⁵各家對自然山水的親近、觀賞、與書寫，在理論上應當呈現了各異的角度與關懷。從作品的理解詮釋中，希望可以勾勒季重出游山巔水湄、梵宮紫剌，觀看與描寫的重心所在，從而對季重歷游書寫的獨特面貌能有更明晰的掌握。這是就其文學內容層面而言。

歷游書寫自身是一種對外在世界描摩刻劃的文學形式。而其對外在世界的前進與挖掘，其實並不如作家所相信的，翔實而客觀，如董狐記史般的存真實錄，⁶它其實也是作家當時的想法觀點或內心欲想期盼的一種交融呈現。因此看似主體歷游者對客體歷游對象記實的文學體裁，讀者在閱讀時，便應保持警覺。討論的重心，不在認定事件的真假與否，當歷游主體描寫歷游客體內層的運作圖像，及歷游環境與歷游者之間的心理現象與對待關係時，實已揭露更豐富的歷游者自身的文化意識及個人特質的心理期待與企盼。因此歷游者與自然山水、歷游者與陌生異地的他人，歷游者與自我之間的各種關係的處理，勢必存在著歷游者主體自身的意見與觀點。⁷

從歷游書寫的結構模式、與修辭技巧的分析中，可以觀察其藝術風格的形成。傳統評價上對季重的文學風格或立身處世有「諧謔」、「解頤」、「戲謔」的評語，本篇論文也想從歷游書寫本身的文章結構與文句修辭，討論其與諧謔風格形成的關係。

⁵ 「在良知、童心、性靈等說的交互激盪中，對主體的體認、自由境界的嚮往，成為晚明士人普遍關懷的主題。」請參看曹師淑娟：《從清言看晚明士人主體自由之追尋與呈顯》，收入《文學與美學》(二)，台北：文史哲，民國80年，頁253-277。

⁶ 季重在《游廬山記》中曾云：「游史中亦有董狐」，游之董狐，即表白自己秉筆直書，就眼所親見，據實書寫的態度。王思任：《文飯小品》，蔣金德點校，長沙：岳麓書社，1989，頁341。

⁷ 以當代五本英美旅行文學為例，從個別作家主體位置的移動轉變，觀察旅行文本處理旅人與地理，旅人與「他者」，和旅人與自我之間的關係，討論其中所展示的東方心態與觀點，請參閱陳長房：《建構東方與追尋主體：論當代英美旅行文學》，《中外文學》，26；4，1997年9月，頁29

第二節 研究背景

晚明文人喜歡追尋山水煙雲的心態背景，曹師淑娟《晚明文人的休閒理念及其實踐》⁸一文曾提出，是一種文人對政治、社會心灰意冷後，從人群社會退離下來的主體生命抉擇，冀望通過山水追尋、家居生活的安排，以獲得悠閒的樂趣：

晚明文人面對荒謬失序的人群社會，常採取退離、冷淡的處世態度，而將意志情懷安頓向山水花木、藝文閒賞，以追尋主體的自由與境界的呈現。因而晚明文人所開展的休閒文化，是一種人生方向的抉擇與生命內容的認取，而不只是為枯燥忙碌的生活尋求休息點綴。⁹

為筆者提供一個宏觀晚明文人審美生活形態的背景角度。

龔師鵬程《遊人記遊：論晚明小品遊記》，¹⁰從古代中國居人懷土重鄉的意識觀察晚明遊人一心遊玩人間（包括投入自然山水）的心態，認為在徐霞客遊記中呈顯出來的遊，已從不得已的、異常的、感傷的狀態，轉變成了對新世界的探索。以王士性《五嶽遊草 序》為例，說明以遊作為人生觀，乃在遊之時一切的價值就在當下，具足於遊的活動之中，而不似孔子、屈原是為道的失落與追求道的建立而遊。

對晚明游人喜交遊酬酢、轉徙江湖的生活形態，有較多的詰問與責難。但也觀察出如徐霞客、王士性諸人之喜遊山水，乃發自內心的愛好；出遊活動，目的在對新世界的探索，而無關於人際社群的理想實現。

69。

⁸ 曹師淑娟：《晚明文人的休閒理念及其實踐》，收入《戶外遊憩研究》4：3，民國80年9月。頁35-63。

⁹ 同上引文，頁35。

¹⁰ 龔師鵬程：《遊人記遊：論晚明小品遊記》，收入《中華學苑》第48期，民國85年7月，頁39-64。

毛文芳 晚明的旅遊小品¹¹則指向晚明之旅游作品乃後設之游，「晚明文人透過旅遊小品，亟要表達的往往是超越旅行遊蹤的異樣經驗，他們經常在文本中顯露著後設的意圖。」¹²並認為清初文人高岑的旅遊觀很能詮釋晚明旅遊文學的特質，「高岑二十年來，對武夷山的嚮往，已內化為一種寤寐間的夢想，夢想武夷，已超越了旅遊的本身，成為一種文學想像極力奔馳的憑藉，真正客觀存在的山峰如何？高岑並不以為意 是一種旅遊本身的旅遊觀 具有強烈自我反省的意圖」。¹³

文中自云，《徐霞客遊記》的專書體裁與晚明文人隨興寫就的旅遊小品，在寫作心態與動機上迥異，因此不列入討論。¹⁴但將強調親身冒險攀越峰巒的王季重歷游書寫，即本論文研究之作家作品，也列入後設之遊中，則恐非王季重游訪山水的動機所在。

張嘉昕碩士論文《明人的旅遊生活》¹⁵，完成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討論明代旅遊活動興盛的時代背景、區分旅遊的模式、活動主題、交通方式，及旅遊生活的功能、類型等。為明代的旅遊文化提供多面性的考察。

以上論文各從晚明人書寫關於自然山水、人間交遊作品中，描繪展現從不同角度、層次切入的觀察、關懷、與詮釋。反映當今學界對晚明出游自然此文化現象的認識與理解。咸能為筆者本論文撰寫，提供助益。

晚明諸多有關出游自然山水的作品中，王季重的歷游書寫，在當時甚享名聲。如其《游喚》一卷，陳繼儒 王季重游喚序¹⁶曰

名山大川，特水地二大中之一隅耳。其旋轉生滅，多賴風輪。風輪何在？則文人才子之筆是也。王季重筆悍而神清，膽怒而眼俊。其游天台、雁蕩諸山，時懦時壯，時嗔時喜，時笑時啼，時驚時怖，時呵時罵，時挺險而鬼，時蹈虛而仙。其經游處，非特樵人不經，古人不歷，即渾沌以來，山靈數千年未嘗遇此品題知己。大抵山川有眉目借人而發，又無口借人而

¹¹ 毛文芳：《晚明的旅遊小品》，《旅遊文學論文集》，東海大學中文系編，台北：文津，西元 2000 年 1 月，頁 24-68。

¹² 上引文，頁 56。

¹³ 上引文，頁 56-57。

¹⁴ 上引文，頁 59，注釋 2。

¹⁵ 張嘉昕：《明人的旅遊生活》，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9 年 6 月。

¹⁶ 陳繼儒：《王季重游喚敘》，收入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下冊，頁 638。

言，若游者非文人才子，莫能明其所以。更有強作解人，漫無可否，每輒言佳，此山水中鄉愿。王季重倔強，猶昔不屑也。

從季重走訪天台、雁蕩諸多古來人跡罕至之地，而將山水之景致眉目，藉由書寫表述出來，則季重無異是山靈數千年默默無聞中的品題知己。從人與天地山水相遇的角度，讚美季重能以書寫披露可觀之山水與觀山水之人，二者之間的各種遇合關係。也將《游喚》輯入《寶顏堂秘笈》一書中。

陸雲龍《翠娛閣評選王季重先生小品敘》¹⁷云：「而其借靈山川者，又非山川開其性靈，先生直以片字鏤其神，辟其奧，抉其幽，鑿其險，秀色瑰奇，踞其巔矣。」從王季重性靈能與山川相通，以書寫抉發、鑿顯山川不為人知之風貌，加以稱美。

何偉然《皇明十六家小品序》言「季重早雋，靈明特加，每設意若神珠空翠，來自帝先。崩興翕辟，與五洩爭奇致。」¹⁸稱譽王季重構思行文設想新奇，出人意料之外。

張岱《王謔庵先生傳》¹⁹提及關於《游喚》的評價「見者謂其筆悍而膽怒，眼怒而舌尖，恣意描摩，盡情刻畫，文譽鵲起。」從其文字筆法的任性恣意，呼應季重個性的謔浪不羈，率性任真。²⁰

¹⁷ 陸雲龍等選評：《明人小品十六家》，蔣金德點校，浙江：浙江古籍，1996年2月，頁651。

¹⁸ 何偉然：《皇明十六家小品序》，收入《皇明十六家小品》，明崇禎錢塘陸氏原刊本，國家圖書館微卷14358號。今市面有蔣金德點校本：《明人小品十六家》流通，浙江：浙江古籍，1996年2月，但此段引文有異：「季重早獲雋，惟靈光透，故揮霍縱橫，目無今古，每設意象，如龍珠空翠，來自帝先，狀以崩興翕辟，與五洩爭奇致，宜乎漢晉風流歸之。」蔣金德點校本上冊，頁3。

¹⁹ 張岱：《瑯嬛文集》，王謔庵先生傳，台北：淡江，民間45年，頁132。

²⁰ 張宗子為王季重所寫的傳，焦點放在傳主個性謔浪的描寫，「先生聰明絕世，出言靈巧，與人諧謔，矢口放言，略無忌憚。」因此得罪不少人，甚至連對他有好意的朋友也被無辜波及：「川黔總督蔡公敬夫，先生同年友也。以先生閒住在家，思以帷幄屈先生，檄先生至。至之日，謙先生於滕王閣。時日落霞，先生謂公曰：『王勃滕王閣序，不意今日乃復應之。』公問故，先生笑曰：『落霞與孤鶩齊飛，今日正當落霞，而年兄眇一目，孤鶩齊飛殆為年兄道也。』公面頰及頸。先生知其意，襜被即行。」

然而在政治事務上，宗子亦舉例說明季重也曾因為機智靈巧，用不端重浮佻的言語和態勢，投合宦官，阻止宦官想到當塗開礦的計劃，解除當塗可能遭遇的厄難。因此季重的諧謔性格又似乎也有處置合宜的功用。

宗子在傳中，又舉兩則例子來說明季重「蒞官行政，摘伏發奸，以及論文賦詩，無不以謔用事」的態度，一是他在政治環境險惡「人方眈眈虎視，將下石先生」時，「先生對之，調笑狎侮，謔浪如常，不肯少自貶損。」仍不畏懼、不退讓的精神；一則是寫給甲申之變時，擁皇太后自重的奸臣馬士英書中，出語譏諷詆毀，人大快之的作風。

在宗子戲劇化的筆下，季重之謔，含有多層意涵：放在大事上，有正直、明辨是非，針貶奸惡

祁豸佳 西湖夢尋序²¹：「余友張陶庵，筆具化工，其所記游，有酈道元之博奧，有劉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麗，有王季重之詼諧，無所不有。」則將季重之歷游書寫與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同時期劉侗《帝京景物略》袁宏道之游記，相提並論，並評價季重歷游書寫風格為「詼諧」。

祁彪佳日記《自鑑錄》崇禎十一年六月四日、六日條寫及披覽王季重游記，《棄錄》崇禎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條云：「閱名山諸記，惟王季重者多解頤。」²²「解頤」似乎已成為閱讀者最顯而易見、最容易取資以和他家的游記文學風格相區分的憑藉或閱讀感受。

諸多選集如陸雲龍編《皇明十六家小品》、鄭元勳選《媚幽閣文娛》亦皆有王季重歷游書寫輯入其中。

入清之後，一如晚明其他作家的命運，在歷經喪亂，強調經世致用的文學環境中，都遭到棄置忽略、甚至禁燬的對待。

民國初年，由於作家周作人主張中國新文學運動與晚明公安、竟陵的文學革新精神是一致的，以致在文壇啟動了研究晚明小品的風潮。周作人也在《風雨談》的 關於王謔庵、《瓜豆集》的 關於謔庵悔謔、及《夜讀鈔》的 文飯小品三篇文章²³中，主要援引張岱的 王謔庵先生傳 和 王季重先生像贊 來介紹王季重。關於 文飯小品 的簡介，則擇選游記中數段文字為代表，說「其好處在於表現之鮮新與設想之奇闢，但有時亦有古怪難解之弊。他與徐渭、倪元璐、譚元春、劉侗，均不是同一派，雖然也總是同一路，卻很不相同。他所獨有的特點大約可以說是謔罷。以詼諧手法寫文章，到謔庵的境界，的確是大成就，值得我輩的贊歎。」²⁴又如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稱季重「游過不少地方，而其佳處，往往於詼諧之中，寓以諷世之意。」²⁵李鳴《王季重小品 前言》²⁶：「通觀王思任的作品，諧謔狂放是其總體的特色，也是其獨具的風格。」咸將王季重

的含意，而不僅是一味的嬉戲謔浪而已。張宗子會看重季重的諧謔風格，大加發揮，除了和宗子個人主張以癡、以疵見人的真性深情的觀點大有關係外，季重自號「謔庵」，以諧謔與人進退應酬，卻也是他自覺自許的。

²¹ 張岱：《西湖夢尋》，台北：金楓，1987，頁27。

²²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民國26年排印本。

²³ 三篇文章收集在《周作人先生文集》，台北：里仁，1982。

²⁴ 周作人：《周作人先生文集》，文飯小品，台北：里仁，1982，頁202。

²⁵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海：上海古籍，1982年5月新版，據中華書局1963年版，頁937。

²⁶ 李鳴：《王季重小品》，北京：文化藝術，1996年8月，頁7。

歷游書寫的文風和諧謔風格聯想縮結在一起。

黃靜妃的碩士論文《王思任研究》，²⁷完成於民國七十八年，上篇從季重個人文集和諸多史獻資料及友人文集中，爬梳敘述季重之生平梗概。季重之生平由於原藏北京圖書館之清初刻本《王季重先生自敘年譜》²⁸近年問世，獲得第一手自敘的資料，而有對勘更訂的空間。中篇則敘述其文學觀及作品版本流傳，對於季重文集的版本流傳，從「存見而可查閱者」「選錄於其他文集者」「見載於目錄書而今無法查閱者」三方面討論，甚有參考價值，是筆者在蒐集季重的研究資料時的重要依據。下篇是季重所有作品，包括游記、傳記、序、書信、悔謔、詩的分析。在山水遊記的分析方面，觀察其出游活動和仕宦生涯的關係。以南朝文士親近山水的態度與季重相比擬，認為二者都與現實生活(尤其是仕途失意)的逼迫有關，但季重之耽遊山水，又較南朝文士多了一層對山水遊歷的熱愛，因此季重雖仕途蹶躓，卻罕見其藉山水以抒憤懣。結論處則對近代如周作人、劉大杰等對季重作品「諧謔」的風格評價，頗為不安，認為細讀季重作品，將發現「謔」只佔其中極小的比例，並非其著力所在。因此認為若以「謔」涵蓋季重其人其文，則不免失之偏狹。強調在詩文中仍可讀出季重傳統讀書人的風貌，如其對人世的熱誠，對朝政的關切，以及悠然自得的生活體驗等。

陳飛龍《王思任之文論及其年譜》²⁹中，有關文論部分，即想處理王季重的文論和晚明「諧謔文學」的關係，認為王季重的文學理論謹守著正統的文學理論，自少至老，所作文章中，幾乎罕見諧謔狂浪的字句或主張。不過，他的結論在下一篇論文中，被自己推翻。民國八十二年 王思任的「諧謔」文學探析³⁰一文中，則以季重實際的諸多作品如：文序、歷游書寫、悔謔 中，確定季重實有詼諧有趣(「諧」)，以及苛謔諷刺(「謔」)的文風和主張。

吳承學《晚明小品研究》第六章第二節 王季重小品³¹，認為王季重山水遊記特色是怪怪奇奇，縱橫奇宕，與傳統遊記清新淡泊，情味悠遠的文體特徵有別。而季重對人情事態的描繪，也超出一般遊記只將觀察視角放在描寫風景上。

²⁷ 黃靜妃：《王思任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78 年 4 月。

²⁸ 王思任編，王鼎起、王霞起訂：《王季重先生自敘年譜》，清初刻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珍藏本年譜叢刊第 57 冊，未注出版年。

²⁹ 陳飛龍：《王思任之文論及其年譜》，台北：文史哲，民國 79 年 10 月。

³⁰ 陳飛龍：《王思任的「諧謔」文學探析》，中央大學共同學科主編：《第二屆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與延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史哲，民國 82 年 6 月。

³¹ 吳承學：《晚明小品研究》，江蘇：江蘇古籍，1999 年，頁 208-225。

山水遊記中的戲謔筆墨，也是異於一般遊記的地方，只是其戲謔並非泛泛的玩笑，細思頗有諷刺深意。也強調其語言修辭之別出心裁，具有「陌生化」的藝術效果。

尹恭弘《小品高潮與晚明文化》第四十六章 優秀的幽默大師 王思任的小品藝術³²，指出季重遊記具有特殊的美學品格：喜劇情調，是通過景物的擬人化、人物的動物化，以一種調侃的筆鋒表現其滑稽情趣，也通過涉筆成趣的近似理性的評點和議論，表現出旅遊者的詼諧和幽默。

民國以來對季重歷游書寫的看法與研究，大致從作品語言文字或作者的觀看構思角度出發，呼應順承自晚明以來，對季重「諧謔」「設想新奇」的評價，注意其達到這種風格情趣的筆墨技巧與內容安排。

第三節 研究資料

本篇論文以王季重的歷游書寫為主要研究對象。資料的蒐集，主要是從王季重的全集中，挑選出關於出游造訪自然山水的散文篇目，以作為分析研究的依據。王季重的作品和大部分晚明小品作家的作品一樣，在清乾隆軍機處的禁燬行動中，多次遭受銷燬的命運，使得作品的流通較為不易。但民國初年以來，已陸續有作家、學者投入晚明文學的研究領域之中，辛勤耕耘；在諸位作家文集的點校排印，注釋選輯上，都頗有收穫。其中王季重的全集，在國內可以見到的版本如下：

《王季重集》，十四卷，明萬曆天啟間遞刊本。以下稱十四卷本。

- 1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已製成微片，可供館內借閱。
- 2 國家圖書館亦藏有故宮所製微片，可供館內借閱。

《王季重先生文集》，十三卷，明刊本。以下稱十三卷本。

³² 尹恭弘：《小品高潮與晚明文化——晚明小品七十三家評述》，北京：華文，2001年5月，頁

1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本影印，只供館內借閱。

《王季重雜著》，八卷，明刊本。以下稱八卷本。

- 1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已製成微片，可供館內借閱。
- 2 國家圖書館亦藏有故宮所製微片，可供館內借閱。
- 3 偉文圖書公司根據國家圖書館藏書影印發行。³³收入《明代論著叢刊》第三輯，民國六十六年。

《王季重先生文集》，四卷，清道光戊申(二十八年，1848)涇縣潘氏袁江節署刊，同治丙寅(五年，1866)新建吳坤修皖江印本，藏國家圖書館。以下稱四卷本。

《王季重十種》

- 1 阿英校點，收入《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第一輯第三十種，民國二十五年，上海貝葉山房出版，以下稱十種本。
- 2 任遠，收入《兩浙作家文叢》，浙江古籍出版，西元一九八七年。

《文飯小品》

- 1 蔣金德點校，長沙岳麓書社出版，西元一九八九年。

以上所列數種目前所見王季重全集版本之中，有關歷游書寫者，集中在各書

341 356。

³³ 偉文圖書公司根據國家圖書館藏書影印發行的《王季重雜著》，所根據的版本是八卷本《王季重雜著》，但原刊本在《游喚》內有關文，出版公司已參照其他版本一一添補。王季重作品版本流傳的考察追蹤，黃靜妃：《王思任研究》第二章曾有詳細討論。筆者關於王季重資料的蒐集，即先依此為線索憑據。但文中稱偉文所據以為影印底本者是「明萬曆間刻本」《王季重集》八卷本，則可能有誤；應採用比較寬泛的「明刊本」說法較妥當。此八卷本的刊刻年代，黃靜妃在《王思任研究》頁 113 中已懷疑其書目間的版式並不相同，因此很可能代表各卷之間並非同時或同一次鑄版刊印，而是陸續刊刻，然後才集輯而成。筆者之所以會注意到刊刻本的年代問題，起因於在編訂季重歷游書寫繫年時，發現《廬山記》亦被收輯在此書之中。往游三姑五老的時間，根據自敘年譜一次在萬曆 42 年 40 歲時，一次在天啟五年 51 歲時。而《廬山記》的完成不會在萬曆以前，應在天啟五年再游廬山以後，屬於和《重游麻源三谷記》等是同一時期在江西各地千里悠遊後所寫成的作品。又因為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所藏王季重的全集，一為明萬曆天啟間遞刊的十四卷本，一為明刊八卷本，本無所謂明萬曆間刻八卷本。其中八卷本原題為《王季重雜著》，所收書目和偉文的《王季重雜著》相同。

另，偉文發行的《王季重雜著》中《王季重歷游紀》，三篇末頁有關文未補：游焦山記 頁 558，游敬亭山記 頁 560，游九華山記 頁 570。

題名《王季重歷游紀》、 廬山記 、《游喚》三卷內。《王季重歷游紀》所收的篇章則十四卷本比八卷本多出七篇，十種本則和八卷本一樣。《文飯小品》則有多篇其他全集未見收錄的游記。

總目如下：

篇名	十四卷本	十三卷本	八卷本	四卷本	十種本	文飯小品
1 泛太湖游洞庭兩山記	√	√	√		√	
2 游北固山記	√	√	√		√	
3 游金山記	√	√	√		√	
4 游焦山記	√	√	√		√	√
5 敬亭山記	√	√	√		√	√
6 游齊山記	√	√	√		√	
7 九華山記	√	√	√		√	√
8 子房山記	√	√	√		√	
9 游豐樂醉翁亭記	√	√	√		√	
10 歷下諸勝記	√	√	√		√	√
11 靈巖記	√	√	√		√	√
12 泰山記	√	√	√		√	√
13 謁孔林闕里及孟廟記	√	√	√		√	√
14 游嶧山記	√	√	√		√	√
15 游五臺山記	√	√	√		√	√
16 重游麻姑山記	√	√				
17 三游從姑山記	√	√				
18 重游麻源三谷記	√	√				√
19 游叫巖記	√	√				
20 游仙橋記	√	√				
21 游苧蘿山記	√	√				
22 游五洩記	√	√				√
23 紀游引	√	√	√		√	
24 東山 上虞	√	√	√		√	
25 剡溪 嵊縣	√	√	√		√	
26 南明 新昌	√	√	√		√	
27 天姥 新昌	√	√	√		√	
28 天台	√	√	√		√	√
29 雁蕩 樂清	√	√	√		√	√

30 孤嶼 永嘉		√	√		√	
31 華蓋 永嘉	√	√	√		√	
32 仙巖 瑞安	√	√	√		√	√
33 石門 青田	√	√	√		√	
34 小洋 青田	√	√	√		√	√
35 仙都 縉雲	√	√	√		√	
36 釣臺 桐廬		√	√			
37 游西山諸名勝記						√
38 游滿井記						√
39 游攝山記						√
40 再游靈谷寺看松記						√
41 三登燕子磯記						√
42 登龍山記						√
43 舊游采石記						√
44 上君山記						√
45 游廣陵諸勝記						√
46 再上虎丘記						√
47 游慧錫兩山記						√
48 游杭州諸勝記						√
49 先後游吾越諸勝記						√
50 游廬山記	√	√	√		√	√
51 游龜峰山記						√
52 經過玄潭記						√
53 過梅嶺記						√
54 梅嶺松路記						√
55 游清遠禹峽飛來寺記						√
56 通明亭初記	√	√		√		√
57 通明亭再記	√	√		√		√
58 媚樵亭記	√	√		√		√
59 醮竹軒記						√
60 二還亭記	√	√		√		√
61 四瑟亭記						√

晚明小品的選本，亦多輯有季重的作品，如晚明陸雲龍編選之《皇明十六家

小品》鄭元勳《媚幽閣文娛》衛泳《冰雪攜》；今人施蟄存《晚明二十家小品》、朱劍心《晚明小品選注》、李鳴《王季重小品》等，雖則所選作品少有溢出全集所收者，但其中有注釋詳確，標逗清楚，使免檢書之苦，其實更具文學閱讀啟發趣味者，亦在參考之列。尤其選本所選者多家，他們的眼光和只專注於一家者之間的不同，讓我在熟悉季重的歷游作品之後，似乎發現一個更風姿多樣，品類各異的遼闊空間；搦筆揮灑，作家抒發他們各自對自然山水的賞好與不息的記憶，後來的讀者品味沉思，希望能逐漸明辨整理出可以和季重的歷游書寫相比較之處，以作為進一步研究的資料。

全集中的《雜文序》及散列在其他諸文家文集之序，和本論文歷游書寫主題並無直接相關，但仍可從中觀察到季重的文學主張，而這和他的文學實踐——歷游書寫，兩者之間仍可能有潛藏的召喚驅動關係，因此也列為研究參考資料。其中尤以諸篇，如《名園詠序》、《淇園圖序》、《紀修蒼浦園序》、《南明紀遊序》、《徐伯鷹天目游詩紀序》、《李道生五游草序》等，或為園林圖所寫之序跋，或為友人訪游園林、自然山水文字所寫之序，更是透露其對出游山水自然及書寫山水自然的觀點。

第四節 歷游書寫繫年表

多數的歷游書寫，季重皆載錄出游時間，所據以編年者即根據這些資料。地點的確認，根據《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³⁴，更易成現今的地名。擔任官職的時間則據《王季重先生自敘年譜》³⁵所載。

季重的歷游書寫，若以其仕宦與否來分，可以分成兩大類。

一者是季重任有官職時的出游，出游地點多與其任職地有地緣關係之山水名勝：如他在萬曆 27 年冬至 33 年(1599-1605)，時年 25-31 歲，任職(安徽)當塗令

³⁴ 鄭樑生、吳文星、葉劉仙相編譯：《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台北：三通，民國 73 年 1 月。

³⁵ 王思任編，王鼎起、王霞起訂：《王季重先生自敘年譜》，清初刻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珍藏本年譜叢刊第 57 冊，未注出版年。

時，就近出游安徽之城郊名勝，敬亭山、九華山、采石磯等地，多為交通便利，往返所須時間較短的地點，所書寫之文章篇幅也較小，可見此時季重仍以公事為重，對於出游雖有興趣，但並無傾注其所有關心在籌備行游及書寫記錄上；萬曆 37 年十月至 38 年三月(1609-1610)，時年 35-36 歲，降山西按察史司事，短短數月的時間，即出訪游歷山西之佛教勝地五台山，此時他對仕途已甚淡涼，游五台山記 沿續《游喚》作品，大篇幅書寫其游跡所到之地；萬曆 45 年(1617)四月補山東照磨時，時年 43 歲，出游山東之東嶽泰山、曲阜之孔林孟廟，長清縣之靈巖寺等地，也寫有多篇作品。

二是無領官職時的遨遊，由於時間上較自由，因此出游地點通常較偏遠，籌備及出游花費時間亦較長，如萬曆 36 年(1608)時年 34 歲，由浙江東北部之上虞游玩到東南之雁蕩山再折而北上，寫成甚享名氣的《游喚》一卷，也是季重投入較多心力撰寫大篇幅歷游篇章的開始；如萬曆 41 年(1613)十月，時年 39 歲，游訪江蘇太湖，寫成 泛太湖游洞庭兩山記 長篇；如天啟 5 年(1625)，時年 51 歲，服父喪畢，往游江西麻姑山、廬山等地，由於數處乃舊地重游，因此流露較多憶往的色彩。

季重歷游書寫尚無法繫年者，可分幾類說明：

一是往游的時間並不集中在某一時間，而是多次往游經驗的長篇綜合記錄，如京師附近 游西山諸名勝記、如家鄉附近 先後游吾越諸勝記、游杭州諸勝記。

二是江蘇、京師等近郊名勝，交通便利，不須聚資裹糧即能往游的短篇游記，如 上君山記 游廣陵諸勝記 再上虎丘記 游慧錫兩山記 子房山記 游滿井記。

三是家鄉附近帶有說理性質的短篇亭記，如 通明亭初記 通明亭再記 媚樵亭記 醮竹軒記 二還亭記 四瑟亭記。

至於部分作品，雖無明載出游時間，但從其出游地點、同游友人、擔任官職等因素考量，和其自敘年譜相參，仍能歸類繫年者，亦列入繫年，如以下所舉：

- 一、靈岩、嶧山 諸篇，因地點在山東，因此和 泰山 諸記歸為同類。
- 二、往游三姑五老的時間，根據自敘年譜一次在萬曆四十二年四十歲時，一

次在天啟五年五十一歲時。龜峰山、仙橋、叫巖諸篇，雖未記出游時間，但因為根據地理位置相近及出游友人相同，因此歸類一處。

三、再游靈谷寺看松記 文中「予中廢將四十年，復起繕部」，按年譜載崇禎四年，二月升南工部營繕司主事，時年五十七歲。

四、梅嶺 梅嶺松路 清遠禹峽飛來寺，因位在江西、廣東交界處，地點較接近崇禎六年擔任江州備兵時，所以繫年於此。

五、經過玄潭記 文中「看羅念庵先生讀書閣，有道言留示後學，晉卿幼年亦讀書其中。先後狀元，固為奇事。」《自敘年譜》云：「崇禎十年丁丑先生六十三歲，聞狀元劉晉卿之報，不勝舞躍，作二詩寄賀，晉卿乃座師兌陽公之子，與先生莫逆。」則應在六十三歲以後。

歷游書寫繫年表

出游時間	地點	篇目名	擔任(或未任)官職
萬曆 24 年丙申 (1596)秋 時年 22 歲	江蘇省鎮江縣西北之金山	游金山記	時尚未領官職
萬曆 29 年辛丑 (1601)春 時年 27 歲	安徽省西南至德縣之齊山	游齊山記	萬曆 27 年冬至 33 年，季重任職當塗令，地點在安徽省。
萬曆 30 年壬寅 (1602)四月 時年 28 歲	安徽省東南宣城縣北之敬亭山	敬亭山記	

萬曆 30 年壬寅 (1602)六月 時年 28 歲	安徽省東南九華山	九華山記	
萬曆 31 年癸卯 (1603) 時年 29 歲	安徽省東滁縣	游豐樂醉翁亭記	
萬曆 31 年癸卯 (1603) 時年 29 歲	安徽省當塗縣東南之 龍山	登龍山記	
萬曆 27 至 33 年 (1599-1605) 時年 25-31 歲	安徽省當塗縣東北牛 渚山北之采石磯	舊游采石記	
萬曆 34 年丙午 (1606)正月 時年 32 歲	南京市東北之棲霞山	游攝山記	萬曆 33 年冬月至 34 年三月，季重 任職南比部。
萬曆 36 年戊申 (1608) 時年 34 歲	浙江省東北之上虞、嵊 縣、新昌、天台、雁蕩、 永嘉、瑞安、青田、縉 雲、桐廬等地。	東山 剡溪 南明 天姥 天台 雁蕩 孤嶼 華蓋 仙巖 石門 小洋 仙都 釣臺	時無領官職
萬曆 37 年己酉 (1609)五月 時年 35 歲	江蘇省鎮江縣東北之 焦山	游焦山記	時無領官職
萬曆 38 年庚戌 (1610)正月 時年 36 歲	山西省五台山	游五臺山記	萬曆 37 年十月至 38 年三月，降山 西按察史司事。
萬曆 38 年庚戌 (1610)十月 時年 36 歲	江蘇省鎮江縣東北之 北固山	游北固山記	萬曆 38 年八月， 陞青浦縣，位於江 蘇省。
萬曆 41 年癸丑 (1613)十月 時年 39 歲	江蘇省太湖之東洞庭 山、西洞庭山。	泛太湖游洞庭兩 山記	時無領官職
萬曆 45 年丁巳 (1617)六月	山東省泰山	觀泰山記	萬曆 45 年四月補 山東照磨

(1617)六月 時年 43 歲	山東省曲阜縣	謁孔林闕里及孟廟記	山東照磨
萬曆 45 年至 46 年之間(1617-1618) 時年 43-44 歲	山東省歷城縣	歷下諸勝記	
	山東省長清縣東南之靈巖寺	靈巖記	
	山東省鄒縣東南之嶧山	游嶧山記	
天啟 5 年乙丑(1625) 時年 51 歲	江西省南城縣西南之麻姑山，麻源三谷，南城縣東南之從姑山，廬山，貴溪等地	重游麻姑山記	時無領官職
		重游麻源三谷記	
		三游從姑山記	
		游廬山記	
		游龜峰山記	
		游仙橋記	
		游叫巖記	
天啟 6 年丙寅(1626) 時年 52 歲	江蘇省吳縣西北之虎丘	再上虎丘記	時無領官職
天啟 7 年丁卯(1627)秋 時年 53 歲	浙江省諸暨縣南之苧蘿山，五瀑	游苧蘿山記	時無領官職
		游五洩記	
崇禎 4 年辛未(1631) 時年 57 歲	南京市鍾山左獨龍崗之靈谷寺	再游靈谷寺看松記	崇禎 4 年二月陞南工部營繕司主事
崇禎 6 年癸酉至 8 年乙亥(1633-1635) 時年 59-61 歲	廣東省大庾嶺	過梅嶺記	崇禎 6 年十月至 8 年任江州備兵
	廣東省清遠縣	梅嶺松路記	
		游清遠禺峽飛來寺記	
崇禎 10 年丁丑(1637) 時年 63 歲(以後)		經過玄潭記	時無領官職
崇禎 12 年己卯(1639) 時年 65 歲	南京市觀音門西	三登燕子磯記	時無領官職

第五節 歷游書寫方位示意圖

第二章 文學主張和歷游書寫

季重有關文學的意見，自己並無整理成一部有系統著作的意圖，而只在為朋友詩集所寫的序中，零散表達出來。本論文進行的方式，則從文學的本質，創作觀及評價三方面歸納整理季重的文序，以呈現季重文學關懷的重心。一位文學創作者其文學主張與文學實踐之間，通常有對應的關係存在。筆者因此嘗試進一步推論季重文學主張和自身的文學創作之一：歷游書寫之間，有哪些呼應相對的關係。尤其季重在其自覺反思層次，也有部分篇章的討論涉及山水自然及文字書寫者，這些資料都有助我們理解季重歷游山水活動背後的心態動機，及其書寫歷游的自我定位。

第一節 本質取性情與韻趣 詩以言己及詩以趣勝

季重對有關詩的本質為何的認定，有兩種看法，一者認為詩是用來表現一己之性情，一者是描述詩所獨具鏡花水月，意在言外的理想。前者如言：

會心之時，目不能出，舌不能苞，偶舉其神似者，作韻自詠，此以為詩矣。詩以言己者也，而今之詩則以言人也。自歷下登壇，欲擬議以成其變化，於是開叔敖抵掌之門。莫苦於今之為詩者，曰如何而漢魏，如何而六朝，如何而唐宋，古也、今也、盛也、晚也，皆擬也，人之詩也，與己何與？李太白一步崔顥語，即不甚為七言，杜子美竟不作四言詩，亦各認性情之所近，無樂乎為今詩而已。³⁶

強調詩乃「言己」者也，非「言人」者也。高標「自己」和「他人」對立。所謂「詩以言人」，指當時擬古主義對古人作品的模仿，或者擬漢魏，或者擬六朝，或者擬唐宋；古體、近體、盛唐、晚唐的區分學習，都是模仿，模仿的像，也是他人風格，與自己又有何關係？也以聲名顯赫的李白、杜甫為例，說他們作詩也是各任性情之所近。對於在詩中抒寫一己性情的重視，與當時公安諸人性靈文論相投合。也以之與擬古派尺寸寸古詩文體製用語的意見相對壘。

他的歷游書寫即是在珍視自我歷覽山河大地心得體會的自覺下，深入挖掘與自然山水相遇時，多元富麗的審美感受及對陌生異地的人事嘲諷。

他在歷游書寫中，對個己經驗、心得的追求與肯定，是他詩以「言己」非「言人」也的文學意見的一種實踐性呈現。可以分兩方面說明，一是關於親近自然山水的過程：表現出來的自家面貌，是充分運用身軀前進與視覺瀏覽的能力，對眼前自然山水的清芬佳景，「恣意描摩，盡情刻劃」。³⁷而親領山水所回饋於自家生命者，在山行一度，洗盡五年塵土腸胃。

³⁶ 王思任：倪翼元宦游詩序，《王季重雜著》上，台北：偉文，民國69年，頁293-295。

二是他對自然環境中人文世界背後的人事現實層面的敏銳覺察及嘲笑諷刺的書寫。季重由於緊持其對人事明察冷靜的精神，分辨差異是非，因此從他的筆端，除了有在自然環境中，冒險犯難、應對各種意外突發狀況的描繪及山水大美的領取與體會外，便有著更多關於世俗現實層次的觀察記錄。他選擇直言不諱和嘲笑諷刺並用的方式來傳達他對人事運作的清楚掌握。如此冷靜明細，全然不遺，遨遊快樂的出游經驗記錄，便是他抱持詩以言己觀念的創作踐履。

另有一種對詩歌本質的看法，則意識到詩的不可捉摸、難以描述的感人性質，其言曰：

五經皆言性情，而詩獨以趣勝，其所言在水月鏡花之間，常使人可思而不可解。吾嘗謂太白終在少陵之上，即其寄託游仙泳女，一再讀之，飄淫恍惚，而別離短促之景具是矣。³⁸

認為詩以「趣」勝，詩所詠言，在水月鏡花間；雖不徵實但卻能引人以興思起感。這種對詩的理想圓滿本質的觀點，近似嚴羽《滄浪詩話》中對盛唐詩的高度讚嘆：「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³⁹不過，季重雖然標榜詩之韻趣，水月鏡花的用詞也近於滄浪，但他只取詩之超乎語言文字之外、飄渺難言、純粹精神審美到達圓滿狀態的性質，在創作態度上季重其實與滄浪多所不合。滄浪在興趣之外，尚重視詩歌語言體製的辨別，如《滄浪詩話》：「大曆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本朝諸公，分明別是一副言語。如此見(得)，方許見一隻眼。」⁴⁰也看重讀書窮理以極其至的要求，如《滄浪詩話》：「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

³⁷ 張岱：王謔庵先生傳，《瑯嬛文集》，台北：淡江書局，1956，頁132。

³⁸ 王思任：方澹齋詩序，《王季重先生文集》十三卷本，雜文序卷二，頁78-79。又葉慶炳、邵紅編：《中國文學批評資料匯編》，台北：國立編譯館，1979，頁798引《王季重十種》，中國文學珍本叢書，1936。

³⁹ 嚴羽：《滄浪詩話 詩辯》，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四一九詩文評類，台北：商務印書館，第1480冊，頁811。

⁴⁰ 嚴羽：《滄浪詩話 詩評》，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四一九詩文評類，台北：商務印書館，第1480冊，頁816。

至。」⁴¹對此，季重不僅不強調，甚且看輕之。

而他對詩歌文字中，游仙泳女，可思而不可解，不能徵實卻能引人以興思起感者的興趣賞好，也表現在歷游書寫中對太初和諧境界的仰止傾慕上。

在身為一位歷游經驗的書寫者時，季重和自然宇宙的關係，雖然一方面歸趨於中國詩歌傳統形上理論，仰止傾慕於自然無言、不可究詰的原始和諧境界，也部分認同游觀主體以「墮肢體、黜聰明」的虛、靜工夫，觀照自然，但他並非全面的中止感官知覺。而是停止情緒感受、認知分辨的波動侵擾後，充分運用身軀前進與視覺瀏覽的能力，往觀四方的名山勝水。歷游主體的情緒感受和認知分辨，可能只是在全神貫注，凝神於身軀攀爬及視覺瀏覽時，獲得暫時的抑止。在不須使用身軀視覺這二類感官時，情緒感受和認知分辨等思緒見聞，仍會呈顯出來。而季重也不因為追求純粹、圓滿、醇美的緣故，將這些「雜質」、「缺憾」汰除清靜或涵養超越；反而站在全部涵納，信任自我心性踐履的精神下，仍保持其對自然宇宙的自我觀看角度，不禁閉將個性情感投射到外在事物上，這無疑是受到晚明看重個人獨特性情見解的思想風潮影響。

第二節 創作主才華 有一寸仙骨，易得處耳

有關詩的創作，則偏重由作者才華稟賦的有無以觀其成敗，如云：

自古言詩人者，詩從人出也，果其人而詩也，即欠申笑噫，韻趣溢流；果其人不詩，即拈斷枯鬚，瀝乾心汁，非不聲偶五七，而土鼓不響，蠟渣何味？⁴²

若無天才，縱苦學亦不能；果具仙骨，有「前胎宿世」⁴³之尊貴者，則易得

⁴¹ 嚴羽：《滄浪詩話 詩辯》，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四一九詩文評類，台北：商務印書館，第1480冊，頁811。

⁴² 王思任：方澹齋詩序，《王季重先生文集》十三卷本，雜文序卷二，頁78-79。又葉慶炳、邵紅編：《中國文學批評資料匯編》，台北：國立編譯館，1979，頁802，引《王季重十種》，中國文學珍本叢書，1936。

⁴³ 王思任：顏茂齋集序，載陸雲龍《皇明十六家小品》，明崇禎錢塘陸氏原刊本，國家圖書館微卷14358號。

手。又云：

學道之人，參雲宿水，苦行萬千，求師化度，何益於事？有一寸仙骨，易得處耳。詩之有胎也，猶仙之有骨也。⁴⁴

作詩優劣，攸關夙業天分，非後天學習可力強而得，即學而不能者多矣；這種意見，論者多有。⁴⁵但季重之意，應非高唱不學而能，一蹴即至者；然而津津樂道詩歌創作中迅捷自然部分，「衝口而即工」⁴⁶「衝口而出，不須修斧裁幅」⁴⁷「詩有聲口，一開即得」⁴⁸「無所為而為之」，⁴⁹嘲諷看輕學習體製格調的薰習過程為「於語言文字中求之」⁵⁰「蘇援塑捏」⁵¹「逢年揣摩，顛倒其中」，⁵²也絲毫未提讀書窮理，詩歌涵泳對詩歌創作的助益，使得他的詩歌創作主張，常引人有浮誇不學的嫌疑。因為揆諸季重個人的詩歌創作集，曰《避園擬存》，在朱宗遠定尋堂稿序中又曰：「吾之詩擬存也」，可見他自己寫詩亦無法避開學習擬議以成其變化的方法。雪香庵詩集序亦云：「詩須擬之議之而成其變化，安得以七子調掩于鱗之論詩乎？」⁵³則明言贊同後七子魁首李攀龍擬議成變化的文學觀點。只是對自稱能空無倚傍，能衝破當時文壇剽竊模擬、因循不思、彼此酬贄、唱和成派風氣的作者，三致深意，褒讚揄揚的或許過度了。⁵⁴

⁴⁴ 王思任：《菴園近草序》，《王季重雜著》上，頁367。

⁴⁵ 錢鍾書：《談藝錄》，引顏黃門家訓：「為學士亦足為人，非天才莫強命筆。」杜甫送孔巢父：「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哪得知其故。」張九徵與王阮亭書曰：「歷下諸公皆後天事，明公先天獨絕。」趙雲松論詩詩曰：「此事原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林壽圖榕陰談屑：「君等作詩，只是修行，非有夙業。」錢鍾書一方面主張「藝之成敗，係乎才也。」一方面亦認為「有學而不能者矣，未有能而不學者也。大匠之巧，焉能不出於規矩哉。」，台北：書林，1999二刷，頁39、40。

⁴⁶ 王思任：《閩齋詩稿序》，《王季重先生文集》十三卷本，雜文序卷二，頁91-92。又葉慶炳、邵紅編：《中國文學批評資料匯編》，頁799引《王季重十種》。

⁴⁷ 王思任：《茵花館詩序》，《王季重雜著》上，頁248。

⁴⁸ 王思任：《高故下詩集序》，《王季重先生文集》十三卷本，雜文序卷二，頁131-132。又葉慶炳、邵紅編：《中國文學批評資料匯編》，頁803引《王季重十種》。

⁴⁹ 王思任：《在輿草序》，《王季重雜著》下，頁487。

⁵⁰ 王思任：《菴園近草序》，《王季重雜著》上，頁367。

⁵¹ 王思任：《閩齋詩稿序》，《王季重先生文集》十三卷本，雜文序卷二，頁91-92。又葉慶炳、邵紅編：《中國文學批評資料匯編》，頁799引《王季重十種》。

⁵² 王思任：《茵花館詩序》，《王季重雜著》上，頁248。

⁵³ 王思任：《雪香庵詩集序》，載陸雲龍《皇明十六家小品》，明崇禎錢塘陸氏原刊本，國家圖書館微卷14358號。

⁵⁴ 如他對朱宗遠的誇獎：「蓋宗遠之言曰：吾於詩怨明、怨七子、尤怨歷下，其所奉為符璽丹藥者，擬議以成其變化一語，吾聞之不樂也。造物者既以我為人矣，舌自有聲，手自有筆，心自有

主張由作者才華的有無以觀創作的成敗，刻意忽略學習模仿及讀書窮理對文學創作的助益，是季重詩以「言己」非「言人」也觀點的過度延伸。對直接人生經驗的看重，連帶使他對間接文字經驗的輕忽。這種對外在世界景物事物的濃厚興趣，也是促成他整裝裹糧，往游大山大水，而不滿足只成為山水圖書的閱聽接收者。

第三節 評價主性情胸襟 善知詩者，必起於知人

「善作詩者，必起於知詩；善知詩者，必起於知人。」⁵⁵對詩歌的鑑賞評價，由作品語言文字的品評，移轉深化至對作者的瞭解認識上，此輕文章重人事的評價態度，在晚明文學風氣的前行者如李贄評蘇東坡、⁵⁶何心隱⁵⁷中，已見開展。所謂「知人」，指知其立身處世，包括性情個性、身世遭遇及應對處置等。從季重的評價中，約略可區別三種應對類型：一是開闊正大、雅和含厚，一是苦悲心酸，一是戲謔得刺、歡笑自若。

如對以筆營生，卻常有斷炊之虞的作者，在環堵迫隘的生活環境中，詩歌文字卻常能懽笑自若，季重稱許他們的品格操守，使詩篇發出「品高者韻自勝也」

想，何以擬之議之為？今夫太極死圈也，兩儀板畫也，吾惡知太極之不方乎？而兩儀之不豎乎？矩不謂之規，縱不謂之橫也？甫何為而聖？白何為而仙？維何為而禪？賀何為而鬼？吾於天地山水、鳥魚草木、情欲變態、道理微茫之故，覺非我不能想之、聲之、筆之，覺我所想之、聲之、筆之者，皆天地萬物等自有心、有舌、有手、而適以我出之者也。人有短我者，不過謂我詩近詞巧，傷雅艱刻，孤瘠難為和者。而我知之不顧也。要以玄黃一判，即存此一股氣意。自我作祖亦可，無佛稱尊亦可，吾不以我之心思手舌為酬贈贊媚之具，詩中決不及一人。請以語王子。王子曰：不酬贈贊媚人，吾偶步之，然而吾之詩擬存也，一讀定尋堂語，吾且面目灰垢，手足桎蹇，孔竅呆塞，滋味澹拙，窮年作僕，歷世表臣而已矣。吾且當焚筆塚硯，破所災木，以事宗遠，宗遠得毋猶輦蹙我哉？」王思任：朱宗遠定尋堂稿序，《王季重雜著》上，頁343-346。

⁵⁵ 王思任：《唐詩紀事序》，《王季重先生文集》十三卷本，雜文序卷二，頁101。又葉慶炳、邵紅編：《中國文學批評資料匯編》，頁801引《王季重十種》。

⁵⁶ 李贄 復焦弱侯，《焚書》卷二「蘇長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驚天動地。世人不知，祇以文章稱之。不知文章直彼餘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台北：河洛，民國63年，頁45。

⁵⁷ 李贄 與焦漪園太史，《續焚書》卷一「何心老英雄莫比，觀其羈絆縲紲之人，所上當道書，千言萬語，滾滾立就，略無一毫乞憐之態，如訴如戲，若等閒日子。今讀其文，想見其為人。其文章高妙，略無一字襲前人，亦未見從前有此文字，但見其一瀉千里，委曲詳盡，觀音不知感動，

的芳香：

詩從思起，思以品上，古今能樂其苦者，惟淵明與觀復。兩先生俱有靖名，其行住坐臥之會，莫非陶情怡性之真，故其詩淡而實腴，近而實邈，每奏一篇，恍然見羲皇而嚼冰雪。品高者韻自勝也。開美筆耕自給，常不逢年，蕭然環堵，殘書數卷，一妾執爨，一子力勤，瓶無儲粟而意若萬鍾，其神氣之所嘯傲，大約在雲興霞蔚，圖嶂鏡波之內。盆蓄淵明之菊，無其園，庭植觀復之梅，無其阜；閒居有百詠，無字不笑，無笑不權。⁵⁸

如對在官場中賦性耿直，似淵明能不為五斗米折腰的詩人，「曾令名邑典大州，稍不當意，掀髯而歸」，但又真能無所掛礙，與世俗大眾相處，也能去其矯厲亢直之心，「出處和平，遨遊都雅，雜之俗輩後生之伍，絕無凌厲矯亢之心」，「孝弟仁讓之風，穆然銷人鄙吝」，「不似淵明之詩，晦翁猶謂其帶性負氣，而杜老亦謔其子掛懷抱」，其胸襟懷抱之塵情客氣，滌除殆盡，「宜其聲之亮以清也」。

59

都偏倚從作者「心之清明」⁶⁰「嚼冰雪」⁶¹「識在人外」⁶²等性情胸襟上的體會與觀察。

又如 顏茂齊集序 云：「更可師者，文人輕詆，茂齊性喜譽人；介人易忤，茂齊性喜合人；才人矜滿，茂齊性喜受人。時而杞憂危涕，時而諧怪傾絕，意其自處在蘇杜之間。來如靜雲吾愛之，去如遲波吾思之，始終謂其氣骨之貴也。」⁶³

都顯示季重對文學的評價，常著眼於作者人格與文章格調之間互通詮釋，相互印證的關係。

也暗藏季重自認當他是一位讀者時，他其實亦可從文字訊息中窺覷到作者(他人)的心態性情等內心的世界。這種自認能懂他人涵養的自我肯定，和他勇於

吾不知之矣。」北京：中華書局，西元 1961 年，頁 29。

⁵⁸ 王思任：《閒居百詠序》，《王季重雜著》上，頁 267-268。

⁵⁹ 王季重：《茵花館詩序》，《王季重雜著》上，頁 248-252。

⁶⁰ 王思任：《朱宗遠定尋堂稿序》，《王季重雜著》上，頁 343-346。

⁶¹ 王思任：《雪香庵詩集序》，載陸雲龍《皇明十六家小品》，明崇禎錢塘陸氏原刊本，國家圖書館微卷 14358 號。

⁶² 王思任：《朱宗遠定尋堂稿序》，《王季重雜著》上，頁 343-346。

⁶³ 王思任：《顏茂齊集序》，載陸雲龍《皇明十六家小品》，明崇禎錢塘陸氏原刊本，國家圖書館

親訪山水自然，相信自己的所言所得足以成為山水的品題知己的積極主動精神一致，同樣都是高度追求自我作主的創造精神展現。

而對數奇運窮的作者，如「舉業不成，游俠不就，既苦貧，又苦病，又苦無知己」，⁶⁴則援引詩三百十五國風，源自民間歌謠之吟諷，意從其能表達自己真實苦辛遭際的角度，加以勉勵珍惜：

怨女勞夫，有一聲之逸，忽不知其何以動，遽可傳宮刻羽，而文人學士畢世摹之不肖，追之不前也。故三百篇只《風》為詩，而《雅》與《頌》，大抵愉悅之辭爾。即愉悅之辭，而有悠然之味者，亦必寄苦於甘者多矣。

65

尚有一種文章風格、處世態度，幾乎可說是季重個人人生觀、文學觀所偏至追企的理想目標，即用喜謔嘲諷的態度言辭，清理蠲除人間行走在心中壓縮的苦澀，使心境一滌萬空，惟存歡喜種子，不留苦惱的傾向。歷盡滄桑，老於人情世故者，面對胸腹中所堆藏人間社會諸多無理難解，只能用大肚容忍囊括的無主翻覆，醜陋骯髒事件，在不屑不平之情緒，積壓堆疊漸多，已非大肚所能涵容時，龐大的情緒煩苦，藉由笑話的方式，在不直接傷害他人，而又達到自我情緒清倉洩洪的效果。讓自己心境恢復雲去天空的清朗歡喜狀態的笑詞，季重稱它為可群可怨的真詩：

古之笑，出於一，後之笑，出於二，二生三，三生四，自此以後，齒不勝冷矣。王子曰，笑亦多術矣，然真於孩，樂於壯，而苦於老。海上憨先生者老矣，歷盡寒暑，勘破玄黃，舉人世間一切蝦蟆傀儡，馬牛魑魅，搶攘忙迫之態，用醉眼一縫，盡行囊括。日居月諸，堆堆積積，不覺胸中五嶽墳起，欲歎則氣短，欲罵則惡聲有限，欲哭則為其近於婦人，於是破涕為笑，極笑之變，各賦一詞而以之囊天下之苦事。⁶⁶

微卷 14358 號。

⁶⁴ 王思任：吟萍草序，《王季重雜著》上，頁 270。

⁶⁵ 王思任：吟萍草序，《王季重雜著》上，頁 270。

⁶⁶ 王思任：屠田叔笑詞序，《王季重雜著》上，頁 283 284。

季重評價詩歌，時常流露對作者胸襟、性情涵養的關切，但並不強烈認為文學是陶冶或調節讀者性情的手段，也不斟酌作品語言文字的法度技巧。他對創作者胸襟陶洗的關懷，應和當時理學、心學在心性講求上已漸至細微的風潮有關。如他對心性不受沾染、無被塵情客氣遮蔽，出語能雅和含厚者的歸心折服。同時也對味苦之言，能站在作者遭際苦辛的立場，寄予同情。甚至認為「即愉悅之辭，而有悠然之味者，亦必寄苦於甘者多矣。」⁶⁷不過，相對於處窮詩苦者真率的文字表現，季重有大部分的文序仍然表達他對詩篇呈現愉悅和平，開闊歡喜風格者的稱美。他的理由通常是這種詩人做到涵化怨恨激切的修養功夫。能用和平正大的精神，涵化生命中可能遭受的傷痛憂愁，怨懟勞苦者，季重為之致上更崇高的讚佩。

而另一方面，與廣大世俗社會的接觸，使文人士子不能無感於兩者懸殊的差距。這其中容有經濟貧困、知識匱乏等需要政經文化政策加以面對解決的社會教育問題。遑論更細密的心性體認，生命踐履，及由此衍生的道德文章，真假，奇正，狂狷鄉愿之辨⁶⁸等。除採嚴肅務實，以鑑析入微的對治疏通方法外，對此「苦」境無可如何時，擅長使用語言文字的文人，也常出以戲謔口吻，嘲諷其處境的荒謬，企圖以資換取內心震盪的平撫。以輕鬆調笑立場面對人世多層價值觀 如《莊子 齊物論》所云：「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⁶⁹ 的文學創作方法或人生態度，季重不僅理解而已，其實他個人的文學傾向也於此頗多著墨。

出游活動本身便是一項擴大與廣大世俗社會接觸的行為，遭遇價值觀矛盾衝突的機會次數，遠遠超過閱讀仍由同樣文化素養下成長之文人士子所書寫的書籍。站在自我主體(文人本位)為中心的位置觀看，與其他位階群眾的不同不合，乃是群眾他者可挑剔批判的缺陷？但若從各究性情之真的觀念潮流下，其實允許各種歧出性情的自由呈現與觀看。則彼我之不同，乃無可如何、必須隨順的自然現象？而歧異分殊的性情，彼此又該如何相處調適，才能排解其間可能產生的紛亂不安呢？季重通常偏向從輕鬆調笑的角度，看待人間彼此因為才性習染不同所

⁶⁷ 王思任：萍吟草序，《王季重雜著》上，頁269-270。

⁶⁸ 請參閱曹師淑娟《性靈小品寫作的基本精神》，《晚明性靈小品研究》，台北：文津，1988，頁149-203。

⁶⁹ 錢穆：《莊子纂箋》，台北：東大，1986，頁13。

導致的糾紛，這也是季重歷游書寫「諧謔」風格產生的原因之一。

季重重視創作者胸襟心性的涵養，是一步一步動態深化而成，但他並沒有發展成視作品為人文化成的工具，或者是至善至美人格的披露。這種態度從王船山批評他的詩歌創作，可以獲得一些訊息，王船山《明詩評選》⁷⁰選季重 薄雨一首：

薄雨愛花晴，憑闌氣晚清。
稻肥增鶴秩，沙遠討鳧盟。
野水光於雪，秋山青入城。
采菱何處好？脈脈更盈盈。

評曰：「置頷聯不論，詎非作者。」惋惜季重詩章受竟陵「性靈」文論影響，「竟陵狂率，亦不自料遽逐風化。而庸俗易親，翕然于天下。」竟陵立詆歷下，所恃以為攻具者，止性靈二字。究竟此種詩，何嘗一字自性靈中來。宋人詩最為詩蠹在此，彼且取精多而用物弘，猶無一語關涉性靈。矧竟陵之黜見寡聞哉？」竟陵文論雖承公安「獨抒性靈」主張，但也修正公安的偏失，兼重讀書學古，持懼以厚養氣的積習工夫。⁷¹船山所言「狂率」之弊，似歸公安末流較妥。對季重以「大節磊砢」「豪傑之士」，「天資韶令亦十倍於伯敬」，卻未能挺立自拔於當時披靡天下的性靈風潮之上，隨逐波流，「下從而從之」，則「餘可知矣」「沿竟陵門，持竟陵鉢者，又不足論矣。聊為三歎。」會發出深沉的歷史回顧性喟嘆，緣由王船山相信狂率庸俗的詩歌創作對作者心性、社會風氣有細微而巨大的牽引影響。

除了詩歌創作不完全依循傳統詩歌創作的軌則要求之外，季重的歷游書寫，也是他個人親近自然的真實歷程記錄，從某一方面來說，也是季重不刻意追逐充斥昔人出游篇章中形上體悟與美感賞會的另一種展現。

⁷⁰ 王夫之：《明詩評選》卷五，《船山遺書》冊 77，上海：太平洋書店，民國 22 年，頁 44。

⁷¹ 關於竟陵文論既主性情，兼重學古養氣的態度，請參閱曹師淑娟《晚明性靈小品研究》第四章引言及第四節 兼重學古與選述而以述為作，頁 149 153，頁 187 195。

第四節 歷游山水的動機 山水靈物，待人以彰顯

季重《游喚序》中自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事畢矣，而又必生人以充塞往來其間，則人也者，大天大地大山大水之所託以恆不朽者也。」⁷²頂立人的形軀精神於天地開闢，山川勢成之間，用意不外企圖彰顯天地人三才中，「人」位置的不平凡，不卑瑣，足以與高天闊地，深山廣澤並列；甚至，天地山川之大，更待人以身心投入其間，親自閱歷，再藉由人之口耳相傳，紙筆傳播的功能，表述出來，則天地山水之大美，才真能為人間所認識，所熟悉親切，而成其「不朽」。這是季重一生出游山水，興味不減的重要動機之一：山水靈物，待人以彰顯，以通明。

人指的是賢者，有親身往試山水，寓目觀看及文字書寫的能力者。偉岸人在天地間的地位，想像山川之廣瀚無涯，暗蔽深藏，可以供人在其中攀升觀看、悠遊領會的精神和英雄逐鹿、奮戰搏鬥精神相近。

《游喚序》又云：

夫天地之精華，未生賢者，先生山水，故其造名山大川也，英思巧韻，不知費幾鑪冶。⁷³

名山大川乃天地冶鍊之初，心血灌溉所注而成，其「英思巧韻」，實不應草草應付，疏忽大意。而也由於山水地理有其內蘊的英思巧韻，有其遼闊不可確定性：「吾欲七千由旬中賢者共識其大」，⁷⁴「劉夢得初見天華，以為奇畫，後識九子，而悔其言之失。」⁷⁵也才值得賢者投身往觀焉，再將之符號化表述出來。

賢者的對立面，便是塵封兩眼，土埋兩足，蠕蠕攘動，成群如蜂似蟻，不知孤飛遠游一覽山川之好之百姓：

⁷² 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下冊，頁 631。

⁷³ 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下冊，頁 634。

⁷⁴ 王思任：《游喚敘》，《王季重雜著》下冊，頁 635。

⁷⁵ 王思任：《游喚敘》，《王季重雜著》下冊，頁 632。

人有兩目，不第謂其晝視日，夜視月也；又賦之兩足，亦不第欲其走街衢田，陌上長安道已也。瓦一壓而人之識低，城一規而人之魄狹。天之下三山六水，土處一焉。一土之中，蠕蠕攘動以盡其疆陽，是惡能破蜂之房而出蟻之穴耶？⁷⁶

言下之意，安於日常家居生活的百姓，即是不能領略山水佳景者。語頗譏嘲。原因是這些人非不能也，乃不為也：「台蕩諸山，乃吾鄉几案間物，今年始得看盡，歸以語人，疑信相半，彼其眼足在胸中自立一格扇耳」，⁷⁷假若他們能珍視人為天地山川之大位者，能不辜負人身具有的雙眼親觀，雙足親歷的能力，能不被瑣屑生活塵埋眼足的話，他們自也可能親觀游賞山川之好：山行一度，洗盡五年塵土腸胃。季重在「游喚序」中流露出其招朋喚伴，共領山水清芬的熱切心意，乃至不惜以譏嘲話語相逼。

人與天地山川之間，關係網絡是否通暢，藉由出門領會山水佳景的歷游活動，再憑藉文字書寫或言說傳布的符號化過程，以符號學⁷⁸的圖示表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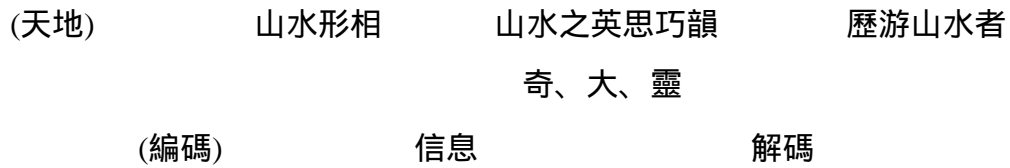
非始發符號 (第一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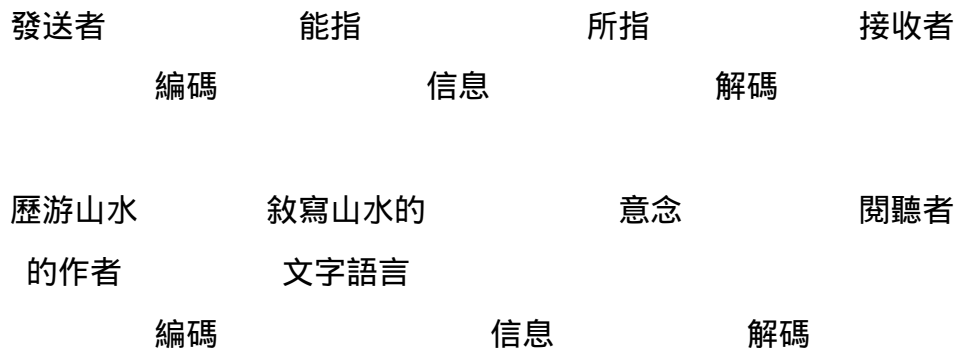
⁷⁶ 王思任：游喚敘，《王季重雜著》下冊，頁 631。

⁷⁷ 王思任：游喚敘，《王季重雜著》下冊，頁 633。

⁷⁸ 趙毅衡：《文學符號學》，北京：中國三聯，1990，頁 5-8。按符指過程的完整性，可分為(完整)符號、非始發符號及零符號。關於第一序及第二序的位階等第，則是筆者依照季重意識中，對非始發符號的格外重視，所作的分判。季重這種看重非始發符號，反而將(完整)符號列後的態度，和晚明竟陵文論主張以述為作的態度，多所不合，而較接近公安獨抒性靈的主張。在非始發符號的符號化過程中，季重並未如宗教的符號化過程，朝向一定要建構一位發送者，再以資確立山水現象的啟示意義發展。但是人與自然山水進入太初原始的和諧境界，是他內心的企盼期待。因此山水形相的背後，雖難說是一「位」可以指實的造物者，但起碼是無窮生機氣息的包孕者，人是能夠和他溝通相親的。也因此零符號的形式，原指明確有發送者傳出符號訊息，但過程被打斷者，以資解釋季重意識中存在的山水之靈性含秀，卻被眾人懸置不顧的現象，應是和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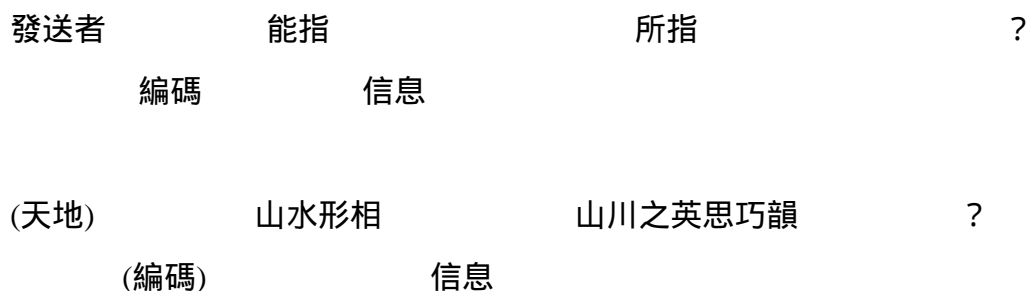
完整符號 (第二序) :



季重 游喚序 所積極鼓吹者，乃在賢者當使自己成為第一序的山水訊息接收者，亦即在發送者不明確的狀況下，接收者主動把符號化過程加于現象之上，把它變成符號，即陳繼儒所謂成為「山靈的品題知己」，而不是第二序的閱聽接受者而已。

而人與山水自然的關係卻極有可能是不通明、不往來的隔絕現象，以符號學的圖示表之如下：

零符號：



季重 游喚序：「天地之精華，未生賢者，先生山水，而但為野仙山鬼、蛟龍虎豹之所嘯據，或不平而爭之，非樵牧則緇黃耳。」野仙山鬼、蛟龍虎豹，樵牧緇黃等，對雲峰霧澤，對山水之精華，無能力解碼領會，也不參與解碼領會，則山川之佳美，於此輩人將如零符號般發出而被懸置下來。

另一種造成山川佳美零符號現象的原因，不是由於接收者無能力解碼領會，而是有此潛能，但不願也不知發展人對大自然的喜好，「方如兒女子守閨闈，不敢空闕一步。」棄此山川佳美不顧惜的結果，同樣造成天地佳美的懸擱。而出游所能回饋己身的豐盈經驗與閱歷：「山行一度，洗盡五年塵土腸胃。」遂也一併無緣。只是這是暫時性的零符號，而非永恆性的零符號。季重也從此處鼓動與喚隱藏在賢者內心深處對山水的愛好種子，催發其破土萌芽。

陳繼儒 王季重游喚敘 則從比較世故、悲哀的角度看待成群游觀山水者所造成永恆的山水佳美零符號現象。他們雖然游山，究其實，卻根本未解山河之好，游如未游，接收山川訊息猶如未接收山川訊息，同樣是辜負，是符號發送接收過程被打斷的無效符號。陳繼儒區分造成這類永恆零符號者為兩種游觀者：一是游觀之後，欠伸呿張，莫能名其所以的醉夢人，一是強作解人，漫無可否，每輒言佳的山水鄉愿：

醉夢人夢骨以為丘陵，夢髮以為草木，夢耳鼻以為洞門，夢口以為河，夢舌以為沙，夢眼以為日月，夢氣以為雲霧，困極迷離，游而不得出，則嚙語沸發，輒以一喚為幸。問其夢何狀，則欠伸呿張，莫能明其所以。俗兒見山迫欲歸，歸則憤憤如故者，何以異此？更有強作解人，漫無可否，每輒言佳，此山水中鄉愿。⁷⁹

險山秀水乃天地之精華心血灌溉而成。人間財力具足的賢者，將自己的心意，陶融山水環境，借秀取情，費盡心思，「盡山川雲物之美，兼南北產育之致」，

⁷⁹ 陳繼儒：王季重游喚敘，收入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下冊，頁 642。

⁸⁰以補缺陷的造園活動，也是耽奇賞美，渴心不足的季重歷游活動中可觀看的對象之一。

但山水之佳在意，主人另具隻眼，則粗淡質樸的自然，也能呈顯主人的心志意想，則不起眼的山水，頓成有主賞會的庭園。否則荒山野景，佳在何處？「其意在，則董仲舒之蔬圃也，袁廣漢之北山也，王摩詰之輞川甘景，杜少陵之空庭獨樹也，皆園也，無以異也。不得者，且為蕩丘，為聚血，為闕市，為棘園，為斜陽荒草，狐嘯蛇嘯之區，烏乎園？」⁸¹則使過度傾向雕琢館榭，縟麗樓臺的恣目游冶心態稍作停頓，回思主人營造山水的真正創製目的，在以意注園，在內在細意密思與外在山水開鑿之間，來回反復對話的清明掌握，使無主無意的山水彰顯其面目，創制的主人也獲得釋放意念的舒暢。

只是季重「余力不能園，而園之意已備」⁸²。在力無法造園的情況下，季重投身於歷游天地山水活動中，為自己的侷限，敏感的謀求另一種方式的彌補。在無主無意的清風明月中，季重游觀其風光，領賞其美好，如《舊游采石記》云：「外史氏曰：塵之裏人久矣，有終身不見山水者，有終其身山水而不見山水者。若予令姑孰至采石，有一息之偷，即采石也。青蓮先生捉月去是譚語，然以不了之明月，嘗有盡之幻軀，對頭亦大矣。而予几十年得依先生于采石，孫翰編賀我，可賀也。」⁸³再將自我與山水的對待關係，以文字書寫表述之。身軀行動向外挖掘各地山水的奇麗風色，書寫則提供向內沉澱省思自身觀念與期待的機會。

第五節 歷游山水的書寫 山川之形似，登涉之次第

季重既自許也召喚別人主動成為奇山勝水訊息的游觀接收者，藉由書寫言說等媒介，又該如何將親近山水時複雜的經驗心得發送相告語給其他人呢？在自覺

⁸⁰ 王思任：《名園詠序》，收入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上冊，頁 281。

⁸¹ 王思任：《名園詠序》，收入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上冊，頁 279。

⁸² 王思任：《名園詠序》，收入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上冊，頁 282。

⁸³ 王思任：《舊游采石記》，《文飯小品》，頁 251。

反省的層面，季重對歷游書寫所擷取承載的山水訊息，將以何者為主要關懷所在呢？從季重的《記游引》及陳繼儒的《王季重游喚敘》中，也可幫助我們理解季重對歷游書寫的自我定位：

至於鳥性之悅山光，人心之空潭影，此即彼我共在，不相告語者，今之為此告語，亦不過山川之形似，登涉之次第耳。嗟呼！游何容易也，而亦何容易告語人也。⁸⁴

季重表明自己的歷游書寫，並不以傳遞人在親近山水自然後之悅樂，清明心境為歸依，因為此乃人性的自然同感，是往游者普遍都能獲致的美樂經驗，人與自然宇宙一體一如的感受，正難以也不必以語言相告訴；所書寫者不過是，描摩雙眼所親見的山川形貌，雙足所踐履的先後次序罷了。但這究竟是真實的告白，還是季重謙虛的說法呢？從其他的文序及其歷游書寫中，我們會再追探剖析這山川形似、登涉次第兩個層面的書寫，為何在季重歷游書寫的篇幅中佔有如此大量的陳述，他難道不知道只是寫景的山川敘述，猶如記里鼓般的文字在文學評價中一向不受重視？或者他是故意拗折、對抗某種觀點，以實踐其自身對文字、對山水自然、對讀者的信念？

從其自覺到在繁複歷游經驗中，集中焦距在山川形相及登涉次第，季重暗示自己的歷游書寫，不以滿足於捕捉或重複昔人游賞佛寺禪院，所獲得的形上體悟、美感欣會為目標，如常建《題破山寺後禪院》詩所云然，而是另闢蹊徑，逕以自身的身軀前往為憑藉。這其實仍是重複季重歷游書寫的基調：書寫前，親觀歷覽的必要。但他並未否定親臨自然空間時，所可能激發出來心情心境的神秘性與複雜性，也因此他才能「時懦時壯，時嗔時喜，時笑時啼，時驚時怖，時呵時罵，時挺險而鬼，時蹈虛而仙」⁸⁵遍寫登覽層巒疊嶂時的各種身體心理變化，而不專寫澄澈悅樂、閒適自在的心境，但雖不專寫於山光潭影中逍遙，自得其樂的心情，卻也不剔除身處自然山水的懷抱中，與物冥融，和樂悅豫的可能。

這是意識到自我在親歷山川大地，與自然真實觀面時各種巧合意外、特殊際遇的經驗，並不是單一的和樂悅豫心境所能籠罩涵蓋。當眼光流連於外界景物

⁸⁴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54。

時，與之對話的可能是自己內心世界深層的意識。細視自我在歷游活動中的各樣感受，以文字做真實的載明披露，其實是晚明獨抒性靈、自我作主文學風氣的響應與延伸。也因此，雖自言寫「山川之形似，登涉之次第」似乎只是地理景觀、山川形貌的客觀記載，但書寫中其實展露各種各樣季重將自身投擲在陌生境域，寓目四周風景事物的表相時，內心的省思與回應。

甚至季重對山川形相、情境描繪刻劃的重視，還在於他認為游觀山水的作者若能直心白意的以文字書寫「還原」自己與山川之形神交接時的真情貌，則表層上看起來只是書寫山川形似、登涉次第類似客觀紀錄的歷游書寫，其實還寄託自我對讀者更深沉的設想與企盼：期待品文者在閱覽書寫之際，引喚起更豐富多樣，具體真實的對天地富麗的感受經驗，而不只是貧窘的重複親近自然時悅樂清明心境的老調而已。

觀形興感在季重其他文序中，也有類似的申明，如 墨苑序：

古人左圖右書，未嘗以書廢圖也。書主義，圖主象，象則形模備，軌式彰。按而索之，其故可求；披而玩之，其感易入；故義所不能詳與所不能發者，且將借逕于圖矣。後世學者習偷而樂簡，曰吾惟取足于義理之學，則有並訓詰聲韻胥失之者，何有於圖。是以譚玄課寂，鉤深致遠，未始不歷歷可聽，而詰以器法之詳，時代之變，有舌橋而不得下。正如繪士喜圖鬼神惡圖牛馬，非牛馬軼于鬼神，則騁虛易而稽實難也。⁸⁵

宣揚圖象形貌在讀者的感發理解上，具備了補充書籍義理所難盡與不足之處。比較貼切而平實的功能，卻是作者須要下更多工夫才能獲得的成績，因此學者罕為。如此觀點和他對歷游書寫中自言寫山川形似，登涉次第之可相告語而不主寫鳥性悅山光，人心空潭影之彼我共在，不相告語，都含有文學創作應棄易從難的宣示意味。

批點玉茗堂牡丹亭詞敘：

火可畫，風不可描；冰可鏤，空不可斡；蓋神君氣母，別有追似之手，庸

⁸⁵ 陳繼儒：王季重游喚敘，收入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下冊，638。

工不與耳。古今高才，莫高於《易》，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⁸⁷

當季重強調書寫事物景物人物的表相時，是連帶其精神內蘊一起考慮，從來不是追形遺神。從其敘言中認為文學高才在重視形似之餘，仍注意其神、氣之追摹可知。甚至在人與自然山水的形神交接溝通時，若將重心偏倚向與山水之靈溝通的一端，則親身往觀山水佳景的必要性便相對減弱，跳過符號學中能指所指的理解析義過程，直接與發送者(天地山水之靈)溝通，也在季重歷游書寫中佔有部分的篇幅。使得非始發性符號的符號化過程，不是朝向由接收者去建構一位發送者發展(因為天地這「位」發送者畢竟是難以證明，無法取信於原本不信之人)而是朝向一種對神秘不可盡知，不可盡言的太初渾沌境界的孺慕與企盼，而能滿足這種欲與山川之靈相接親近的活動，除了親身往觀山水佳景外，透過儀式化的過程，傳遞個人意念心態的調整，也能獲得一種人與山川之靈溝通網路沒有阻絕的和暢之感。人與自然山水，不通則不明，須交通來往，才能彼此相得的想法，季重 通明亭初記 曾有申明：

天地萬物，有生之後，俱各章章，而與我不相通，則穆忝隱閔，暗沕晦墨，而還其渾沌。即以人我論，莫明于人矣，然而不通之不明也。吾昔游京都廟市，遭五方之冠蓋，其官爵姓氏，須眉某某，亦既無可冒蔽者矣，第肩摩踵接，略不揖拱。入深山，見似人者而喜，相與招呼款戀，一傾刻而得其家室之事。非野人之靈捷於冠蓋也，通與不通之故也。今夫山川孕靈固在血肉之先，其傲兀之氣，即相對而不肯下。始吾游於此地也，岩壑位置非不分明，覺與吾話言不洽，酬應無序，徘徊四望，各渙散底滯而不相蒙。自有此亭以通之，于是乎有君臣賓主之分，于是乎有朝迎環衛之情，于是乎有貢陳酌贈之禮，于是乎有翔舞躡躍之節，于是乎有韻流響應之聲，于是乎有納牖排闥之好。由此而進之，朝煙夕靄，涼風美月，四氣之和，百昌之媚，莫不以各正者保合于此。其為通也，不已暢乎。⁸⁸

⁸⁶ 王思任：《墨苑序》，收入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上冊，頁 233。

⁸⁷ 王思任：《批點玉茗堂牡丹亭詞敘》，收入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上冊，頁 320。

⁸⁸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361。

以京師內冠蓋權貴，形相接近，但由於彼此倨傲，不相溝通，反而比不上鄉野鄙人，略一交接，招呼款待，無所隱瞞，而能彼我融洽相歡。可見人與人相得相樂之前，溝通來往的重要。季重以人我相通的關係模式推展到人與自然山水的關係上，因此也主張交通來往。只是，何以建亭，便能使會稽、山陰、暨陽諸山褰袖而朝，使眾水蜿蜒繞會，灌木柚梧，翠羽穿弄，一時得賞，使君臣賓主，朝迎環衛，貢陳酌贈，翔舞踴躍，韻流響應，納牖排闥，皆能層次分明，秩序井然呢？季重之意，在亭的地理位置的理想及亭台建造所傳達的「交通」人與天地自然的意念上。未建亭之前，此處山水岩壑，一盤渙散，亭的位置即此處山水的好穴點，尋得此點，自此位置觀山看水，則山水之條理脈絡，一一浮現。這是季重以堪輿空間觀，尋看山水理想穴點的例子。理想風水空間若能尋獲，則人與自然的溝通往來，自能通暢和宜。更進一步，朝夕煙霞，美月涼風之自然美景，四氣之和，百昌之媚之諧吉日新，都可因亭之建，重新傳達人冀想與當地諸山眾水溝通，其實即是天人交通的意想，而逐步可得。人與天地山川相合相得的期待，揭露季重除了歷游山川、書寫山川之外的另一條季重認為亦能圓滿此期待的管道，即個人心態意念欲親近山川的儀式化流露。

想要成為第一序的山水訊息接收者(及第二序歷游山水的作者)，而不是第二序的閱聽接收者，再加上企圖蒐捕羅列各式山水清美佳景於書寫中，以滿足窺奇不盡，眾美咸備，猶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的心理期待，而藉由書寫言說的媒介，將山水靈妙表述出來，讓山水之奧妙靈奇不至被棄置於荒僻之地，無人知悉與愛惜，是其自言歷游山水的最高動機。難怪他會孜孜不倦於辛苦費力，積極主動的足踏四方，「其經游處，非特樵人不經，古人不歷，即混沌以來，山靈數千年未嘗遇此品題知己。」⁸⁹游歷了包括中國華北華中華南之山西、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廣東各省份，經歷冒險攀登的追逐山水美景之過程。而在對外在世界，包括自然環境、人文環境的廣袤挖掘中，我們也當留意其與自我內心世界的深入探索所衍生出的辯證對話。

⁸⁹ 陳繼儒：王季重游喚敘，收入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下冊，頁 639。

第三章 歷游書寫中山水往觀的刻劃

季重以其豐富的歷游經驗自言：

凡功名富貴，有不難滿圓人意者，而惟山水之緣，定多缺陷。凡此數者，皆勢之所不能爭，智之所不能斡，而道德之所不能感化，文章之所不能增美者也，有福存焉。⁹⁰

成就一段人與山水遇合的佳緣，其實須要各種因緣條件的匯聚促成。佳緣難得而缺陷多有，缺陷又皆不是人為的勢、智、道德、文章所能爭奪、斡旋、感化、修飾而得到彌補，其中機緣運氣的重要性，即所謂「得福」的體會，當是季重歷游山川的經驗談。山水佳緣難得而缺陷不少的陳述，並不是在了悟行游消遣隨遇而安，無入而不自得的調適守中之法，底層其實是他對自己得享山水清福的自得其意。

他一生不畏險峻，嗜游山水的舉動，有一部分動機來自他對自然環境「以身

⁹⁰ 王思任：淇園圖序，《文飯小品》，頁394。

試之矣」⁹¹的熱好精神，及「不親歷，人且欺我也？」⁹²的親身往觀態度。季重對出游觀看活動的信任與興趣，在他第一篇歷游書寫《游金山記》中已粗見端倪：

山之大觀，匪一覽所茹，其巖洞雲腥，菴密雨綠，雕徑罨樓，妙在蒼蘊深處。須布袍野侶，鷗沒其中，旬日乃可。⁹³

此篇寫於二十二歲⁹⁴的作品，對於景觀的描寫，由於未能得閒身歷其境，則只能停留在想像狀態：想其山巖洞穴，地處高僻，雲霧繚繞，滿溢腥濕之氣，草木繁密，雨水澆溉，綠意盎然；而一切紛美富麗的景致，想必需要簡易輕便的服裝，以及寬綽的時間才能翱翔探訪於鬱金花盛開的深遠之處。心中想像彩繪的景像，惟有親臨在場，才能獲得具體切身的認識。此時的心得，已然在心中埋下他日壯游的種子。因緣聚合時，季重便開始嘗試「以青鞋走眺之」。⁹⁵

季重的兄長曾形容他：「子見山即癡去，隨處捨身。」⁹⁶既然對層巒疊嶂，有不畏攀登躋臨，一探究竟的痴癖興味，在其他因緣條件，如：強健體力與過人膽量，如經費籌措，時間許可等的配合下，便爾成就季重一生，親領山川岳瀆富麗雄奇景觀的歷游活動。藉由文字的書寫，記錄了觀面的經驗，足履的真實。

要游賞峰澤之美，自不免軀體勞頓、跋涉苦辛。艱難的過程，不僅是一種磨練，一種登峰造極前的必須。甚至，攀躋登涉中，險阻的克服，蹶墜的避免，在季重看來，已然形成挑戰與回應的趣味，如 簡米仲詔：

做官如游山，一步一步上去，歷盡艱難，閃跌幾次，方知荊棘何以刺人，危險何以惕人，幽奇何以快人，轉折何以練人，漸漸登峰造極，方有受用。今一見山麓，就要飛至山頂，山頂之上，又往哪走？此皆不明之故也。⁹⁷

⁹¹ 王思任：《游五泄記》，《文飯小品》，頁 308。

⁹² 王思任：《游嶧山記》，《文飯小品》，頁 321。

⁹³ 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下冊，頁 547。

⁹⁴ 王思任：《游金山記》寫於「萬曆丙申秋」，1596年，時季重二十二歲。《王季重雜著》下冊，頁 545。

⁹⁵ 王思任：《游敬亭山記》，《文飯小品》，頁 264。

⁹⁶ 王思任：《游北固山記》，《王季重雜著》下冊，頁 544。

⁹⁷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19。

口氣已隱然帶有英雄不當畏避自然嚴酷考驗的意志宣示意味。

歷游山水的不避驚險，甚至主動積極的攀躋打柴樵夫不走，舊時王謝諸人不經的路徑，顯示季重出游活動中具有個人特質傾向的嗜好，形成和部分晚明人杖履小游，閒看游魚的閒適取向有異的個人出游特色。閒適取向的出游書寫，如《醉古堂劍掃》云：

良辰美景，春暖秋涼；負杖躡履，逍遙自樂；臨池觀魚，披鳥聽林；酌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歡，庶幾居常以待終。⁹⁸

春雨初霽，圍林如洗，開扉閒望，見綠疇麥浪層層，與湖頭煙水相映帶，一派蒼翠之色，或從樹杪流來，或自溪邊吐出，支筇散步，覺數十年塵土肺腸，俱為洗淨。⁹⁹

足履真實的詳細描寫，也可能是各家爭寫出游自然題材的文學環境中，一種書寫策略的運用。因為描繪游觀過程的具體感，會使書寫有徵實的意味。真摯的口氣，加上逼真的描寫，讀者不知不覺中，便更容易信服他的書寫具有實錄的性質。

季重也期待品文者在閱覽充滿臨場感的歷游書寫之際，能夠引喚起更豐富多樣，具體真實的對天地富麗的感受經驗，興發起內心想一親山水的衝動。

不過，對歷游書寫「山川之形似，登涉之次第」逼真性的強調，就季重而言，並不是朝向對文本結構作系列性的手法經營，使虛構擬想的游觀文本，達到擬真似真的效果，他強調的是自身真實歷游山水經驗的書寫。

藉由向熟稔度不高的陌生地出發，與日常生活環境距離的遙遠，也容易引起歷游者對出游所在地山水形相的直覺美感。出門到陌生的地點游歷，由於心情心境的暫時脫離日常看待事物的思辨認知、或功利實用傾向，擁有較寬綽的自由心態，視覺功能似乎於此獲得全新的釋放。「用志不紛，乃凝於神」得以聚精會神

⁹⁸ 陸紹珩：《醉古堂劍掃》，台北：金楓，1994，頁 109。

⁹⁹ 陸紹珩：《醉古堂劍掃》，台北：金楓，1994，頁 111。

的專注於眼前高山大湖，瀑布雲海的觀看。¹⁰⁰於是，為了追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美不勝收之佳景的觀看不盡，親身前往樵人不經，古人不歷的陌生地，便成為必要的條件。

從歷游書寫中，不斷出現關於親身游觀見聞的記實文字，季重似乎暗示他所觀看到的山水，便是山水自身真實客觀的物體樣貌。尤其當他嘲諷不出門游賞天地精華的人間賢者時，更是嘲笑他們的膽量勇氣只敢待在屋內。好像其他人若也敢冒險出門，則所感知的山水靈妙也必將與季重所感知者無異。但其實，人向外在世界追尋，所看到的山水形相，部分是此山水形相所呈現的「實相」，部分卻是游觀者自身當時內在的心理期盼或文化意識所投射而成的符號。從這個觀點切入，我們可以讀到季重歷游書寫中，某些自然流露出來，個人內心的欲想與期盼：可能是個人特有的，但也可能具有文化意識的集體普遍性。

第一節 向陌生疆界跨越的腳步

放棄家居安佚的生活，也不想選擇跟從方便易行的行旅路徑，反而嚮往波折費力，登涉辛苦的行游過程。積極的活動能力，蘊藏季重個人內心強烈曠放的英雄期盼。歷游書寫的文本，便有部分篇幅談及他跨越陌生疆界的辛苦。而由於他並不是被迫的遷徙他方，反倒是主動的走向異地，於是，文字所流露的是冒險犯難、堅定不疑、小心翼翼的英雄自許，不是苦澀徬徨尋找自我新定位的心路歷程。但英雄雖自許，卻無法領眾，開創新局。險危的攀岩與過溪活動，細思又似乎都是自找的麻煩趣味。真實的驚心動魄過程，在回憶書寫時，可能意識及此，使文字不免疊進一層戲謔的精神。以下從山路難行、路迷困窘、無路取路，化身變形、溪行驚魂、雲圍、雪困、風灌、堅持到底各小題分析文本。

登山涉溪時一步一步的避免危機，從經驗中汲取教訓，是季重多次歷游獲得的體會。《游天台記》中，對山路的迫仄險惡有生動的描寫：

¹⁰⁰ 請參看朱光潛：《文藝心理學》，第一章 美感經驗的分析(一)形相的直覺，台南：大夏，民

宿桑洲驛之次日，取石梁道，一過李氏隴則山不守度矣。蒼壑亂撐，大石怒特，溪如萬鵝擘翼。先有高鶴長鵠叫雪飛來，草木惡塞。一線黃泥斷續入天。望前人驟，俱畫裡尺豆，忽露忽吻。而予亦寄命懸絲上，幾不知馬之幾足？¹⁰¹

一邊有不時出現的山巖巨石，擋阻去路，一邊是澎湃跳漩著水花的急流，伴隨著遠處天空鶴鵠禽鳥的鳴叫，以及斷斷續續向上延伸的黃泥小路，刻劃出迥異市城開闊平坦大道的登山路。

迴環而昇的山路小徑已險象環生，更有無路須另闢踏腳地者，游叫巖記：

石匏垂無級，跡強上成級，有級有不級者矣：級，則人面生活；不級，人心佞目，目佞趾，趾佞草根也；草根上，路矣。¹⁰²

用遊戲的口吻，笑說自己無路可走時的謹小慎危：心意要貫注在眼睛，眼睛要注意著腳趾，腳趾則跟隨著腳根，而這，就是路了。用「佞」字的「奉承」語意，形容腳步「謹慎遲疑」的心態，是季重慣用的戲謔口氣。

也有山路暗渺，行而路迷的時候，如游天台記：

復上嶺至塔頭寺，觀大師化身，而樹封林暗，宿鳥催呼，前林無路矣。則從綠隙中聽下方鐘聲隱隱，盤折尋去，一徑腸裊盡而溪橋出，方田綠稻，芊眠晚香，所稱為高明寺者。¹⁰³

深樹暗閉，前行無路時，因聽聞隱隱傳來的鐘聲，辨明了寺院所在的位置方向，摸索尋覓之下，通過溪橋，才又回到綠稻迎人，微風送晚的人間世界來。有因鐘聲得逐寺路的幸運，卻也有目標看似在即，但趨而愈遠的疲倦困乏。如游

國 86 年，頁 1-13。

¹⁰¹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84。

¹⁰² 王思任：《王季重集十四卷》，明萬曆天啟間遞刊本，故宮微卷。

¹⁰³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89。

天台記：

俄有蒼莨筍一枝，沉黑拔起山尾，是國清之塔矣。路眩陡不可輿，敕股健束，速向鞋底下取塔。取而益隔，旋十數嶺，一蹊俯千丈餘，一道銀布，從絕澗拋下，乃石梁小弱弟析居此，而日夜啼號者。馬慄人寒，各不得語，亦不能轉換回側。稍延至容足地，塔出馬首，予然後有國清也。¹⁰⁴

國清寺塔，已然在山的彼端，顯然是視線可及的地方。偏偏愈取近塔之路走，卻愈隔愈遠，旋繞十數嶺，蹊路俯臨深淵，水流似瀑，從天灑落而下。轉身後退既已不可能，只能懷著恐懼之心前進。徑路愈走愈寬，終於國清寺塔真正出現在路的前端，忐忑的心才有舒息的機會。

季重有多次於無路中取路的冒險攀爬經驗，也是他頗津津樂道自負之處。游天台記 記錄他百計闖入，樵路盡時取鳥路，鳥路絕時以竹探路，剔莓苔，避蜂猿，閃坑洞，謹仆滑，一步一步愈攀愈高，終於親見瓊台、雙闕的登峰經驗：

初蹇裳去幘，從樵路峭入，已而樵路絕，俱壑中行，睿儒乃大恐，求止一石上。予單屨，著草履，持一方竹，取鳥路。已而鳥路亦絕，僧仆呼吸叮戒，一步潭即一步石，或不可則退之再試，百計闖入。石盡山塞，山盡石塞，則以竹剔梅苔，蜂綴而猿接之，眠扑偷過。注隆懸滑，以千尺計，俱數十處，閉聽一視，而僥倖齏粉者數矣。¹⁰⁵

游嶧山記 中形容自己為求親身往至峰頂，不惜改變日常身軀行動的姿態，形軀心神愈化愈卑微，最終仍無法克頂的過程：先化為只靠雙足，不假馬驢代步的僕隸；再化為天熱解衣取涼的野人；又化為到處試探、以足找路、行徑猥瑣的小偷；拉長手臂、以杖相接的猿猴；進入蝙蝠棲息的山洞；胸部席石、覆臥在地，在悶狹的洞中匍匐前進的守宮；最後是化為黏覆貼著岩壁上、不敢再往前移動的蝸牛。雖然仍以他慣用的玩笑輕鬆口吻說出，但讀者也可從他寫實的描述中，得知登山攀爬時的身心狀態：必須隨著山勢地形的轉變而調整因應的姿態，才能完成克頂(甚至只能望頂興嘆)的目的，和日常家居或舟車旅遊時身心的安佚

¹⁰⁴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90。

並不相同。游嶧山記 云：

賂一沙彌作導師，至渡空舟，則無只馬，兩人之路，假蓋自蔭，而予化為隸；伏熱正毒，探梁祝泉，頂無冠，脊無縷，而予化為野人；入盤龍洞，觀石鐘豐下銳上，竇鈔滑試，數怖數免，無足目正大之事，而予又化為偷；上大通岩，臂引杖接，而予化為猿；扑仙人洞，外伏內昂，中俱白屎，而予化為蝠；引至拘龍洞，則以胸席石，覆臥而申之，上下受半尺，四方二尺，三折約十丈餘，其發者肩也，縱者腹也，頭懍怖而手足酸，趾略效焉，若不寧氣，一視便堪悶絕，而予於此為守宮。將至玉華頂，與仙人對博矣，而峭壁二丈，下臨萬仞，望岱秀天齊，四基蔥郁，賢聖之窟宅，神泐泐也，粘滯壁間，終不敢上，而予化為蝸。¹⁰⁶

詳細描寫攀爬山岩，身軀數化的經驗，用具體的動物形象比擬自己攀岩時的身軀變化。這段敘寫，除了因為將自身「動物化」，使文章沾染詼諧口氣外，¹⁰⁷季重筆鋒一轉，由自己親身「變形」攀爬都無法成功克頂的經驗，他推想到，自古以來，問頂的文士能有幾人？使愈化愈下的寫實描繪，又髹抹上一層嘲諷的意味，乃因為它和書本上記載逍遙遨遊，無待而輕揚飛翔的登頂描繪相對立：「私念幽奇至絕，愈化愈下，何不騎大鵬，俯瞰齊州九點煙？即吾家子晉鶴背上，盡足鞚引翺視，而托言蝶無所不栩，蟻無所不慕，肝臂無所不托，英雄自欺矣，遂不克頂。遙知古來文士必無問頂者，至拘龍洞而投策嘆返也。」¹⁰⁸ 親身攀爬的經驗，讓他對書籍上種種徒托空言、虛妄不實的文字描述，有了自我的評價：「不親歷，人且欺我也？」¹⁰⁹ 以自己躋臨山水勝境的經驗，印證前人書籍上的文字敘述，是他歷游書寫中時常浮現出來的精神。充滿懷疑及挑戰的口氣，在在顯示季重對山水書寫虛構性的不屑與厭惡。可以再舉一例：他在游天台記中，以登瓊臺雙闕的經驗，批評孫綽的游天台山賦「意興公慕此神秀，未曾走其上

¹⁰⁵ 王季重：《文飯小品》，頁 296。

¹⁰⁶ 王季重：《文飯小品》，頁 320、321。

¹⁰⁷ 尹恭弘：《小品高潮與晚明文化》，北京：華文，2001/5，第四十六章，頁 347，提及季重文章的「動物化」所帶來的詼諧效果，即引此段為例。

¹⁰⁸ 王思任：游嶧山記，《文飯小品》，頁 321。

¹⁰⁹ 王思任：游嶧山記，《文飯小品》，頁 321。

下，止欲擲地作金聲已耳。」¹¹⁰對於只是以縟麗文字鋪排神仙勝景的文士作風，微露鄙夷之意。

親歷而記實是他一貫堅持、強調的態度。

過溪無橋，以大石柱當橋，季重也曾經驗過，縉雲仙都：

過一溪，甚廣，無橋梁，俱方石齒仰，一咫一柱，溪走其下，砰擊怒鳴，搏雪數尺起，其悍者特上石撩人股，至谿腰，目眩神搖，頗畏之。¹¹¹

寬廣的水面，踏方石前進，湍急的水流，撞擊石柱，聲駭勢猛。激起數尺浪花雪泡，季重擬人化形容水浪慄悍者甚至會上石碰觸到人的腿骨。走到溪流中央時，不禁魂神迷惑害怕起來。

登山除了要面對惡樹怪藤的擋路，游五台山記：「就中惡樹怪藤，生欺強阻，想有山以來，我行第幾人也？」¹¹² 出游還會面臨需要騰空跨越的狀況，先後游吾越諸勝記：「須臾，有老鼠搦，有山跡如鼠尾，中斷數尺。陽明公一躍而過 茲且加石阪，須三跬乃躋，然怯者面亦生土矣。」¹¹³ 也有雙腳走狹隘石峽，足垂二分在外，走時不知畏懼，過後回首方知驚慄的心情，仙都縉雲：「訪丹室髮摩岩，而足行石峽上，垂二分在外，睿孺輒惶懼，以尻代踵，益笑嚇之，至丹室，回首反怵然慄恟，不敢迂鈕生也。」¹¹⁴

高山多雲氣，季重與友朋共游天台時，也曾有為雲霧包圍的經驗：

自此上數十嶺，如拾浮屠級，雲物漸多。予順風而翔，儻然冀有所遇。須臾霧合，人山俱失，如魚游氣水。同行人恐而相呼，謂山君或乘間，而一跌則蛟龍之宅也。¹¹⁵

順風而翔，讓他不免有飄然遠引的遐思；雲霧聚攏，又使他產生如魚游清波

¹¹⁰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98。

¹¹¹ 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下冊，頁 756、757。

¹¹²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325。

¹¹³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75。

¹¹⁴ 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下冊，頁 758。

¹¹⁵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85。

的自得。他的友伴無他如此入神，因為視線受阻，山路坡崖全失依憑，怕一不小心，墜落豁谷，於是彼此出聲相呼，相警惕。

雲霧團裏，終有來去之時，五台山的雪，積久不融，號稱萬年。在雪境裡行走，若不是天色微青，尚有界線可分，若不是導路僧人，途程穩熟，一片混沌杳白中，危機四伏，為雪所困的經驗便不似為雲所繞般有趣了，游五台山記：

溟滓之間，洼窿盡閉，碧青線界，天正分其半。若不得天力薄靡，則人在杳白際，混沌不可知。以故刻刻呼答，如印印塗。僥倖前僧穩熟，不則乃公枯竹輿，雪葬萬仞中，將與銅駝玉馬相終始矣。始知乏趣袁安，閉戶守平安，寧是爾。¹¹⁶

季重游瑞安仙岩時，猛疾的風勢搏束而來，瑞安仙岩記：「一洞射風，口緊腹脹，予吻袖而下，偶為苔滑，一決其袖，而氣吸不得呼，幾為禁絕。老人病人，斷不可作此觀矣。」¹¹⁷ 他原本舉衣袖隔緩風勢，因腳底苔滑，衣袖暫離口鼻，風速堵鼻口，幾乎不得呼吸。以吻袖、決袖先後動作的比較，寫出洞口風勢的怒急。

越嶺逾溪的驚險，心魂震動之餘，也並不是每次皆能享有壯麗景色的回饋。

泛太湖游洞庭兩山記云：「謀上縹緲峰 峰去路十里，予短袖與澹湖、少山先登，凡數十勇乃剋之，而弱水跛蹙苦甚。 無尺蔭寸菁可救渴死，宜乎陶周望樂不償苦矣。」¹¹⁸ 攻克登頂之後，竟是一座乾旱童禿的峰巒，掃興至極矣。游山確實困難，若非真好此道，鮮能興味持久不衰，即便與季重同游的友伴，也不見得願意堅持到最後，游廬山記：

白雲時時蒸伏，沈叔賢謁一老，不耐事去矣。陸務滋絕叫，見海綿以為觀止，不必更頓也。予曰：「訪五老也，而何三之，二千里來，反惜此數里乎？當一揖一鋒而去。」¹¹⁹

¹¹⁶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324。

¹¹⁷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81。

¹¹⁸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56。

¹¹⁹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335。

游廬山五老，不僅要按耐得住親臨之後的無景可觀，也不須因已觀會千載難逢的奇觀異景，如海綿，便歎為觀止，不思舉足，應一揖一峰而去，方不辜負兩千里遠道而來的因緣。

幸好，天地山川的富麗與幽奇，總是人間顏色難以狀模。他的赫壯雄奇，芬芳清美，也只留給能克服艱難登躋，能忍耐名山勝水名實不符的真正游山者親領。季重則是此中人之一。

第二節 陌生疆界中山水靈秀的傳遞

《易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形象變化，品類紛雜的山河大地，《易》用高低尊卑，動靜剛柔，區隔其大別。宇宙自然百變富麗的殊相，從此有其剛柔屬性的分類。不僅自然形相如此，詩詞書畫等藝術風格，也都能有屬性認定的不同。

季重出門游觀自然，關於山水形相的書寫，自也可從剛柔動靜分觀之。瀑布形狀、聲勢，湖岸岩石湖水的抗拒姿態，雲海的潔白壯闊，落日色彩的富麗難摩，深山古林的殊異風貌，屬於動態陽剛之景；湖塘泉吐，湖中綠藻交披，果樹的清香，暑熱樹下小憩的香甜，乘舟夜行、溪月相伴，嶺上白雲追陪欲語，則為靜態陰柔之景。

若從文本的符號過程觀之，如此具體細微觀看經驗的大量運用，在書寫中的主要目的，可能即為了輔助促進逼真的效果，將自己冒險跨越陌生疆界，所見所感的山水形相、山水靈秀，以文字書寫為媒介，傳遞給未觀未見之人得觀得見。與山水觀面的瞬間片刻，在季重書寫時，其實已是追憶；但季重顯然不以書寫時的他觀看遊歷時的他，又或者書寫的時間距離出游的時間很短暫，因此在書寫中，季重恒以投入山水自然時的他，以他那時的發現、驚豔、心情為敘述主體，

而不採追憶舊昔出游山水經驗的忽晃虛靈寫法。清晰而歷歷在目的刻意描繪，正可見他多麼汲汲營營於將山水靈秀形相蒐羅傳遞給讀者知悉。

趙毅衡《文學符號學》：

不少文學流派(但並不是全部流派)以逼真性為其追求的理想效果。為促進這種逼真性，文學文本採用了一系列的手法。手法之一是所謂「錨定」(anchoring)。把一個文本與另一個符號系統(不是該文本本身的系統)連接起來，互相說明參證，以限定文本的釋義方向。例如，將標題(非詩歌的說明)放在一首詩上，就是把詩歌文本錨定在另一個指稱系統上。使用大量細節，以增加作品的具體性，也是一種增強逼真感的方式。對傳達感覺經驗而言，語言本不是一種順手的工具。比起視覺形象(例如戲劇和電影)，語言是「冷」的信息，不管任何逼真地描寫一個景色，比從視覺上看到這景色的逼真感差得多。因此文學文本只能靠盡可能堆集能使讀者回憶這些感覺的具體經驗材料。¹²⁰

為了召喚興發隱藏在賢者心中對山水的賞愛，季重確實在歷游書寫中堆疊大量視聽感官所獲得的具體經驗，以增強營造豐富多樣的臨場感。也即是陳繼儒 王季重游喚序¹²¹「筆悍而神清，膽怒而眼俊」，張岱 王謔庵先生傳¹²²「恣意描摩，盡情刻畫。」的評語所由來。

其寓目所及，筆端也偶有流蕩出對歷游地他者生活的感動。可惜吉光片語，一閃而逝。在以擷取山川大美為歷游書寫主要目的時，季重的心思，相對的較少停留在自我 他人關係的體會與描寫。

季重游山，喜歡觀瀑。對瀑布的所在位置，形狀，咸善加觀察。游天台記記錄石梁瀑布：

觀所謂石梁者，五月水大壯，上兩壑，谷洛斗梁上。梁如獨木橋，筍背龜形，長互兩丈，廣盈尺，而五六步中脊隆寸許，牽連對壁路絕，僅容一佛

¹²⁰ 趙毅衡：《文學符號學》，北京：中國三聯，1990，頁 127-131。

¹²¹ 陳繼儒：王季重游喚敘，收入王思任：《王季重雜著》冊，頁 638。

¹²² 張岱：《瑯嬛文集》，王謔庵先生傳，台北：淡江，民間 45 年，頁 132。

龕 而所謂梁上水者，從瑪瑙平腹飽積起走梁下，直挂杳黝之淵。他山瀑布俱圓渾條直，不盡布義，獨此扁落，梁若機橫其上，真是九天飛帛也。¹²³

仔細描寫石梁的橫臥樣式，瀑布水勢的凶猛，扁落似布帛撒下，形狀倒真符合「瀑布」的字義。天台另有一斷橋瀑布，季重原也認為，既已驚豔石梁瀑布，則其他瀑布如何相比？但親見之後，才知事實並非如此：

至橋上，俱大卵石相對 石既圓滑，稍不戒，無何有矣。乃伏石上，推首窺之，則玉龍下注，不知其幾千仞也。神色俱厲，為之神滲肉飛。是瀑下有數坎，秋涸時水下一坎，輒停一頃，又下，如切萬片玉者，乃足佳。今水盛直下，徒雄雪耳，何能薄石梁而逃此寂闐為？然下數里，一展珠帘水則鮫人之淚萬顆圓明，抽襲冰蠶，向月下織結晶絲箔者。是當嫁龍妹，恐石梁之火浣欲裁作奴衫也。予薄倖矣。¹²⁴

當他趴伏卵石之上，探首窺看，觀聽到巨大水注，傾洩飛下時，還不以為然的想著：「假使秋天雨水較弱，那這瀑布因為有幾個坎坷的阻礙，就會遇一坎則須滯蓄積累水量，稍後再往下流注。如此一來，一條雄壯瀑布切成數段玉箔，那才有看頭。像今天這樣傾瀉灌注的場面，有何稀奇呢！」但等他往下走數里，再看斷橋瀑布時，卻有了相反的美感感受與評價：數萬顆明亮剔透的水珠，搭配冰蠶絲線，在月光映射下，該可以編織成晶瑩冰涼珠箔呀！此時斷橋瀑布的美，又哪是石梁瀑布比得上？季重不免嘲笑自己見異思遷、見新忘舊的薄倖舉止。這種因為親身前往或觀看角度的更換而更改先前評價看法的經驗，季重恐怕是銘記在心，不敢或忘的。以致他屢屢提醒讀者山水往游的重要性。而且，「予薄倖矣」的書寫，透露外在山水世界的游觀描繪，便不只是外在形相的美感凝視，季重已從中碰觸到自我內心好美不息的角落。外在世界的挖掘與內心世界的探索，從中得到微細的溝通管道。可惜驚鴻一瞥。

瀑布可以從高處看他由上往下翻落，拋墜深潭，也有機會和他對面相觀，看

¹²³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86。

他水珠迸射，喧天價響，像不時炸開的煙火，珠花轟開，聲勢驚人。瑞安仙岩記：

仙岩之瀑，瀑不他借，賴從己腹中出，如千百火樹，笑吐銀花，突如其來，煙呼雪喊，鼓鐵亂訇。人相對，止見口張口翕，必欲相聞，則更語之或帖面附耳。¹²⁵

用只看見別人嘴巴一張一閉的動作，耳朵卻絲毫接受不了任何訊息，來形容面對瀑布時，瀑布聲浪的淹沒一切。

水勢洪沛，自高處奔瀉而下，則成瀑布。湖泊之水，湧流洲渚，接觸的地方，也有可觀者。泛太湖游洞庭兩山記：

命榜人速走石公，諸山之卷太湖也以舌，而石公獨拒之以齒，膽怒骨張，而石姥助之。予仰臥於二十丈珊瑚瀨上，太清一碧，斜睨萬里湖波，與公姥戲弄，撩而不鬥，乃涓涓流月，極力照人，若將翔而下者。¹²⁶

寫其他山巒和太湖水採取依偎包卷似舌姿態，獨石公持對抗排拒態度，齒錯岸立。擬人化形容一輕和細軟一倔強獷悍的兩種湖岸交涉地形。季重顯然頗欣賞石公石姥不屈不服的精神，意猶未盡的說：

向使石公之下，颶母封姨，再一鼓扇，令天際白濤，山呼海立，與石公作昆陽一日之戰，予乃憑軾而觀之，則輸攻墨守，必更有奇焉者，而惜乎未之遇也。¹²⁷

石公既嚴拒湖水入侵，設若風大浪湧，湖石激戰，則場面必可期待，可惜未能目睹。

¹²⁴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87。

¹²⁵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81。

¹²⁶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57。

¹²⁷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60。

游賞山水，也要培養善變因應的態度，千萬不必真正敗興而不觀。 華蓋：

海雨在四、五月間，如婦人之怒，易構而難解，又如少年無行子，盟在耳門，須臾翻覆。 出門敗格，凡十餘舉。 杯入掌而滂沱建瓴下。 山不析眉目，久之得乍霽，遂牽輿取道蒙泉，上巔亭，看山海雲物忙甚，似六國征調百萬車騎，分路戰祖龍者。大江乃抽匣之劍，光采陸離，然時時閃暗推磨，萬頃不定。¹²⁸

翻來覆去、陰晴不定的海雨讓季重出門，常為雨所擾，不得盡興。但雖不能看晴朗的華蓋，何妨看風雨中的華蓋：海岸風吹雲浮滄，季重將他看成六國將帥徵調大軍，各面圍攻秦始皇帝。江水像離匣寶劍，光耀亮眼，只是雲兵各路奔馳，掩蓋日光照射，以致時明時暗，變化不定。

季重也記錄另一次盛大壯闊的雲海因緣。 游廬山記：

予昔在青田小洋中得看天錦，以為奇絕。不意五老峰上復看海綿之奇也。 海綿素鋪幾萬里，拋彈松稱，光絲躍然，覺霜雪死白為呆，凹凸不等，小家數耳。 綿俱縮入湖江，漸覆四宇，作開關以來一大供。予置足在中峰之頂，皇恐消受，默念安為裁得大被，襲四天下寒山冷水，無有啼號者。發如是願以報清恩，猶未足以塞其萬一。¹²⁹

他稱之為海綿，質地不僅雪白，而且鬆活有彈性，其側圍逐漸往下方覆蓋，如此罕異美景，季重忍不住要發願迴向給四天下正為凍冷所苦的哀哀子民，默願他們得離寒苦，得免啼號。

落日映照下，溪山雲彩的光影，瞬息萬變，也在季重敏銳的視覺觀察下，一一以人間顏色細細比擬而出。 歷小洋記 寫其得賞天錦的經驗：

落日含半規，如胭脂初從火出。溪西一帶山，俱似鸚鵡鴉背青；上有猩紅雲五千尺，開一大洞，逗出縹天，映水如繡鋪赤瑪瑙。日盆吻，沙灘色如

¹²⁸ 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下冊，頁 735。

柔藍懈白，對岸沙則蘆花月影，忽忽不可辨識。山俱老瓜皮色。又有七八片剪碎鵝毛霞，俱金黃錦荔，堆出兩朵雲，居然晶透葡萄紫也。又有夜嵐數層斗起，如魚肚白，穿入出爐銀紅中，金光煜煜不定。¹³⁰

盡力形容，彷彿彩繪圖畫。但季重仍懊惱自己的描摹，不足擬天地富麗之萬一。

歷游書寫中重要的特質便是觀看。而可觀者多矣。觀看深山之中，另有日月的家常生活、特殊的石形、奇異的山洞，以及盤根錯結、高大直聳的竹藤松柏樟。

游天台記：

憩孟湖嶺，聽割麥種禾，聲聲山響。數家峭壁下生活，山水隔絕，另有日月。見一石如獸踞，一石如黑靈芝，莖細而房大可愛。山皆石疊，簡積詭戾，裂縫披麻，如今所食陽瓜，又如折破蓮囊，托在碧盤之上，大類雁蕩。山上洞無數，有仙人棺，龍鬚洞，奇甚。下山則大竹古藤，長松樟柏，紅豆樹筋纏骨挺，蔽雲攢植。¹³¹

因為眼光的流連專注，意識到都城生活以外，另一個蓄藏生生不息、源源不絕生命力，形塑各異生命姿態的原始自然地帶。縉雲仙都：

按縉雲乃黃帝之夏官，封於括，唐時始有邑。邑固無城，雄溪繞灌，蔚藍天碧，響若歌鐘。人家沿山而屋，耳根日夜被溪聒盡，石骨代垣，松梧作戶，水車雲磨，映掩蒼林繡壑間，望見農夫簞笠，俱有靈氣。¹³²

季重已不免由客觀形相的觀看描摹而注意到山居人雖田野農夫，但卻散發著靈氣。

深山老林的奇異，聲容俱壯的大瀑，風起雲湧的奔騰，都是歷游活動中可賞

¹²⁹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334、335。

¹³⁰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83。

¹³¹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93。

¹³² 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下冊，頁 756。

的大景。除此壯麗雄奇外，泉吐輪輪然，一泓湖塘，靜觀亦有可賞處。游西山諸名勝記：

明旭下望湖亭看湖，湖名裂帛。瀑布以挂，裂帛以拖，名以致。其水珠珠然，輪輪然，但吐泉作龍口，此則內相家風耳。泉達湖，漸廣漸澄，可照客影，荇髮綠披，石齧清泚可愛。¹³³

清澈湖面，幾可鑑影，湖中綠藻交披，石基清爽潔淨。果樹亦有可賞，季重在寫給老師的信上云：

隆恩寺無他奇，獨大會明堂有百餘丈，可玩月，門生曾雪臥其間者十日。徑下有雲深庵，曾以五月噉其櫻桃，八月落其蘋果。櫻桃，人噉後則百鳥俱來，就中有綠羽翠翎者，有白身朱喙者，語皆侏儒缺舌，嘈雜清妙。蘋果之香在於午夜，某曾早起嗅之，其逸品入神。謂之清香，清不同而香更異，老師不可不訪之。¹³⁴

一寫櫻桃離枝後，百鳥俱集，品色各異，眾音嘈雜；一寫蘋果樹入夜清旦，散發出新異清香。一用視覺與聽覺，一用嗅覺，則幽奇之美，正在解人。山水觀游，倒也不一定只能徵逐心魂俱驚的奇景。

處身繽紛多致的色彩中，季重常有驚豔的感動。泛太湖遊洞庭兩山記：

入華山，則青嶂環回，曲流徑繞，人家別有華胥，浮在水中而實在山，藏在山中而實在水，四五里聚落，錯繡成萬花之谷。望竹籬石堵，紅橘黃柑，家垂戶晃。將至寺二里，長松落落，夾道攬雲，俱數百年物不下千章。而寺之橙橘亦爛熳狼藉，翠羽丹苞之中，無數金珠火齊。寺橋傍紫葡萄藤葉，嫩紅老白，束縛古木，薜蘿野葛，強附弱攀，悉不辨倫理。寺僧蒼麓，剝橘烹泉，香風沸沸，仍落八柑相贈，富麗中幽逸清美。吾嘗欲考此數日祿

¹³³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36。

¹³⁴ 王思任：上黃葵陽老師，《文飯小品》，頁 13。

命也，僭矣，僭矣。¹³⁵

華山地理空間的開人眼目，在青山環抱中，有曲流潺緩圍繞，點綴四五村里聚落，宛若朵朵鮮花。先從較遠距離觀看華山。聚落中家家戶戶，竹籬石牆，俱見紅橘黃柑，垂晃枝桠。遍佈的紅黃果實，承載著風水滋養的成熟喜悅，一片燦爛。已從較近距離看到鮮麗的色澤。將至寺時，又有青松成林夾道高聳；寺裡柑橘在綠葉烘托下，渾圓飽滿，顆顆猶似金珠掛樹。寺橋旁，紫葡萄藤葉纏繞古木，薜蘿野葛，攀緣爬附，彼此依搭，難辨本末。寺僧蒼麓，剝橘烹泉相招待，別時復摘八柑相贈予。觀橘後得食橘，又得美意贈橘。季重評之曰：「富麗中幽逸清美」。

就歷游者而言，從熟稔之地動身前往陌生地，是向外在他者移動的行程。就異地的他者(就歷游者角度)位置而言，來游者已然成為由外向內的他者。自身成為異地的他者，與自身眼中的他者，彼此產生什麼樣的關係模式呢？

季重在華山所巧遇的蒼麓，友善有情的剝橘、烹泉，招呼陌生客。別時又以橘相贈。小小清雅的情誼，讓季重感念。

暑熱出游，若得綠樹之下，涼風輕吹，不啻淪浹碧雪中，也是快事之一哩！

游焦山記：「暑氣既深，幽碧如浸，選綠雪輕風之下小飲之，各沾醉眠僧几。」

¹³⁶乘舟夜行，又別有一番風味，剡溪：

浮曹娥江上， 將至三界址，江色狎人：漁火村燈，與白月相上下，
沙明山靜，犬吠聲若豹，不自知身在板桐也。 山高岸束，斐綠疊丹，
搖舟聽鳥，杳小清絕，每奏一音，則千巒迢答。秋冬之際，想更難為懷。

137

舟搖水湧，明月相伴，萬山寂靜中，只聞犬吠聲。舟行水面，高山旁出，密綠紅疊中每有鳥聲尖細，一呼百應，相互問答。

有一座回音谷，是季重游龜峰山時，群山無景，百無聊賴中的趣味：

¹³⁵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58。

¹³⁶ 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下冊，頁 554。

¹³⁷ 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下，頁 653。

有洞捨枒，入窺其內，凡四轉，涼風淅淅，然不可久，而予虛喝一聲，則谷中應我者四。陸友盡探之，而予大呼之曰：「陸務滋」，則應之「陸務滋」，少頃「陸務滋」，又需之「陸務滋」，又需之「陸務滋」，聲漸微而漸遠，然字字清越。¹³⁸

登山歷覽，常能看到新異的景致，對之有情的趣味，游天台記：

躡屐出寺門，峰頭白雲下來，追陪欲語，杖履衣袂間，皆作冷香拂拂。¹³⁹

將出寺門後，嶺上白雲的動作意向，寫成「追陪欲語」，彷彿白雲有情相伴隨，但吞吐不言，只在杖履衣袂間，停環回繞，冷香襲人。

平地與高山上的氣溫有很大差距。遊廬山記：

五月入佛堂，見一群人爇炙，甚訝之。稍憩，指僵喚火矣。¹⁴⁰

五月溽暑，入高峻深山的寺廟，看見人群生火取暖，頗覺不可思議，但等登山走動時所帶起的熱能發散之後，寒冷侵身，恍然大悟才知高山爇炙的道理。

深林清冷，也有可觀的趣味。泛太湖遊洞庭兩山記：

是夜移尊寺橋，月氣冷浸，如束起五湖水倒潑包山者。松木影寒，宿鳥翻仆，卻似魚游荇藻者。¹⁴¹

月氣冷浸，在山便似湖水倒灌，空氣既涼又濕氣迷濛，歸宿松枝的小鳥，翻飛跳動，就像魚游荇藻中。

游歷，總有出乎意料之外的事發生。而心隨境轉，山川湖海的吸引人，常在

¹³⁸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343。

¹³⁹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91。

¹⁴⁰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333。

¹⁴¹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56。

它的神秘與不可測度。

第三節 山水環境中個人意想的流露

季重認為人在親近山水自然後之悅樂、清明心境，因為是人性的自然同感，是往游者普遍都能獲致的美樂經驗，所以他無意步此書寫路徑。轉而以面對粗險曠悍或細緻秀麗的山水時，在心理上所激起的驚、喜、歡愛之感為重。

從美學角度而言，人在面對體積數量似乎無盡，精神能量似乎無限的高山峻嶺，湖海奔騰時，心裡都會產生一種「霎時的抗拒」，彷彿自己不能抵擋這麼浩大的力量。雖然不愉快，但也喚起內心的自覺，使我們隱約想到外物的力量和體積儘管巨大無比，卻不能壓服我們內心的自由，面對似乎無限與無盡的大山大水，正足以激起自身的喚發振作。而陰柔輕盈的景物，則容易帶來歡喜親愛的諧和情感。¹⁴²

美感的興起，受到外物形相與自身觀看態度的交互影響。季重較少選擇從主觀上陌生化外物，以心理的距離，保持對非新事物的另一種觀看角度，以獲致新穎的感受；而選擇靠陌生地點的行旅徵逐，獲得與實際生活維持距離下，形相直覺的自然興發。

歷游山水時的情緒感受，除了一部分來自山水形相的引發外，具有特殊歷史背景的山水環境，也容易讓往游當地者，興發與之相應的心理感受。典故的引用進入文本，尤其曲折說出內心的想望。這些文字段落是歷游書寫在刻劃外在世界山水靈秀形相外，兼及歷游活動中，個人意想歷史地理環境裡觸發的圖像描寫。

游天台記：

得桃源，無洞，有庵曰桃花塢，三楹屋，顏以「儷仙」，亦無劉阮像。剡

¹⁴² 請參閱朱光潛：《文藝心理學》，第十五章 剛性美與柔性美，頁 255-275。

僧雲公止焉。更入惆悵溪，路盡。則相與仆跌，捫山骨，得跡一趾，遂喜掙一跬，力窮之，溪始盡。山俱大青古綠，恍然三山十二城，絕無聲聞，杳然太古。同睿儒及二長老，二僕坐石上，嘆謂「今夕何年？」睿儒遂癡去，謂水迎花笑，定有人出，必待夕。予笑曰：「誠有之，但曾卜《易》，得必之什：『不寧方來，后夫凶』耳」，然二美之贈送，兩情之再來，此地此時，不堪柔腸千古。記得周美成詩¹⁴³：「桃溪不作從容住，秋藕絕來無續處。人如風後入江雲，情似雨餘粘地絮。」此紅淚下語，年年血在桃花矣。¹⁴⁴

前段寫路盡，仆跌尋至的小阻礙；繼則寫青山古綠，與世隔絕，恍然置身千年前的桃源古境，塵世歲月的流逝變動，絲毫影響不到桃源。桃源空間環境上的古，使季重與同遊友人幾乎遺忘時日的更迭。其中睿儒癡迷最深，說：你看看，溪河潺潺，花兒含笑，這裡必定住著深情的仙女，我一定要待在這兒等到日斜人出。季重嘲笑他說：是啦！是啦！想是有仙女在啦！只不過情況可能是比卦：「不寧方來，后夫凶」罷了！雖嘲諷了睿儒，但此時游此地，季重也不禁墜入迷羨之情中，二位仙女的柔情款待，劉晨阮肇的去而復歸，可知彼時情意對待的相好相得。和諧的感情生活既因自己的執意離去而破壞，逝去而無法復續的情緣，便似周邦彥詞所云，舊地重游，徒留悔恨不已的無盡相思。也表白出自己對桃源仙鄉故事中，二女與劉阮情意相投的思慕，和憶念舊昔美好情誼的同感。

引用《易 比卦》後夫處境堪憂的文辭，警醒自己對自身容易自作多情的憂慮；引用周邦彥人去情濃的淒豔詞作，又流露對舊日異性感情諧美的深沉嘆息。引用《易 比卦》之抑制警示和美成詞之濃情想盼，來轉述他游桃源古境，所觸發對兩性感情的複雜心理。

《游天台記》：

初蹇裳去幘，從樵路峭入，已而樵路絕，俱壑中行，睿儒乃大恐，求止一

¹⁴³ 應為周美成 玉樓春 詞篇，非詩作：「桃溪不作從容住，秋藕絕來無續處。當時相候赤欄橋，今日獨尋黃葉路。煙中列岫青無數，雁背夕陽紅欲暮。人如風後入江雲，情似雨餘粘地絮。」張曦：《片玉詞校箋》，台北：文津，民國 61 年，頁 165。

¹⁴⁴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95。

石上。予單履，著草履，持一方竹，取鳥路。已而鳥路亦絕，僧仆呼吸叮戒，一步潭即一步石，或不可則退之再試，百計闖入。石盡山塞，山盡石塞，則以竹剔梅苔，蜂綴而猿接之，眠扑偷過。洼隆懸滑，以千尺計，俱數十處，閉聽一視，而僥倖齏粉者數矣。喜雨後如秋，輕陰皎淡，不熱苦人。約五六里許，瓊臺正面削突整嚴，是一萬雉方玉樓，大翠大錦薺而成者。而所謂雙闕，古鼎兩柱，峙插其上，碧盡霄霞，令人魂絕。此皆王子晉、葛煉師、魏夫人輩，騎青鸞，步雲氣，汲金漿，而調石髓之所也，予何以至此？罪耶？福耶？游耶？夢耶？始皇失志于東海，武帝絕景于蓬萊，予一日而有瓊臺、雙闕也，予何以至此？正精迷意喪，而寒風陰氣逼緊衣裾。僕云十步外一大黑潭，溪盡山盡矣。視聽之，波沸沸然折起，有龍物將出怒人。急走還，不自知其步之翾捷也。¹⁴⁵

於無路中取鳥路，費盡辛苦攀爬，登躋親臨天台山的瓊臺雙闕，季重手舞足蹈，興奮不已：那可是古代鍊丹仙家如王子晉、葛煉師、魏夫人修鍊處。秦始皇及漢武帝功豐業偉，雄霸天下，宰制中國，但都在人身有限之上，企慕神仙長生的可能。海上仙山的追尋，一一落空，季重卻能一日登躋瓊臺雙闕。是何樣的因緣？正爾心神迷茫，沾沾自喜時，陰風撲面，僕隸說十步外有大黑潭，正見黑潭波濤洶湧，恐怕有蛟龍騰湖將出，訓斥我等諸人溷此仙境。於是迅捷走還。

瓊臺正面，森嚴整麗，方正巍峨，猶如錦翠綴成的大面高樓，雙闕通天古柱，矗立高聳，如此的地理景致，正是歷史記載諸位仙家的尊貴修鍊所在。

用自身登躋古代鍊丹家的修鍊所在，對比已圓滿人間富貴權勢想望卻無緣歷游仙境的秦皇漢武。洋洋自得外，也由內心想比較高低對象的書寫表露，顯示其對人生最高點的歆羨。仙家在此，是富貴在握之餘的盼想。而對自己跳離人間由富貴至成仙的追求程序，一躍至此，遂不免有無意久留之情。再藉蛟龍出現的可能，名正言順讓自己離開，回到不斷辛苦追求的人間塵世的初發地點。他對仙家採取霧裡看花，在歷游書寫中既不刻意記載神仙故事，也不追問仙家修養踐履的實際層面，而只單純相信仙家的存在，可能因為在此時季重心中，仙家的位階在世間富貴權勢之上。既寫仙家，又寫霸主，此地理景致觸發於他的不是對超越極

¹⁴⁵ 王季重：《文飯小品》，頁 296。

限的仙界期盼，而是他對仙凡遙隔距離的認識和自身的認同於塵世。他對山西五台山的文殊示現，江西麻姑山的麻姑得道等大仙老佛的態度，都流露季重內心對離世成仙的雙面觀點：一者肯定其存在，一者棄離不從。

縉雲仙都：

元白喚一梯來，始折上，似強從巒石中鑿開一天者。逕轉，得大洞，洞口蛤張，白蝙蝠群舞不定，三圓竅俱大鏡。從竅中逗過，看初暘谷，有倪翁洞三大字，是李陽冰書，不知倪翁何名蹟也。洞上一石，高丈餘，可臥看天雲，予展眠其上，元白拍洞腹大叫，睿儒佐之，如拊五靈之石，而予促唇作蘇門嘯，兩谷穿應，然笙舌之溜雲和也。蝙蝠益怪飛疑叫，而壁下游魚側其頭耳，呼黨潛聽，不肯去，雅是知音。白雲瀾瀾，又奔入洞中，與酒花爭元氣，各為嘖吸，而解此非祈仙洞天耶？仙矣，又何祈焉？則相與捫梯而下，既下，石關仍鎖，不可通，元白謂哪得忘情此處，予欲賞以「還有天」三字，而恨無墨瀋之一塗也。¹⁴⁶

洞中有大石，可臥看天雲，元白大聲呼叫，睿儒應和，季重促唇作嘯，兩谷應答，蝙蝠不喜這種聲音，怪飛亂叫，游魚出聽，白雲入洞翻飛，一個季重和朋友元白、睿儒放浪自在的洞天。這豈非祈仙洞天？但季重也認為如此自在的時光，豈非已是仙界方能得享的愉悅？流露季重個人對仙界洞天的理解。翻飛的蝙蝠，原是石洞的原住者。牠們對入侵者的「倘佯呼嘯」報以怪飛亂叫，在季重書寫中變成「非知音者」，用來和游魚的側頭傾聽「雅是知音」對比。暗暗的在書寫中，將原住者蝙蝠從中心位置移轉至邊陲地帶。

先後游吾越諸勝記：

六陵在攢宮，陵存其二，老松十圍者將百本，皆宋時物也。予曾同謝大將軍踏月歸，龍影蛟風，撐肱舞腳，時聞老鶻叫秋，為之毛髮颯析，夢寐者又三十年矣。¹⁴⁷

¹⁴⁶ 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下冊，頁 760。

月夜之時，季重與謝大將軍同歸，老松強韌不屈的生命力，盡勢而發，枝幹雄壯擎舞；深山中不時傳來猛鷲的叫聲，寒夜聽聞，讓人毛髮豎立，颯颯生涼。用老松、大風、老鷲，勃爾怒發的不息生氣，烘托自己壯士暮年的威猛氣勢，不已鬥志。無畏無懼，傲骨嶙峋。季重選取數種意象，寄託自身對生命永遠躍躍欲試的豪情壯志。

游五台山記：

山盡豫章之才，居僧苦其荒塞，斧斤不力，在在付之一炬，樹故名柴木。得雨之後，精氣怒生，菌如斗壯，所云天花者也。牧兒得一本，輒易一縑。是木胎稟兌氣，辣飽風霜，若勞萬牛回首，征出長江，則靈光突兀，何必第魯國巍然？而且尸之烙之，腐之辱之，曾不如吾鄉六尺榆引聲價也。¹⁴⁸

上等的建築材料，只因座落高山深林之中，僧眾只知當柴火燒，放牧小兒只知採樹上菌菇炮煮。精壯的木質卻無人賞識，懂得大船拖運，出荒山中，加以適當利用。否則以它們的材質，再造一座巍巍魯靈光殿又有何難？現在卻只能屈居荒野，被火燒，被庖煮，或任其枯爛自朽，幾乎連普通材木的身價還不如。一方面為生長於荒山野地的良材，不得遇合而大抱不平，同時也吐露季重自身的人生抱負與憂慮。

先後游吾越諸勝記：

得鷗虎軒。此余索之眉道人乘醉所書者，得非用石虎事？肅之曰：「不爾，蓋對山百仞，下臨絕澗亦百仞，相去三四尋，落照時，客酒於軒，而虎常來對坐，或臥或行，或帶子來，爬搔跳擲，彼此無猜，鷗畜之耳。」¹⁴⁹

寫鷗虎軒的佚事。落日西沉，每有客喝酒於軒，輒有虎來，客虎彼此對坐，相安無猜。雖非季重親歷的經驗，但季重記錄下來，或亦帶有欣羨彼我忘機境界的心理。猶如廬山永常飼虎，人虎兩忘的風範，也讓季重遙想不已，游廬山記：

¹⁴⁷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80。

¹⁴⁸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324。

¹⁴⁹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74。

「望香谷入西林寺，荒落甚，永公塔亦頽圯矣。虎溪儀正盛，永飄然半衲，不遮脰而來。何無忌曰：清散之風，多於遠矣。永常飼虎，人畏之，則諭令入山，人去復至。青山不改，遙想當年。」¹⁵⁰

梅岭松路記：

有松十數樹，久申擎舞，如四皓、八公、七賢、九老輩散髮披襟，聚作清風高話者。或十步一松，或五步一松，或崖或岸，皆秦漢時物，虬龍不足比其態，彝鼎不足比其古，肢肱挈攢，鱗甲蒼沉，又有壽藤夙蘚倒映清流。¹⁵¹

將枝幹虬結，伸曲怒張的數十秦漢老松，看成散髮披襟的化外神仙，圍聚作清風高話。他對老態龍鍾、看盡塵事、獨立清高、智慧自具的蒼松的珍賞，在許多文章的角落裡流露出來：如他寫罕山靈福寺松的森嚴跳跌，杭州靈隱九里松的龍擎虬舞，不與六橋桃柳爭媚，江西麻姑山席蔭可百人的秦松等，皆可為代表。

第四章 歷游書寫中風水思想的印證

季重歷游書寫中有多處文字提及堪輿地理，只是他並未深談風水論題，反而將它當成彼我共知，不必對其規範條件再詳加確認及詮釋的觀點；片段而零散的引述風水的觀念，以說明自己對出游時所見山水空間形態的認同或批評。或許我

¹⁵⁰ 王思任：游廬山記，《文飯小品》，頁329。

¹⁵¹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347。

們可以將之理解成，是身處絕大多數各階層人仍相信風水擇地的社會中，一個並不須要再解釋說明的態度。其中有兩個與風水相關的觀念被季重屢屢敘及：一是山川孕靈的自然觀，一是藏風聚氣的空間原則。

風氣團聚的空間原則，在歷游書寫中，因為沒有再和其他觀念搏結，因此保持較多在風水論述中被談到的單純面貌，即藏風聚氣的理想空間觀是直接得自傳統風水論述對完整空間的詮釋與評價。

高山大地包藏綿綿生氣的思想，自是風水觀念發展的源頭，也是風水理論據以形成的基礎之一，它在季重的歷游書寫中，由於跟其他因素的結合，而有更豐富有趣的面貌呈現。

第一節 季重與晚明的風水擇地

明代士人以風水為往生父母擇葬的風氣，相當盛行¹⁵²。其中的歷史因素，像儒家重視家庭關係，強調養生送死的孝道實踐，慎終追遠的風氣培厚考慮¹⁵³；及某些風水觀念也鳩合程朱理學對人乃稟氣之清濁所生¹⁵⁴，祖先子孫同只一個氣的

¹⁵² 晚明學者陳確(1604-1677)，甚至為了反對多半起於自私的利益而擇地擇日的喪葬事實，而寫了一本充滿改革精神的書《葬書》，請參看周師志文《論陳確的〈葬書〉》，收入《晚明學術與知識分子論叢》，台北：大安，1999，頁157-175。至於一般士人的喪葬態度，通常比較緩和，可參閱何淑宜：《明代士紳與通俗文化的關係——以喪葬禮俗為例的考察》第二章第二節《擇葬與風水》，探討當時士紳對風水擇葬盛行的態度反應，師範大學史研所碩論，民國88年6月，頁94-108。

¹⁵³ 如明萬曆年間徐善繼、徐善述：《地理人子須知》自序云：「擇地一事，人子慎終切務也。孔子有卜宅兆之訓；孟子謂比化者無使土親膚；程子有避五患之戒；朱子謂必慎必誠，不使稍有他日之悔。聖賢垂教，其慎如此。」「以生事死，葬禮之大焉，且視死如事生，而葬必慮乎親魄之安危，又天性有不可解者。」台北：武陵，民國71年。

¹⁵⁴ 如朱子云：「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為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享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欲之累，則為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為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為物欲之所蔽，而又不能去，則為愚、為不肖。」《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4《玉山講義》，四部叢刊第180冊，上海：上海書店據西元1926年商務印書館版，頁21-22。

主張¹⁵⁵；甚至在更原始的文化底層，相信山河大地的自然環境在潛移默化中，能對人的氣量胸襟、形貌性情、吉凶禍福，產生深遠的影響¹⁵⁶，基於趨吉避禍的心態，因此慎加選擇葬地；都可看作明代士人講究風水的歷史背景。

季重對風水論述的興趣，也和當時以風水擇地擇日的喪葬習俗有密切關係。年譜載：「是年(萬曆三十五年，三十三歲)從青烏羅文泉講究安葬我太安人之法。」¹⁵⁷，青烏是風水的別名，季重二十三歲時，其母便已亡逝，至三十三歲又特地學習安葬之法；又如他曾替一本顯然也是關心親人體魄安寧問題而選擇葬地的書籍寫過序，地理玄珠序：「天地不死，賴有氣在，中處為人，失氣則死，得氣則生。失氣則死而死矣，得氣則不生而仍生。萬物歸於土，生於土者，在土為氣，在地為理，氣之所在，理即宮焉。葬乘生氣，一言而蔽地理矣。」¹⁵⁸也透露季重相信風水擇葬，其實是在養生送死的孝道實踐之外，也濡染了葬乘生氣的觀念。

被風水師奉為典範文獻，相傳郭璞所作的《葬書》¹⁵⁹中即云：「葬者乘生氣也。」¹⁶⁰「人受體於父母，本骸得氣，遺體受蔭。」¹⁶⁰孕育自然環境與大地萬物的綿綿不絕生氣，不止在人類生息尚存，形軀仍在時，影響左右人的吉凶禍福，在人死後，若能覓得藏聚佳氣的吉地，納生氣於亡者遺骸，在父母人子一體不隔的傳統民間觀念中，認為亡逝父母之骨骸在吸納大地山川之精華生氣後，會福應後代子孫。帶有濃厚決定論成分的風水福應後代子孫觀念，伴隨中國文化中的倫理

¹⁵⁵ 如程子曰：「卜其宅兆者，卜其地之美惡也，地之美者則神靈安，子孫盛；若培植其根而枝葉茂。」¹⁵⁵「祖父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朱子亦云：「葬之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為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見徐善繼、徐善述《地理人子須知》瑣言「不可不知地理」條。台北：武陵，民國 71 年。

¹⁵⁶ 認為自然環境會對人的內在與外表，生理與心理，產生極大影響，如《雪心賦》：「地靈人傑，氣化形生」，孟浩注云：「人傑斯出，總由山川之氣以化，而應山川之形以生焉。蓋有氣斯有形，有化斯有生，一定之理也。如山水廣大，出人氣量寬宏；山水逼窄，出人胸襟狹隘。山端正而水清平，出人平易正大；山峻嶒而水沖積，出人凶狠乖戾。峰尖水秀則人文勝，山高水長則福澤大。山水明秀則人貌美，山水粗濁則人貌醜。以至富貴貧賤，聖愚壽夭，是皆隨其氣化而形生焉。」李文孝：《形家風水知識及操作體系之研究——以《雪心賦》為例》，東海大學建築所碩論，民國 87 年 7 月。

¹⁵⁷ 王思任編，王鼎起，王霞起訂：《王季重先生自敘年譜》，清初刻本，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57 冊，頁 347。

¹⁵⁸ 王思任：《王季重雜著》，頁 364

¹⁵⁹ 《四庫全書 葬書提要》云：晉書並未載郭璞嘗著葬書，惟宋書載郭璞葬書一卷，是其書自宋始出，今所見書為(元)吳澄刪定。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一一四術數類，台北：商務，第 808 冊，頁 11-37。

¹⁶⁰ 《珍本術數叢書》第二十冊《葬書》，台北：新文豐，民國 84 年 7 月，頁 124。

孝道思想，形成當時社會上風吹草偃的風水擇葬現象，季重顯然認同。

另外，季重的父親是醫者出身，中醫與相地同被列入「山醫命相卜」五術之中，彼此淵源自亦不小。季重的父親在九十三歲時還親自視看自己的墓地，年譜載：「公登山看來龍，過峽，到頭，點穴處，欣然。」¹⁶¹父親相信擇地以葬的態度對待親至敬的季重來說，涉獵接觸風水也就更是自然的行為了。

不過，雖然大部分的風水論述都環繞完整墓葬地點的選擇而談，但也有關於生者居住建築的選址與佈局，乃至城邑聚落基址的尋覓準則，都是風水論述涵括的範圍。因為不論尋找陰宅、陽宅或城邑聚落基址，目的都是在尋覓一個安頓現在，利益未來發展的地點空間。

至於佳地如何才能尋得，傳統風水論述有兩派看法，如明萬曆年間徐善繼《地理人子須知》云：「夫術家妙契陰陽，明通觀察，雖代不乏人。然各私相授受，其流之弊，遂至矛盾冰炭。言天星者黜巒頭，言形勢者闢方位。」¹⁶²清丁芮樸《風水祛惑》云：「風水之術，大抵不出形勢、方位兩家。言形勢者，今謂之巒頭；言方位者，今謂之理氣。」¹⁶³皆提及風水有形家向家之別，季重歷游書寫中言及堪輿地理，亦分出「形家」「理氣」。如《游天台記》：「然于形家看個字龍，分宗分祖，亦不為無補云。」「入善應寺，反廣衍有田地，宋儒走之，當又有一番理氣。」¹⁶⁴

其中的向家(又稱理氣派)的理論，是一種中國人對宇宙的詮釋系統，它利用五行、八卦及干支作為基本的符號，藉由相互的搭配，對應和組合等數理推演操作，得以解釋所有的宇宙現象，並依人的實用立場來判定「吉凶」。形家(又稱巒頭)則是中國人對大自然山水脈絡形態的一種解釋，較多處理到人目光識覺到的環境空間¹⁶⁵。而季重歷游書寫中受風水論述影響較顯而易見者，在形家一派對山水組織的觀看方式。

¹⁶¹ 《王季重先生自敘年譜》，頁 372。

¹⁶² 徐善繼、徐善述：《地理人子須知》自序。

¹⁶³ 見洪如峰：《傳統中國人身體投射風水環境的知識體系之文獻探討》，東海大學建築所碩論，民國 89 年 1 月，頁 63 引文，采自叢書集成續編，台北：新文豐。

¹⁶⁴ 王忠任：《文飯小品》，頁 288。

¹⁶⁵ 有關堪輿形家、向家之別，本文依據的觀點採自漢寶德：《風水——中國人的環境觀念架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二卷第一期，民國 72 年 6 月；及洪如峰：《傳統中國人身體投射風水環境的知識體系之文獻探討》，東海大學建築所碩論，民國 89 年 1 月。

第二節 藏風聚氣的空間原則

能夠讓生氣聚攏，不致流蕩潰散，是風水擇地的一個重要原則。郭璞《葬書》中曾云：「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注¹⁶⁶云：「謂生氣隨支壟體質流行，滔滔而去，非水界則莫之能止。及其止也，必得城郭完密，前後左右環圍，然後能藏風，而不致有蕩散之患。高壟之地，天陰自止而降，生氣浮露，最怕風寒，易為蕩散。故當求城郭完密，使氣之有聚也。」

為了形成生氣藏聚的完整空間，需要諸多空間條件的配合，如以水為界，將生氣聚止於此；如四周左右有眾山輻輳，環圍保護，使生氣不會被風吹散等，尤其高壟之上，生氣浮露在外，更怕風吹，更需密固保護。

風水論述中，有所謂「羅城」的說法，對前後左右諸山環圍的要求更進一步，如《地理人子須知》：「羅城垣局，及前朝後托，相連於周圍者也。要重重疊疊，高聳周迴；層層級級，盤旋圍繞。」《地理正宗》亦云：「羅城者，明堂四面眾山，羅織有如城象，所以保障龍氣者也」¹⁶⁷要求明堂前後左右有眾山圍繞，甚至層層相裹的空間條件，目的同樣是為了形成一個不致風吹氣散的完整空間。

季重歷游書寫中對空間地點的觀看與評價，如對風氣藏聚的要求，即來自風水論述對空間的要求標準。如 游九華山記：

禮地藏殿，隨喜其塔。老僧具云：至德初，王從新羅國卓錫於此。以堪輿理察之，此山獨小，圓直中立，似萬萼互護包者。佛所藏，亦八風不襲，

¹⁶⁶ 《四庫全書 葬書提要》：「惟宋志載有璞葬書一卷，是其書自宋始出。其後方伎之家，競相粉飾，遂有二十篇之多。蔡元定病其蕪雜，為刪去十二篇，存其八篇。吳澄又病蔡氏未盡蘊奧，擇至純者為內篇，精麤純駁相半者為外篇，當去而姑存者為雜篇。新喻劉則章親受之吳氏，為之注釋。今此本所分內篇外篇雜篇，蓋猶吳氏之舊本，至注之出於劉氏與否，則不可考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一一四術數類，台北：商務，第 808 冊，頁 11 12。

¹⁶⁷ 劉佳鑫：《陽宅形法中的幾個主要觀念》，中原大學建築所碩士論文，民國 76 年 6 月，台中：國彰出版社，民國 87 年，頁 77 引文。

人子更須知矣。¹⁶⁸

認同九華山地藏塔位置，藏密在眾山的拱衛保護之中，靜謐不被打擾。佛門子弟都懂的道理，為人子者更須知矣。

四圍山脈包卷中心點的空間形式，在風水文獻中，有花瓣包裹花心的比譬，如《雪心賦》：「重重包裹紅蓮瓣，穴在花心；紛紛拱衛紫薇垣，專居帝座。」以山巒的層級環裹，比喻成片片舒捲的花瓣；所包藏的中心位置，則比擬成將來可開花結果的花心處。¹⁶⁹歷游書寫中也有相似的觀看方式，如 游五台山記：

(華嚴)岭既嵬峨，下視塔院如一脫穎錐。又知台山如五瓣蓮花，飯仙山左，則青烏氏所謂「瓣心卷阿」者也，有大力者負之而趨矣。¹⁷⁰

將一座一座坐落大地之上的山脈，看作層層的花瓣，而以包拱在內的腹地為理想良好的空間地點，季重用「瓣心卷阿」的風水術語稱呼之。

吉美秀麗環境的尋找和評價，不止用於墓葬地點的選擇，它也同時可以應用於人類居住建築的選址和布局上。季重游山，山林中最常引人駐足的人為地景，無過於寺廟道觀，如季重說天台山帛道猷所建的萬年寺，也是以包聚風氣與否的角度評價之：

八峰團拱，雙澗合襟，能於花瓣中自開一平局，風氣所聚也。¹⁷¹

八山環抱，兩水合流，自是具備了山環水抱理想的空間條件。或者是山勢環苞，明堂開闊方正者的空間描寫，也都是以風氣能否藏聚的準則，加以考慮，如天台山的天封寺：

一絕徑至天封寺，溪田廣正，藏納苞聚。¹⁷²

¹⁶⁸ 王季重：《文飯小品》，頁 266。

¹⁶⁹ 關於唐朝卜則魏《雪心賦》此段注文的解釋，請參看漢寶德：《風水——中國人的環境觀念架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二卷第一期，民國 72 年 6 月，頁 135。

¹⁷⁰ 王思任：《文飯小品》，游五台山記，頁 326。

¹⁷¹ 王思任：《文飯小品》，游天台記，頁 285。

藏風聚氣是風水擇地的最高指導原則。而在實際探勘地理形勢的過程中，要完成這個目的，則各個風水觀看者，其實都會有自己一套對地理空間的詮釋，因此雖然同樣要求藏風聚氣，但每一位風水觀看者，甚至空間的使用者，對同一地理空間的判斷，即可能有不同。季重歷游書寫中，也提及這種對空間形態有不同評價的觀看經驗。如 游廬山記：

過青蓮靜室一茶，渴肺感激。上一岭望鄱湖，雲靜波明，返照如錦綃薄射。此五老咽戶，住山人謂氣不藏蓄，反不庵此。¹⁷³

季重認為是五老咽戶的好位置，住山人竟認為氣不蓄藏，移庵別處。納悶之餘，季重倒也不堅持，不解釋自己的看法。但也有流露惋惜甚至攻擊他人誤判地勢，堅持自己判斷的時候：

大漢陽峰發為金輪，金輪峰下為歸宗寺，此吾家右軍守潯江時居停處賓人者也。堂堂正正之局，風氣鞏藏，土壤膏美，乘地利者不此之求，而傍濤打麓輟之崗，吾不知其何見？¹⁷⁴

有僧卜地，鹿為引至，名鹿野，改為黃龍潭，僧律嚴，山木不得折一枝，折之，必訟至枝長而后矣，以故叢林苑密。予過其巔，徘徊不忍去，是風氣之所鍾也。天池東林俱逆關苞之，廬龍面發者，歸宗為大；背發者，黃龍潭為正，請存斯目。¹⁷⁵

廬山的歸宗寺和黃龍潭，季重堅持此兩處才是廬山風氣所鍾，才真是以後可以發展的好位置。

當季重以風氣團結與否來評價地裡空間的完整與否時，有些屬於後見之明

¹⁷² 王思任：《文飯小品》，游天台記，頁 289。

¹⁷³ 王思任：《文飯小品》，游廬山記，頁 337。

¹⁷⁴ 王思任：《文飯小品》，游廬山記，頁 339。

¹⁷⁵ 王思任：《文飯小品》，游廬山記，頁 332。

因為此地的繁盛，當時仍在發展持續中，如他對杭州上天竺的稱美，有些則屬於預卜認定性質，如他對上天竺附近地點的評價，對家鄉一處好地點的指示，都較接近風水術師吉地的找尋，而如果人們接受這個地理形象的認知判斷，便會開始墾殖管理這片土地：

觀大士道場，水則南海，而山則上天竺，在北高峰麓，風氣團結，龍虎會合，宜其香燈之盛也。 有一聚氣之所，庵之可以得道，內湖外江，予特訪之，留待緣人。¹⁷⁶

北岸橋領，有一庵處，會稽山陰之山水，大會於此。吾欲得數畝，結飛樓百尺，讀書其間而無力。留示來者，不必吾子孫耳。¹⁷⁷

風水理論相當重視山川形勢、地理脈絡和明堂穴位關係位置的辨明。尋認完整地理空間的過程，在論述上有順逆尋法的差別¹⁷⁸。季重歷游書寫中，也曾提及對山脈來龍，過峽形勢，明堂廣狹的觀看：

相與看其來脈，則過峽不啻蜂腰，龍既穿障，而巽筆一枝特秀。惜明堂稍逼，異日法林燈續，當有文字知識在此 教。¹⁷⁹

第三節 山川孕靈的自然觀

¹⁷⁶ 王思任：《文飯小品》，游杭州諸勝記，頁 268。

¹⁷⁷ 王思任：《文飯小品》，先後游吾越諸勝記，頁 279。

¹⁷⁸ 所謂順尋法，指自祖山而下，逐層審視龍脈的形勢，而至穴場，再觀察四周山形及朝岸山與水勢，以驗穴場結作之吉凶。逆法則先至穴場觀察形局與砂水的完整性，先作初步的吉凶判斷，如為吉，則上溯其源，尋祖與宗，以驗來龍的真假與脈勢的強弱，以了解穴場的真假。見李文孝：《行家風水知識及操作體系之研究——以《雪心賦》為例》，東海大學建築所碩士論文，民國 87 年 7 月，頁 40。

¹⁷⁹ 王思任：《文飯小品》，游清遠禹峽飛來寺記，頁 350。

《游喚序》：「天地之精華，未生賢者，先生山水。」¹⁸⁰ 通明亭記：「山川孕靈，固在血肉之先。」¹⁸¹ 都將大地自然的靈秀特質，提舉在血肉之軀的賢者之前。透露季重對山水自然所懷抱的景仰敬重態度，已帶有道德、宗教的情懷在內，而不單純只是審美感受的經驗，或山川陵谷之條理的客觀觀察。

山川孕靈的自然觀，和柳子厚《永州八記 小石城山記》¹⁸²亦云「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微有不同。柳子厚是在被貶謫的惴慄狀態下，發現山水之嘉美。山、石、潭、渴的發現，是無意無心中，意外的一步一步發現之，親近之，感受之。是賢而見辱者在棄地蠻荒中發現山石之嘉美亦遭棄擲的知音相遇。相同的際遇，讓柳子厚賢而被擲的感受，得到抒發。天地有靈是在天下竟有如此巧妙安排的驚訝中，所發出的不平與委屈。山石的被賞，建基在子厚自身遭遇被棄擲的喟嘆上，無疑的沾染了子厚當時鬱抑悲咽的情感色彩。季重評其為：「記自柳子厚開，其言鬱塞，山川似藉之而苦，吾何取焉？」¹⁸³造物者之靈奇，就子厚而言，是被迫不得已的接受(甚至仍是懷疑)；就季重而言，則是主動積極的認取。因此，同樣是良材不為世用的遭遇，面對夷狄地山川之美，《永州八記》中子厚抒發的是不為中州人所賞，勞而無用的棄置；季重則是從山水靈妙，不可草率應付的態度下，以蒐羅天地大美的精神，出門去天地自然中，尋求各種與所觀之物對待相得的關係，以印證山水孕靈的觀點，再將之以文字書寫披露出來。

山水自然的背後，季重相信有流動自由的氣的存在，氣和日夜生活其上的人，乃至所有生物，存在著氣息感通、相互交流的可能。山水形相的底層，山水是靈性，有其自主性，也有人格化的傾向，甚至是可以交通談條件的。也是關於這些態度的書寫，讓季重的歷游作品流露趣味、遊戲的筆墨氣息。視山川現象包孕生意，應該不僅是基於修辭目的，將山水擬人化，以期文章更形生動的效用而已。它更可能胎息自中國文化中，久遠以來的山水孕靈含情，萬物有生，¹⁸⁴足以

¹⁸⁰ 王思任：《王季重雜注》下冊，頁 634。

¹⁸¹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361。

¹⁸² 王文濡校注：《古文辭類纂評注》三，卷五十二，台北：中華，民國 62 年 7 月。

¹⁸³ 王思任：《南明紀遊序》，《王季重雜著》上冊，頁 352。

¹⁸⁴ 方東美：《中國人的人生觀 第二章宇宙論的精義》，台北：黎明，民國 69 年，頁 16-17，「萬物有生論」，宇宙在中國人看來，是精神現象與物質條件融會貫通、水乳交融的生命境界，物質可以表現精神意義，精神也可以貫注物質核心，世界萬有，一切現象都孕藏著生意，沒有任何事物是真正冥頑不靈，僅具色相物質條件的。

與人相比譬的宇宙自然觀。

觀泰山記：

維天東柱，障大海，鎮中原，鍾賢聖，興雲物，潤兆民，府神鬼，變化無方，奇不在一泉一石間也。此不可以游賞，而可以觀。善觀者，觀其氣而已矣。孔子觀之曰：「渾然」，孟氏觀之曰：「浩然」，俯察厥理，各有所會。

「登泰山」孔氏意也，「小天下」則孟氏意也。若予之意，止在泰山一片青也。今而後，予之腹其空洞矣乎！¹⁸⁵

泰山之奇，在其氣之變化無窮，可以障蔽大海，威鎮中原，鍾靈聖賢，興起雲物，潤澤生民，治理鬼神。它的發散均霽，乃普被萬物，而不只在單一的一泉一石上。而泰山氣之渾厚浩大，無可名之，也唯有善觀者，方能相應。《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盡心上），季重認為，聖賢人如孔子意只在登泰山，故較重內蘊意之「渾然」，孟子意則在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較偏外顯意之「浩然」。此正是俯察厥理，各有所會。季重個人則被泰山之浩大青蒼，空漠杳漠所感動。山川之奇，正待解人會心。

地靈則人傑，自然環境會對人的氣質產生影響，孔孟氣質之靈秀，即是泰岱鍾靈所成，故又曰：

或曰孟母夢泰山神乘雲至峰而墮，乃生孟子。由是觀之，孔孟之秀，皆泰岱所鍾者也。¹⁸⁶

山川之靈奇，既在解人會心，則所描寫賞會之山川，也正是自身情志關懷的投射，像其《游喚 游天台記》的評論，其實反映季重所熟悉、關心者在文章取士，因此對天台的品評，會重在品第甲乙的審美賞會上：

外史氏曰：予游天台，蓋操一日之文衡矣。賴仙佛之靈，風雨無恙，得以搜閱峻事。略用放榜例，品題甲乙，與諸山靈約，矢諸天日，不敢有偷心

¹⁸⁵ 王思任：《文飯小品》，觀泰山記，頁317。

焉：

文章胎骨清高，氣象華貴，萬玉剖而璧明，萬繡開而錦奪，崑崙嫡血，奴僕群山，仙或許知，人不能到，所謂瓊台、雙闕也，第一。

磅礴渾茫，從天而下，不由父師，立參神聖，雄奇之極，反歸正正堂堂，吾畏之，終愛之，石梁瀑布第二。

天繪巧妙，鬼斧雕鐫，腹字多奇，令人解頤殫步，能品加入神品，明岩第三。

孤月洞庭，正爾寂照，忽有天山萬里雪一夜飛來，此曠世逸才，國清第四。惚恍幽玄，不記何代，片時坐對，人化為碧，桃源第五。

繞腸雄氣，滿腹古文，郁郁蒼蒼，扶餘窮北，萬年寺也第六。

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不險不奇，奇絕乃險，斷橋落澗第七。

醉筆橫披，英英玉立，不與絳灌為伍，名士也，但才氣太露，煙火未除，屈置稍後，赤城第八。

孤芳獨咲，不求賞識，然奇矯無前，人人目攝，寒岩第九。

清新俊逸，居然道骨仙風，是瀑水岭下數家，未有知名，當亟拔之第十。

魄張力大，有如天風海濤，夙領台山之譽，華頂第十一。

因宜適變，曲以微情，藏若景滅，行必響起，高明寺幽溪第十二。

望之甚奇，即之甚平，別造一格，高下倒置，桐柏宮第十三。

停勻沖粹，淡日和風，輕入長春之圃，實稱其名，天封寺第十四。

句句番語，字字鬼才，別有僻腸，不得以文體而黜之，神仙趕石第十五。

187

此處季重對天台各處山川次第的排列，首先強調自身之公正客觀，所品評者乃各得山川之情，而不敢有私心曲庇。其次，對山川的品題，則以人品及畫品的審美評鑑文字題評之，如稱瓊台雙闕是「仙」或許知，人不能到；說石梁瀑布，從天而下，不由父師，立參「神聖」；說明岩是「能」品加入「神」品；國清寺是曠世「逸」才；赤城山是才氣太露，煙火未除的「名士」；瀑水岭下諸家，是「道骨仙風」等等。

¹⁸⁶ 王思任：《文飯小品》，謁孔林闕里及孟廟記，頁 319。

即偏重人對天台各個角落中，獨立具體，各具特質之山水，如瓊台雙闕、石梁瀑布、明岩、國清寺、桃源 的心領神會。此時，季重心目中，山水所孕之靈奇，是奇在一泉一石；和他在 觀泰山記 中所體會到泰山之浩博大氣、普被萬物的經驗，有明顯差異。

亦即，季重此時的歷游經驗中，對山水之包孕靈性，是以「人」去相比譬，相理解的。將山水擬人的態度，也表現在《游喚》的其他篇幅中。因此，季重所看到山水的精神特徵，其實也就是他自身對「人」之特色、本質的了解、嚮往所投射而成。如他強調山水的自主性，聰明有力，及人與山水溝通解釋的可能，即是以人的個性加以揣摩、設想山水的性情。山水之孕靈，在這些篇章中，並非代表有一高於萬物之造物者存在。這些篇章中所書寫的山川靈性，是和個人的性情相似相通的。

山水的自主性，表現在它可以自由選擇是否要與有身體污穢的世俗人交逢、相認識，而它的抉擇也決定它的否泰時運：

吾聞之劉涇，仙鬼惡聞涕唾聲，則力能秘吝之。 夫山水靈物也，其生長否泰各有時。¹⁸⁸

奇特山水的天然形成，也由它們自身的聰明強有力所引起：

泉石之奇，皆泉石之聰明強有力所自致者。泉不安於泉，躍而為瀑布¹⁸⁹

山水既有靈明氣性，便擁有人般的脾氣，和世人相處時，其中可能有誤會的產生，但也可以有解釋的機會：

瀑以為侮予，遂盛氣相加，腥風惡雨，仆人旋舞，且呼且逼，似不欲寓人一瞬者。予曰：子毋然，我勸爾杯酒，三秋月，還當著故絹衣，向君從容食白粥也。季中語之曰：山陰道上人，其言咄咄，吾輩一日東道主。于是

¹⁸⁷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99。

¹⁸⁸ 王思任：《文飯小品》，瑞安仙巖記，頁 283。

¹⁸⁹ 王思任：《文飯小品》，瑞安仙巖記，頁 281。

雨漸撤而瀑怒稍戢。¹⁹⁰

在季重的歷游書寫中，山水自然既一方面具有高人一級的尊貴位階，另一方面則又有如人般的性情個性，可以與人相知相識，相得相賞，但也可能與人話不相契。出游目的就季重而言，主要在意識到自然山水乃天地之精華薈萃爐冶而成，因此季重往往抱持珍賞尊重的態度與之溝通。自然山水甚至佔有凌駕人之主體位置之上的地位，需要人主動積極與之相通以明，才能保持通暢和諧的通感來往。人與自然山水，不通則不明，須交通來往，才能彼此相得的看法，季重《通明亭初記》曾有申明：

去吾廬之東十武而近，有隙地半宮，于是臨流相度，積石為丘，構亭其上。亭成，而榜之曰：「通明」。

客曰：「何居乎其通明也？得毋謂巽齊離見，木交火禪，取《易》之義，與形家合乎？」

王子曰：「義矣，而未該也。天地萬物，有生之後，俱各章章，而與我不相通，則穆忝隱閔，暗沕晦墨，而還其渾沌。即以人我論，莫明于人矣，然而不通之不明也。吾昔游京都廟市，遭五方之冠蓋，其官爵姓氏，須眉某某，亦既無可冒蔽者矣，第肩摩踵接，略不揖拱。入深山，見似人者而喜，相與招呼款戀，一傾刻而得其家室之事。非野人之靈捷於冠蓋也，通與不通之故也。今夫山川孕靈固在血肉之先，其傲兀之氣，即相對而不肯下。始吾游於此地也，岩壑位置非不分明，覺與吾話言不洽，酬應無序，徘徊四望，各渙散底滯而不相蒙。自有此亭以通之，于是乎有君臣賓主之分，于是乎有朝迎環衛之情，于是乎有貢陳酌贈之禮，于是乎有翔舞踴躍之節，于是乎有韻流響應之聲，于是乎有納牖排闥之好。由此而進之，朝煙夕靄，涼風美月，四氣之和，百昌之媚，莫不以各正者保合于此。其為通也，不已暢乎。」¹⁹¹

¹⁹⁰ 王思任：《文飯小品》，瑞安仙巖記，頁 281。

¹⁹¹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361。

以京師內冠蓋權貴，形相接近，但由於彼此倨傲，不相溝通，反而比不上鄉野鄙人，略一交接，招呼款待，無所隱瞞，而能彼我融洽相歡。可見人與人相得相樂之前，溝通來往的重要。季重以人我相通的關係模式推展到人與自然山水的關係上，因此也主張交通來往。只是，何以建亭，便能使會稽、山陰、暨陽諸山褰袖而朝，使眾水蜿蜒繞會，灌木柚梧，翠羽穿弄，雞鳴桑巔，一時得賞，使君臣賓主之分，朝迎環衛之情，貢陳酌贈之禮，翔舞踴躍之節，韻流響應之聲，納牖排闥之好，皆能層次分明，秩序井然呢？

季重之意，可分三層說之。一在亭的地理位置的理想，二是亭台建造所傳達的「交通」人與天地自然的意念上，三是達到人與自然相得相和的美感經驗上。而此三層，也有其先後次第，「由此而進之，朝煙夕靄，涼風美月，四氣之和，百昌之媚，莫不以各正者保合于此。」：

未建亭之前，此處山水岩壑，一盤渙散，亭的位置即此處山水的好地點，尋得此地點，自此位置觀山看水，則山水之條理脈絡，一一浮現。這是季重以堪輿形家空間觀，尋看山水理想位置的例子。

理想風水空間若能尋獲，則因亭之建，重新傳達人冀想與當地諸山眾水溝通的意願，其實即是天人交通的意想，則人與自然的溝通往來，自能揖讓有序，互通有無，平等互惠，通暢和宜。

更進一步，虛敞亭台，能達到有限的人與外界無限的自然景物，自由相含納的美感享受。人處亭上，四無障蔽。大自然的朝夕煙霞，美月涼風，翠鳥穿林，雞鳴桑巔，四氣之和，百昌之媚之諧吉日新，咸能讓人領會大地自然的流動、無限與美好。

第五章 歷游書寫中寺院經驗的描寫

歷游書寫中有幾處篇幅涉及與寺院接觸經驗的描寫。

座落在深林清野的精舍庵院，是出門往觀峰澤山卯必經之地，甚至，寺院的地理景觀，庭園布置，本身便是出游目光停駐留連的焦點所在。歷游書寫中所描寫的寺院經驗，不僅描繪了寺院的地理景觀外在形相，也陳述了寺院內層運作的圖像及自身與寺僧接觸的經驗。其中尤以西山寺院寺僧與京城皇宮宦官的結合關係，著墨最深；對京西名僧的勢利習氣，語多不滿，流露較多嘲諷攻擊的情緒，則可能和他少時貧困出游西山寺院卻遭差別待遇的經驗有關。他對西山名僧作風的不諒解，使得他對西山寺院的觀看，另有一番特殊評價。

宗教的神話傳說，是季重游歷寺院時，通常會聽到的故事。如五台山關於文殊菩薩示現的傳說，各寺廟便有各種神異的版本。面對各寺院傳之久遠的神異傳說，季重一方面肯定自身親觀為證的態度，同時也承認個人經歷的有限與不足；

大致抱持真幻隨境，能解皆覺的態度會通之：「妄言之姑誠聽之，何傷？」

季重雖曾皈依蓮池師，也曾研閱禪宗內典，但他並不是佛教修行者，其歷游書寫中也罕言及佛教見解。然而從他豐富的出游寺院，及與僧人應接的實際經驗中，他已敏感發覺佛教修行者的合宜空間，應適度與富鬧世俗之地區隔，賦命清兀，得遂其高。比如他認為廬山由於地理空間上和城市的距離，人跡罕至，便圈圍出一個宗教修行上的優勢空間。

第一節 京西名僧，勢與利領之

游西山諸名勝記：

松龕一士曰：天下名山，寺領之；天下名寺，僧領之；天下名僧，勢與利領之。官曰游，士曰撞。天下僧皆勢利，而京西更甚。其相遇時，面目有迎拒焉；其相揖時，肱膂有敬肆焉；其相飯時，煩簡有器數焉。凡縉紳游，取儀部一檄，敕皂隸和尚，先期往，如會同館符發，處處皆應矣。傷哉士也！飽時飽殺，餓時餓死。即至其處，有名勝，僧不語也；有精舍，僧不止也。游何容易！士何可游！師行而糧食，食不給，師潰矣。¹⁹²

季重十八歲時，曾與其兄大然，寄居京西罕山靈福寺，攻讀舉業。《自敘年譜》：「是秋，先生同四兄大然，往京西黑山會下庄靈福寺中讀書，有松龍蟠擎曲。」¹⁹³罕山在山西省壽陽縣西，即 游西山諸名勝記 開頭自敘出游因緣所云「予讀書罕山松寺」、文末自敘歸所「去靈福寺里許，而五人踏月還罕山」處，地理位置和北京西郊的西山相接近。

但 游西山諸名勝記 一文，不明載寫於何時，應是包括中舉之後，數次出游經驗的綜合書寫。而這則他對寺廟不公平待遇的批評短論，混含受傷與牢騷氣

¹⁹²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42。

憤甚至攻擊的情緒，則可能來自年輕時貧窮又尚未成進士前出游京西名寺的寫照。根據 律陶序 自云：「少貧攻舉業，居長安肥錦之街，解腹探腸，縷縷濃熱。忽從友人所見靖節先生集，持向西山松風下讀之，寒胎夙契，不覺雪洽冰權。」¹⁹⁴可以略知他攻讀舉業時物質的匱乏，與眼見繁華都城，種種寬綽富裕的生活景象對照下，內心所感受到的波瀾起伏。這則關於西山寺僧的短論，明白舒發他對寺僧勢利對待的不滿。記錄了少年未經世面時某種對宗教空間的理想純摯期待與試探，被現實刺傷之餘，季重自會調整他對西山寺院與寺僧的看法。即便中進士之後，再游西山，已能享有諸多斯文款待時，季重也不時流露其冷靜觀察下，對寺僧、中官動機的嘲諷語氣及不信任的態度，整篇 游西山諸名勝記 即在這種個人經驗所主導的觀看態度下寫成。當然，這種看似個人的經驗，在晚明社會可能具有相當普遍性，而能獲得當時讀者的共鳴同感，因為，在《文飯小品》中，它被擺在卷三游記(一)第一篇的重要位置。

西山大寺小庵之間，有從屬附庸的上下權力架構，因此若有大寺寺僧關照，走到偏僻小庵，也能倍受禮遇招待：

又二宿而游所謂壽云庵者，詰曲僻處，櫻桃林迷綠，止有絲水豁豁，飛花歌鳥。一少僧出迓，新供甚腆，若豫待者，則寧公有庄戶敕之耳。西山小庵皆附庸于大寺，只語片字，其應如響，素所約束也。¹⁹⁵

又或者是之前已經有過交際應酬者，他們甚至會特闢個人的書房待客，以豪奢的皇家飲食侍候：

寺主清寥，秀冷雅特，骨見衣表。向曾乞予一聯，見予到，快極，延入精舍款之。次早來省，則延入其虛白堂，看蘇黃等跡，關荊等畫，皆吳閩門頭哄物也。仲容、大然俱好好。吾亦與之為好好。顧明窗淨几，文魚巧鳥，竹媿媿數十竿，引山澗繞戶下，苔藻芷菰，高榆深柳。架上古書亦稍備。此僧殊不俗。俄而內炙大供，烹鯉魚鱉，出米汁幾種，皆行家，不知其解。

¹⁹³ 王思任編，王鼎起、王霞起訂：《王季重先生自敘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頁 302。

¹⁹⁴ 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下，頁 771。

¹⁹⁵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40。

蓋去皇姑寺里許，一請而至也。¹⁹⁶

對來往應酬底層差別待遇的敏感，讓季重描寫妥貼照料他們的僧主，口氣總帶著幾許揶揄的氣息：

寺僧本寧韶令妥妙，似家有長子。然其生也與予同物，周旋愛敬，使予不可堪。¹⁹⁷

季重也記錄數則親眼所見僧人生活的養尊處優，戒律的置若罔聞：

(香山、碧雲)兩寺長俱大奉，變妻肥酒，逃客自兀。¹⁹⁸

(嘉禧寺)俄而內炙大供，烹鯉魚鱉，出米汁幾種，皆行家，不知其解。蓋去皇姑寺里許，一請而至也。¹⁹⁹

淨德寺，寺僧本寧韶令妥妙，似家有長子。頃之村酤饒餼，有魚二尺者三頭，為煤窯戶所登，不解食而奉之窯主，即寺僧也，人生口腹緣如此。²⁰⁰

季重對寺僧自奉優渥，不持戒律的批評，三言兩語的存實記錄中，傳達一位非修行者的疑惑與鄙夷。季重所記僧侶婚嫁，葷食飲酒，甚至從事傷生事業等與佛律不甚相近的生活行為，不只是西山寺院的現象，五台山²⁰¹、焦山²⁰²亦然。

¹⁹⁶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39。

¹⁹⁷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40。所謂「其生也與予同物」，指二人年月日時相同。王思任編，王鼎起、王霞起訂：《王季重先生自敘年譜》：「京西磨石口淨德寺僧本寧，與先生年月日時俱同。」，北京：北京圖書館，頁 320。

¹⁹⁸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37。

¹⁹⁹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39。

²⁰⁰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40。

²⁰¹ 王思任：《文飯小品》，游五台山記：「台僧彼此婚嫁，習以為常，而伽藍若罔聞之，豈佛不校此輩，故作平等觀耶？」頁 325。

²⁰² 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下冊，游焦山記：「山如鱉伏，而裙帶間妙有茸疇，各禿官于藤蘿之際，且漁且耕，而又且畋。」台北：偉文，1977，頁 555。

西山堂皇偉麗的寺院寺僧，早已習於和權貴名流打交道，貧窮的讀書人在他們心中是不佔份量的。所謂權貴名流，即包括宦縉紳，皇親貴族。

西山自遼金以來，至於元代，由於地近京城繁華之地，建造無數的佛寺名剎，也是皇室顯貴最易游駐之名勝。皇室貴族除了造寺，「度僧為替身出家」²⁰³也傳達了當時朝廷皇家對佛教的理解與信奉方式。而西山正也有一位代替短祚的光宗皇帝出家持戒的僧侶，季重《游西山諸名勝記》即載：「至磨石口承恩寺主萬庵，是剃頭衛玠，代光宗捨佛者，宮梵若忉利，飲食器用，不移而具。戒律甚謹，酒肉不至。」²⁰⁴

明代時的中官，更是熱中建廟。《日下舊聞考》：「都城自遼金以後，至於元，靡歲不建佛寺。明則大璫無人不建佛寺，梵宮之盛，倍於建章萬戶之門。」²⁰⁵

中官翻修、擴建小庵成大寺，或築造新的寺院，季重認為他們是關心自身死後，彼岸形骸靈魂的安頓：

（洪光寺）看鬼斧劈天，五丁鑿嶂，皆大璫鬥金錢幾百萬萬，謀其埋骨受羹之壘。佛前而身後之，以僧為子孫，以寺為家。²⁰⁶

除此之外，也與朝廷皇帝，皇太后的獎勵有關。明朝皇帝多有頒發巨額錢財廣建寺廟的風氣²⁰⁷。而中官也由於資源的掌握較便利，因此建寺出手闊綽：

大會亦大璫卜藏之所，其院落廣四畝，皆玉石所方者。此石產於大石窩，惟中朝墀路可得。十騾可曳一丈，不知費幾許白鏹才構此。²⁰⁸

大會盡以珍貴玉石整治而成，自也只有皇家財勢方能構築。精淨潔亮，在月光的映射下，猶如水色潤澤，「夜坐時，月來射石如水，其淨如拭，僧不蓄一帚

²⁰³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 27，釋道 釋教盛衰，台北：偉文，1976，頁 1792。

²⁰⁴ 王季重：《游西山諸名勝記》，《文飯小品》，頁 239。

²⁰⁵ 楊啟樵：《明代諸帝之崇尚方術及其影響》引，包遵彭編：《明代宗教》，台北：學生書局，1968，頁 289。

²⁰⁶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37。

²⁰⁷ 參見楊啟樵：《明代諸帝之崇尚方術及其影響》，包遵彭編：《明代宗教》。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 27，釋道 釋教盛衰：「逮至今上（神宗萬曆之世），兩宮聖母首建慈壽、萬壽寺，穹麗冠海內。」台北：偉文，1976，頁 1792。

也。」，又云：

予謂同行：此地只宜打滾，宜蹴丸，宜拳棒，宜放炮仗，宜摸蝦兒，宜抽陀螺，宜勒空鐘，尤宜踢毬子。大然掃之曰：『弟即不言參禪作文字耳』，予曰：『正參禪作文字多一想也』²⁰⁹

表面上以各種熱鬧遊戲描述佛寺的娛樂功能，而故意不提寺僧的日常功課乃參禪作文字。笑鬧文字的底層，其實充滿嘲諷。

中官建寺，自不只西山一地。季重在《游五台山記》中也曾提及：

過數里為普門精舍，地新福，佛貌精好。中官各欲爭勝，則內帑之力可頒。

²¹⁰

可見其勢力延伸。中官造寺，務求精好莊嚴，部分來自朋輩之間互相詡賽，各欲爭勝的心理，部分亦是為了贏取朝廷更多的款項挹注。而其任意作為的作法，也被講究堪輿的季重所批評：

(洪光寺)不講堪輿，不問孤旺，一作百作，互相詡賽，蠻強歪扭，而共為之者。²¹¹

中官在西山的建寺，季重曾評其為「可笑亦可喜也」²¹²，可笑者在他們互相詡賽心態下，一作百作，蠻強歪扭；可喜者季重並未直言。或許在他們翻修、新添精整玉麗寺院的建築過程中，也確實留下讓人神情開滌的空間環境，符合士人眼中禪院當有的隔絕塵俗的清杳與高曠氛圍罷？

玉石整治的寺庵，潔淨無土塵，明月相映，潤澤若洗，澗聲清遠入耳，得忘機友相與夜話，入夢恍惚清杳。若爾不談對寺院人事接待層面的冷靜明察，西山

²⁰⁸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40。

²⁰⁹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40。

²¹⁰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325。

²¹¹ 王思任：《游西山諸名勝記》，《文飯小品》，頁 237。

²¹² 王思任：《游西山諸名勝記》，《文飯小品》，頁 237。

中峰庵空間環境的清美與空明，季重亦爾不能忘情：

中峰庵 庵當兩寺中，視遠更 漾，盡石所砌，無一土塵。白月空行，
高天如洗，兩水澗聲清落，談至午夜方寢。夢寒境杳，神情開滌，此西山
絕勝處也。²¹³

古舊寺院座落於松林冷煙，蒼石斷崖，洞濕藤纏的環境中，得大自然山水的
「減」色，因而發揮了清涼散的作用，也讓季重有「一宿萬空」洗滌塵鄙腸胃的
感受。如西山潭柘寺般：

然予所喜者，虛閣松濤，斷崖石雨，冷煙鐘滯，古洞藤纏，一宿萬空。²¹⁴

西山嘉禧寺寺主清寥的虛白堂，細緻巧思。堂號虛白的命名，或即《莊子
人間世》：「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意。架上古書蒐集的齊備，東坡、
山谷的筆墨，關仝、荊浩的畫作蒐購，也讓人推測其交游的文雅。季重雖對其人
頗有微詞，但其堂室的空間布置，也見用心，的確不能一筆抹殺。只是在「此僧
殊不俗」的評價下，對其跡雅心俗的批判，則更深刻而嚴厲：

顧明窗淨几，文魚巧鳥，竹媿媿數十竿，引山澗繞戶下，苔藻芷菰，高榆
深柳。架上古書亦稍備。此僧殊不俗。²¹⁵

第二節 真幻隨境，能解皆覺

季重歷游書寫中，時常透露他對身觀視看，親身經歷的重視。寓目為實的態

²¹³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37。

²¹⁴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42。

²¹⁵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39。

度，也表現在他對宗教神話的詮釋中。 游五台山記：

文殊三身示化，應現有方，掌握恆沙，毛吞無盡，而骨俗緣輕，如飛蓬之子，何能窺其萬一？即輪光燈采，妙明圓應商英所旦暮遇者，而不得一快睹，不敢誑來茲也。²¹⁶

對五台山文殊菩薩的示現，謙言尚為塵俗中人，因緣淺薄，以至未得一睹；即使前游者如商英等人，在很容易的狀況下便看到的瑞應景象，²¹⁷也因為並未親見，所以不敢胡說。但雖未覲面，卻並不表示傳說盡屬虛妄。 游九華山記：

禮地藏殿，隨喜其塔 白墪之事，似若荒唐，然青泥可食，于傳有之。予幼游盱江從姑，有米脂二穴，氣每臭人，仙佛作戲，不可以腐斷也。²¹⁸

青土供眾食的傳說，儘管荒唐難信，但季重認為，一者史傳有載，²¹⁹二者以自己游米脂二穴的經驗為例，則天地之奇，確有超乎人的意料之外者。不能以個人有限而不足的視觀經驗，便輕易否定仙佛的存在；滄海桑田，人之兩眼豈能窮宇宙之變，更是他親身往觀山水的經驗之談：

重游麻姑山記：

予置身三峽橋，已在萬峰際，谷窮天老矣，胡然忽開，大地盡平疇也。是天地原守之位，且不定滄桑流行耳，何論哉？儒者不信有仙佛，以為方平麻姑，悉妄爾。吾不見盱江，忽已四十年，其街廬之存於往者略半也。今茲之游，僅一炊熟，傾千百年後，有妄予數人者，予安能起而救之，以為

²¹⁶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327。

²¹⁷ 鎮澄：《清涼山志》，載有宋朝商英睹靈異事。李裕民審訂，《清涼山志》標點組點校，山西：山西人民，西元 1989 年，頁 83-93。

²¹⁸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66。

²¹⁹ 釋贊寧《宋高僧傳》卷二十 唐仇州九華山化城寺地藏傳 載地藏「發石得土，其色青白，不礮如麵，而供眾食。 龍潭之側有白墪，硃取之無盡。」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三五八釋家類，台北：商務，第 1052 冊，頁 289-290。

實有此數人乎？²²⁰

視覺被山勢迷惑，兩眼畢竟不能窮宇宙之變，可以季重在天台桐柏宮的經驗為例：桐柏宮實在高山雲霧飄渺中，卻因廣野平疇，一片平坦，以致誤以為已出迫仄山路，來到平原。游天台記：

予初在桐柏宮，見平疇衍野，一豁苦礙之目，似入潼關，驟得百二山河者。及回首，瀑落九天，仰視所下嶺，雲封樹滅，而後知桐柏宮地在天上也。予目不過兩寸，惡能窮宇宙之變哉？²²¹

時間變化的流動中，季重以身觀視看的寓目觀，顯豁了「當下」自我與景物一體共有的實存世界。但對時間之流的「過往」，也在自身對實存世界的探索扣問中而得以貞住。宗教的神話傳說，便在這種態度下，得以擁有不迷信，人云亦云，也不因為未親眼目睹，便指斥為妄的位置。

這種對宗教神話傳說「存而不論」「放入括弧」的消極態度，還可以從真幻隨境，能解皆覺的觀點下，獲得更積極有益的人生動力：一是聽者心誠則靈的自我調遂作用，一是神道設教的教化功用目的。游五台山記：

台山共一文殊，而祈媚者各侈一事：羅 寺，曰唐人張天覺見神燈於此；圓照寺，以為舍利實惠我；真容院，則大士現相七日而就塑者；下塔院寺，則云昔有貧女牽犬丐食，遺髮此間，化為金絲而去。總之真幻隨境，妄言之而姑誠聽之何傷？²²²

天台山各座寺廟都各有文殊菩薩示現的傳聞，歷史上是否實有其事，於今已難判斷；即使傳說中有附會添益的情節，目的不外喚起信眾虔誠的信仰。聽者若以誠心接受，則趨善懲惡，於己助益不小。所以說「真幻隨境，妄言之而姑誠聽之，何傷？」觀泰山記 又云：

²²⁰ 王思任：《王季重集十四卷》明萬曆天啟間遞刊本，故宮微片。

²²¹ 王思任：《文飯小品》，游天台記，頁 298。

²²²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326。

從望海石，履仙人橋，窺舍身崖，有大人先生以《孝經》作法律，巨書於石。死之人愚而挺，勸之人古而迂，年年無禁者。何似神道設教，見夢於元君之易從乎？²²³

按元君者，「黃帝封岱，遣七女雲冠羽衣迎昆侖真人，元君其一也。」²²⁴原是泰山當地民間信仰所信奉的神祇之一，香火鼎盛，信眾無數。泰山有一處捨身崖，常有人捨身於此，雖有人以《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的道理相勸，但季重認為方法「古而迂」，未易收效，倒不如以元君託夢相勸，助益較宏。季重意識到若信眾虔誠信仰宗教，則上位者善巧利用，亦能對庶民眾生產生趨吉避害當下立即的實際利益。

至於古代高僧因有佛法修持而得大寺憑空飛來，後世僧眾無修，以至佛寺一夕飛去的神話傳說記錄，則寺興寺廢的無常中，仍托喻佛法修持的重要性乃超邁佛寺啟建地位之上，或許是對無意修持卻一心啟建佛寺者的當頭棒喝。游清遠禹峽飛來寺記：

再上則飛來古寺矣。梁普通中二神化居士，詣龍舒延祚寺，請貞俊禪師曰：「吾欲建一道場，延師於中宿上游，師許之乎？」俊許諾。中夜雷雨大作，質明開戶，則殿宇森列，金相崑然，視之在山峽矣。師乃說偈曰：「此殿飛來，何不飛去？」空中應曰：「動不如靜。」師還方丈，則香花幢蓋，天廚仙饌，悉神運鬼輸至矣。近年，僧不戒郁攸，一夕飛去。²²⁵

第三節 僧俗區隔，得遂其高

²²³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316。

²²⁴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314。

²²⁵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350。

《王季重先生自敘年譜》記載王季重十八歲讀書京西山寺，會晤達觀(即紫柏)、憨山、密藏、月空等異僧，遂兼參《維摩詰經》、《圓覺經》、《楞嚴經》等禪宗內典經義。²²⁶三十三歲時，執弟子禮皈依蓮池師，游杭州諸勝記：「師為予講：受、想、行、識四字，幾數百言，生平得其享用。又敕予作官，以痛苦百姓皮肉為主，異日自有子孫之報。」²²⁷但季重並不是佛教修行者，其歷游書寫中也罕言及佛教見解。只是從他豐富的出游寺院，及與僧人應接的實際經驗中，他已敏感發覺佛教修行者的合宜空間，應適度與富鬧世俗之地區隔，賦命清兀，得遂其高。比如廬山，便具備這樣的地理條件，游廬山記云：

王思任曰：星渚潯陽之間人無幾，奔走市城不暇給。以故予山游不見髮人，互古不見婦尼之足，亦少靚色僧，亦無處得酒肉，賦命清兀，得遂其高。若生於富鬧之鄉，則辱淫喧褻，萬丈之尺短矣。至于霞采幻生，白雲面起，朝朝暮暮，其處江湖之界乎？所謂山澤通氣者矣。²²⁸

江西廬山由於地理空間上和富鬧大城市的距離，使得人跡罕至，似乎圈圍成一個宗教修行上的優勢空間。僧俗的適度區隔，對修行者來說，免避諸多無謂的心緒干擾，如同僧人的戒律一般，其實便帶有保護的性質。

廬山風氣之合宜於隱，酈道元已然言之：「氣爽節和，土沃民逸，嘉遁之士，繼響岩窟。」²²⁹季重亦從廬山山勢之介爾孤獨，但又自矜清貴，不與塵溷，而讚美之：

予登漢陽中峰，見廬山從衡來，橫互五百里，無多也，孤芙蓉矗水上耳。然清貧矜持，不呼援倚，泉峰雲石，自為瓢袖，團而不散，是以奪襟喉陸海之一宮，而幾與五岳訟。²³⁰

²²⁶ 王思任編，王鼎起、王霞起訂：《王季重先生自敘年譜》，北京圖書館珍藏本，年譜叢刊第57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未注出版年，頁302。

²²⁷ 王思任：《文飯小品》，蔣金德點校，湖南長沙：岳麓書社，1989，頁271。

²²⁸ 王季重：《文飯小品》，頁341。

²²⁹ 王思任：《文飯小品》，游廬山記，頁328。

²³⁰ 王思任：《文飯小品》，游廬山記，頁328。

不僅廬山山形如孤芙蓉矗水上，連暗閉深藏的溪流潺湲，樹竹的黧黑條瘦，似也有刻意禁趨與世諧和之意：

忽入萬餘短髯松，穿弄綠蕒如鳥枝，暗塞淙淙也，俄而潺湲，溪亦修行擇杳僻矣。庵前樹黧瘦，竹亦無人世漪媚意。²³¹

季重從溪流位置之偏僻、樹形之黧瘦，竹態之自生，賦予他們自知自主的意願，認為他們是為了修行而刻意採取如此與人相遇之姿。季重似已意識到當自己游觀異地時，實不止異地景物為自己既有觀點所評價判斷，自己亦有成為異地景物所判斷評價之客體之時。則異地景物之不附和我之價值觀點，其實正是他們自我的抉擇。

廬山不止景物帶有避世意，苦心修行者的杳無聲息，刻意擇居深僻處，季重出游廬山的路途中，亦頗見之：

常有誅茅覆閉，聲息杳然，不領名勝，不邇路岐者，此中大有苦心之士。

²³²

相較沾沾自得於世路風光的僧侶，季重對守貧修道者，較有好感，如 游五台山記：

吾獨喜古佛殘鐘，短垣貧衲，寒溫一茗，絕勝得意髯作野狐態也。²³³

季重在 游廬山記 也讚美憨山識地理，能開闢經營一處理想寧靜，與自然相親的讀書修行空間，使憨山雖已不在當地，但其弟子卻能依之有靠，讀書其間，維持了優良的傳統：

憨山識地理，蠻開五乳山，額曰『浴雲』。以五老為左障，殊雄妙，有靜

²³¹ 王思任：《文飯小品》，游廬山記，頁 335。

²³² 王季重：《文飯小品》，頁 334。

²³³ 王季重：《文飯小品》，游五台山記，頁 326。

室，帶泉聽澗者可以老。愍山去，其徒文字讀書，英玉和雅，每室香供，飛鳥依人。摩登伽所攝，豈須咒也！²³⁴

愍山雖為佛教禪師，但也兼通地道，在 徑山達觀可禪師塔銘 中云：「往濬曹溪，以開法脈。」²³⁵ 曹溪祖庭地脈形勢緣起說：「道脈豈不繫地脈耶？」²³⁶認為禪宗衰微與曹溪祖庭之源被堵塞有關²³⁷。似乎在地理堪輿術中，禪僧與中國士大夫共同分享了中國人對自然山水組織形態的詮釋模式。

隱閉的僧人居所，當然不會只出現在廬山，先後游吾越諸勝記 亦記載一則自奉清雅的六如僧居處，其人其境，也讓季重歎賞：

去雲門三里，又有慈雲寺，晉何胤讀書處也，其學井尚存。泉甘而冽，隱蔽萬竹深處。老僧六如有文行，栖其間，予同鼎兒進訪之，柴關松徑，叩之良久，清童延入，師方臨古帖。繞屋梅花數十樹，雪糝粉爛。為予汲井烹茶，相對靜默。一時冷香襲裾，人在碧天界中。²³⁸

寫自己攜子拜訪慈雲寺六如僧，六如僧烹茶招待。先寫大環境慈雲寺的位置、歷史掌故、泉井的特色。續寫自己的叩屋拜訪。再寫六如師所栖屋外的梅樹。又寫六如師待客素樸。最後是整個拜訪經歷的總結。叩了許久才開的門，似有六如師不想受人打擾的意含。而他所居隱的環境：有清甘泉井繞屋梅樹及隱蔽的位置，也能和他清淨的意願相得益彰。不僅如此，他對來訪的客人，也僅止以自奉待客：汲井烹茶，相對靜默。六如師的簡默清雅，季重亦能領賞。

另有一則游訪浙江天台山國清寺，寺僧如虛上人、英公，以朋友相待，相得以樂的經驗描寫，流露季重對此僧友天真交酬情誼的憶念，游天台記：

國清是天台最初寺，名既舊好，而山清，水清，松清，塔清，鐘清，鳥清，

²³⁴ 王季重：《文飯小品》，頁 338。

²³⁵ 愍山：《愍山老人夢遊集》卷 27，台北：新文豐，1973。

²³⁶ 僧懺選輯：《愍山大師集》，台北：佛教，未注出版年，頁 265。

²³⁷ 江燦騰：《晚明佛教叢林改革與佛學爭辯之研究——以愍山德清的改革生涯為中心》，台大史學所碩士論文，1990，頁 97、98、120。

²³⁸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78。

橋路俱清，僧更清，而予所居塔左靜舍益有清。六七日大雨如注，與溪爭響，頗煩聒枕上。躡屐出寺門，峰頭白雲下來，追陪欲語，杖履衣袂間，皆作冷香拂拂。囊中米盡，虛上人磨蕨麩，同入綠坳，拔竹本，討筍燒羹，得飽快，已而天台胡令君饋贈酒具，炙自潯陽，何暇計安邑之累？而家人往市歸，復得溪魚，肥活可人意。遂又邀寺中小友，往壑上飲食。虛上人取石銚，燃竹枝，試予夢茗。有英公能作世語，復能操南音，每一發，雲止溪格，手激泉花，足棹湍雪，蓋止願今生國清矣。²³⁹

國清寺之清，不僅在地理環境的山清水秀，建築物的清潤溫厚，更在寺僧之清雅率真。先是季重糧食告罄，虛上人二話不說，既磨蕨麩，共入竹林拔筍，燒製筍羹，讓季重填飽肚子。後來朋友胡令君的饋贈送達，家人也從市上買溪魚歸來，季重便邀寺中僧友，尋一山谷野餐。虛上人取石銚，以竹枝燃火，為季重烹茶。言語清妙的英公，復嫻擅管弦，青山綠野中操音伴友。天台國清寺與虛上人、英公朋友相處的經驗，讓季重對國清寺有深致的懷念。

²³⁹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91。

第六章 歷游書寫中時空意識的內涵

「感彼松下人，安得不為樂。」²⁴⁰「將子無死，尚復能來。」²⁴¹ 出游活動的本質之一，就季重而言，是一種期望超越生命侷限，脫離日常而平庸生活的牢籠，軼出預知邁向死亡的模式。以歷游書寫刊刻其出游歷險的功業。出游的底層，是冀望成功的挑戰時間的壓力與焦慮。在歷游書寫中，季重常以迎向時間，順應時間流逝，掌握現今當下的姿態出現，而不是背對時間緬懷舊昔。

自追求仕宦以實現理想，退轉下來的能量動力，季重將之轉移到往觀山水、追尋與山水遇合的活動上，「吾嘗掬惠泉洗雙腳板，佞之曰：『曾踏萬峰之頭，不走權門一步。福難消受，禍亦不來。』」²⁴² 他以積極主動的姿態投身到山河大地中，而享有歷游山水大美的福氣，同時也避免掉如果以這種精神投身到政治場合中，有可能遭禍罹難的下場。季重將儒家歷史意識背後巨大沉重的時間壓迫感

對追求不朽與超越的人生期許，藉由仕宦而獲得實現 遮蓋住，將自身仕宦際遇的坎坷不順圈限起來，不讓強烈的時間意識蕩溢到歷游山水的過程中、書寫中。

歷游山水的過程，其實很容易面對到時光淘洗下的歷史古蹟，而史蹟所常興發起人對往而不返的時間流逝本質的悲涼感受，對季重來說，已然沉澱到心靈的

²⁴⁰ 王思任：泛太湖遊洞庭兩山記，《文飯小品》，頁 256。

²⁴¹ 王思任：三登燕子磯記，《文飯小品》，頁 247。

²⁴² 王思任：李道生五游草序，《文飯小品》，頁 435。

底層，已是被擱置、不再碰觸的事實。登臨懷古的時間詠嘆很淡薄，甚至視歷史人物如近在眼前的朋友，召喚這些前游者過去的出游資料至前，談論現今自身歷游所經山水地點的觀感看法。援引歷史人物進入書寫之中，不是用來詠嘆世事的翻雲覆雨、夢幻無常，而是用來作為人與山水的各種相應關係的參考見證。並列歷史上各種性情者以及現今的自己，對此地山水的觀感看法，是一種尊大歷史也尊大個人的作法。歷史人物對山水的看法，是各種關係中的一種，並不是典範性排他性的唯一存在。

季重 游喚序 中自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事畢矣，而又必生人以充塞往來其間，則人也者，大天大地大山大水之所託以恆不朽者也。」²⁴³認為天地萬物乃包孕生氣，靈秀流動者，而山水的含靈俊秀，也惟有具備感應書寫言說能力的賢者，才能相應的將之表述出來。而賢者當然包括歷史人物與山川的關係，及其對山川的書寫顯豁。所謂「山川鬚眉，人朗之也」。

山水大美的追尋，是主動蒐閱的行動過程，而不是身不由己的踏上旅途，因此在傳統詩歌文學中，緣由距離睽隔、年光有限而產生的時空憂患意識，便不明顯。歷游書寫中，季重對空間的感懷，僅是山水之緣的缺憾喟嘆與有福存焉、不可強求的自在解脫之道。所謂「山水之緣，定多缺陷」。

歷游書寫中，自身仕宦際遇的坎坷不順，歷史古蹟或人物，都不是時空感懷的關懷對象。較容易興起時間感懷者，集中在個人出游山水的實際經歷上。如當他看到塔勘鐘殘，秋深僧老時，或來到青少年結識而今已亡逝的僧友其曾落腳的道場時，或重回四十年前與母同游的觀音庵時，面對已接近衰頹傾圮或戛然而止已無法沿續的時間，自我只能縱身宇宙或宗教時間中，才能讓傷感消融於悠悠不盡的大化中罷？宗教、宇宙時間觀點的進入書寫中，通常起於季重想讓個人的時間速度趨向悠緩平善時。所謂「人命倏忽，安得不為樂」。

²⁴³ 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下冊，頁 631。

第一節 山川鬚眉，人朗之也

山川靈秀，待人以彰顯。人不只指與季重同時之游觀山川者，尤其指向時間長廊中曾與某一處所發生關係的歷史人物。不過，過往歷史人物的徵引，不是用來喟嘆時日匆匆，而是用來作為人與山川對待關係的參考例證。所關心者，不在流光的匆逝，而在對山水空間的評價是否允當。

晚明人賞鑑的風氣興盛，對人與物關係模式的重視，在晚明諸多文集中，咸有碰觸。山川佳美，自然也須要佳客賞鑑之、以彰顯之。如文翔鳳 *游城南雜記* 云：「地之精妙在山川，天之精妙在風月，物之精妙在花竹，即就其所值兼之，無佳客賞鑑其妍，與麋鹿禽鳥之出入林卉何異？」²⁴⁴ 即道出佳客賞鑑精妙美妍的景物，是觀物活動中重要的一個環節。陳繼儒 *游桃花記* 亦云：「今桃花近在城齒，無一人為花作津梁，傳之好事者。自余問津後，花下數日間便爾成蹊。」²⁴⁵ 也重視自己的言語文字正可以成為盛開桃花的賞識及傳播者，為花引來觀者無數。都說明可觀之花草、山川和觀物之人，二者之間，實存在著各種遇合的關係。

季重一生出游山水的活動，也是從山水靈妙，不可草率應付的態度下，尋求各種與所觀之山川萬物對待相得的關係，再將之以文字書寫披露出來。

在人與山川的對待關係上，季重首先挺立人主動往觀山川、表述山川的能力。而歷史人物對山川觀看所載錄的詩歌文字，在歷游書寫中，也會被季重拿來和自己的經驗相對照。其中，歷史上聖賢人物或詩人文士對山川的觀看評價，對士人出身的季重，當然是最容易親近熟悉的觀點。而往觀者的性情胸襟，其實左右著他對山川的觀看與評價，則人我性情不同，對山川的感通相應，難免各有所偏，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就自己而言，「山川與性情一見而洽，斯彼我之趣通。」可以成為當自己和歷史上典範人物觀點不同時，自身評價山川的內在依據，而書寫「正人來止，文人來集，酒人腸洽。」古今並存，聖凡雜處，雅俗並集的人與山川遇合關係，也變成一幅出游山川時的真實景像。

游豐樂醉翁亭記 云：

²⁴⁴ 陸雲龍選評，蔣金德點校：《明人小品十六家》，浙江：浙江古籍，1995，頁 335。

山川之鬚眉，人朗之也。其姓字，人貴之。運命，人通之也。滁陽諸山，視吾家巖壑，不啻數坡坨耳。有歐蘇二老，足目其間，遂與海內爭千古，豈非人哉。²⁴⁶

已偏離人對山川形相美感享受的領會，而留意到歷史人物與山水自然關係的互動影響上：滁陽諸山，景致原無佳妙，但因游處其中的歷史人物，如歐陽修以館閣大臣貶謫滁州，不但能淡然處之，還與當地百姓以歲豐民樂相期；後游之人，步履其中，觀其微意，不禁油然而生起景慕之心。山水無奇，是後游者遙想前游者得失物我之間的胸襟氣度，讓外貌平凡的滁州山水成為後代士子文人懷人弔古之地。歐陽修的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也成為後人游觀滁州山水的重要媒介。就人而言，人與天地山川，原本時空當下，彼此平面應對的關係，因為添進歷史時間因素，增加了更多彼此激盪進而產生共鳴的可能，也提供迴向個人生命存在感受的機緣，豐富了人與自然來往互親的關係。就無奇的滁陽諸山而言，則歐蘇二老與他們發生的關係，才是滁陽諸山所以尊貴的緣故呀！可見山水的運命，其實掌握在人的身上哩！*游豐樂醉翁亭記* 中，季重接受歷史上歐陽修與蘇東坡對滁州山水的觀看，但在 *新昌天姥* 中，就不以李白對天姥的觀看為然：

上至石扇洞天，青崖白鹿，葛洪丹兵，俱在明昧之際，不知供奉何以神往？天台如天姥者，僅當兒孫內一魁父，焉能「勢拔五岳掩赤城」耶？山靈有力，寅緣入供奉之夢，一夢而吟，一吟而天姥與天台遂爭伯仲席。嗟呼，山哉？天哉？²⁴⁷

李白曾寫 *夢游天姥吟留別* 詩，季重卻頗不以太白的稱賞為然。言過其實的讚歎，讓已有親臨天姥經驗的季重，甚覺疑惑：明明不過一座矮小山丘，哪裡值得如此歎賞呢？但季重仍相信太白並非蓄意傳訛，而是天姥山靈攀附入太白夢中，悠悠之際，太白吟詠出美麗詩篇，使天姥之名隨太白詩名，流傳開來，甚至

²⁴⁵ 同上引書，頁 632。

²⁴⁶ 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下冊，頁 577。

²⁴⁷ 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下冊，頁 660。

凌駕天台之上。這樣的結果，究竟是山靈的力量？還是天意如此呢？季重頗為天台的際遇抱不平。人對山川之美的彰顯，是否真能時時如實呢？若無法時時如實，則仰賴人朗通之的山川，其命運將更加的不可捉摸了。

青田石門 中以「山川與性情一見而洽，斯彼我之趣通。」為人與山川遇合關係中，當人我對山川的意見並不相同時，打開一條向內在性情扣問，以自己性情能和山川感通來往時為真有所得，並以之為依據的通路：

此窮塢困源，無線通之地，有箭括之天，凶湍險狀，煙絕人稀，赤筋白汗，邪許萬端，以至於此，亦何為者？謝康樂席父祖之資，呼其童僕門生，探峻造幽，伐木開徑，既登石門之頂，遂力營所住。其所云「乘日車、慰營魂」者，以為是皆三萬六千日中之日也。爾時吟中未及飛瀑，豈天故秘之邪？向使得有垂虹滾雪之觀，則功役更當無已，其為累東甌者不淺矣。夫游之情在高曠，游之理在自然，山川與性情一見而洽，斯彼我之趣通。可告來者，石門大苦境耳，蹴一丸泥封之，使隱君子長不知名，亦未為不可。吾不欲附和謝先生矣。²⁴⁸

謝康樂以父祖餘蔭，驅使傭奴，斬叢棘刺竹，取徑登石門之頂，留下詠嘆詩句：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茂林修竹，以清麗詞句記下孤獨寂寞的自己對石門周遭景致的敏銳觀察。季重卻對真實的石門景色，頗無法契合。原因可能是石門竹箭刺天，溪河齒石錯布，洄流漩渦，凶險異常，須耗費無數人力物力，歷險克難，才能登頂，二是登頂之後，寓目所見，光禿困苦，何來游賞？季重從個人歷游觀看實際景致的立場，不願附合進入康樂詩歌所創造的石門世界之中。以自我性情與山川遇合，融洽則互相感通，趣味自顯，否則棄之亦可。

人我性情，各有偏倚：有正人，有文人，有酒人，才稟天賦，既各有所偏，則各人對山川的領會，與山川的遇合關係，當然也就各有所重，各有所得了。永嘉孤嶼 即記載一處「正人來止，文人來集，酒人腸洽。」水中仙山熱鬧非凡，聖凡雜處，雅俗並存的景像：

²⁴⁸ 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下冊，頁 749。

九斗山之城北有江枕曰「孤嶼」，謝康樂所朝夕也。嶼去城百楫，東西兩山貫耳，海潭注其間，故於山名「孤嶼」，而于水又名「中川」。宋蜀僧清了為龍說法解脫之，土其官，而兩山屬。于是起江心寺，而孤嶼反在隱隱隆隆之際。今人不言孤嶼，但言江心寺。寺之左為文丞相祠，丞相曾航海求二王，至寺提詩壁間，八行黑淚，天地無光，今尸其貌，穹隆其語，以為江山重。前有浩然樓，拜先生罷，一登眺焉，而江山于是乎大且尊矣。右為卓侍郎祠。侍郎永嘉人，死靖難節，月午天空，可伴文丞相嘆語，故匹之。方丈中留高宗手書「清輝」二字，懦夫乃有力筆。山故東西塔相峙，而予翔西塔之顛，憩於澄鮮閣，望海山如鐵城，層紫堆青，俱以頭面衛中國。萬里風來，點點從閭瀛中漉過，傾刻飽我衣袂。石帆月竇之間，俱鮪人之所出沒歡呼。海大魚，突起豫且之網，霜跌銀跳，俄而益箸，鮮矣，夫惡知非白龍之肉。海若敕琴高，一犒執事下邪？寺門榜曰「龍海珠林」。王季中飲予酒，令童子歌其尊人《八聲甘州》詞，真有大江東去浪淘千古氣意。寺門前平白如砥，老松疏樾，圖濃染碧，寒落杯中，吹台霞晚，望僧閣俱在竹雲裡。禿禿鶴放，一舸縱還，穩坐天上，眼花雖亂，絕無金魚片浪之憂。正人來止，文人來集，酒人腸洽。然則水中之山，除訖蓬萊，抑孤嶼也哉。²⁴⁹

面對同一個地點空間，細數孤嶼的地名緣由，兼從晉謝康樂以降，與此地發生關係的歷史掌故：包括謝康樂的朝夕相對，宋僧清了的啟建江心寺，南宋末航海求二王，曾於寺壁提詩的文天祥，明初靖難時殉節的卓敬，則因氣節可配文天祥，故匹之，懦夫高宗的提字等。談歷史掌故中也寄寓個人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如稱文、卓二人都是以江山氣節為重，不吝犧牲自我生命的正人君子，季重稱揚他們的浩然事蹟使得江山地位「大且尊」矣。此篇有一半多的篇幅談歷史掌故，隨後則描寫自身與友人在孤嶼宴飲聽歌的歡樂情景。所謂正人來止，文人來集，酒人腸洽的水中勝山。

²⁴⁹ 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下冊，頁 733，此處有闕文，請參閱李鳴選注：《王季重小品》，北京：

第二節 山水之緣，定多缺陷

歷游山水的活動，要能圓滿吉美，須要諸多因緣條件的搭配和合，才可能形成。絕大多數游觀山水的活動都是有缺陷，而無法盡如人意。這是有豐富游觀經驗的季重的心得語。但季重並不因此滯留往觀山水的腳步。他從早期《游喚 紀游引》對出游可以預想之缺陷的努力調整：「予之所謂游，則酌衷於數者之間，避所忌而趨所吉，釋其回而增其美，游道如海，庶幾乎蠡測之矣。」²⁵⁰，到晚期

游廬山記 對廬山之美，仍未能蒐羅齊備，無可如何時的接受：「予于廬猶有餘憾哉！雖然，莫親于父子，莫邇于夫婦，而陷缺之緣，人不得以力爭之，則廬山與予猶朋友之交也。」²⁵¹都表達對出游活動難免有缺陷的體認與嘗試避免之，及努力之後的釋然解脫。

對遺憾的儘量避免和折衷調整，底層其實即是對歷游山水活動圓滿吉美的強烈要求，這是晚明人花費心力極端講究處，²⁵²季重在歷游書寫中，或者羅列許多因緣型態不圓滿處，或陳述季節因素、時間因素、人為因素所造成的各種對追求圓滿極至的破壞，以及自己的折衷調整或自我寬慰，即是這種要求眾美齊備的社會心理下所完成的文字活動。

游喚 紀游引 羅列各樣出遊狀況，也提出自己趨吉避忌，折衷權衡的出游良方：

予嘗謂官游不韻，士游不服，富游不都，窮游不澤，老游不前，稚游不解，闕游不思，孤游不語，託游不榮，便游不敬，忙游不慊，套游不情，掛游不樂，勢游不甘，買游不遠，賒游不償，燥游不別，趁游不我，幫游不目，苦游不繼，虞游不賞，限游不道，浪游不律，而予之所謂游，則酌衷於數者之間，避所忌而趨所吉，釋其回而增其美，游道如海，庶幾乎蠡測之矣。

文化藝術，1996。

²⁵⁰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54。

²⁵¹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341。

²⁵² 晚明人對出游活動的講究，請參看張嘉昕：《明人的旅遊生活》，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9 年 6 月。

游賞山林川澤，曲溪迴流，已是晚明人休閒活動的重要項目之一。參與的社會階層包羅讀書人，仕宦者，經濟優渥或較困窘身分者，也可能閱歷較深的老翁，或者童稚不解事時，既可能成群鬪鬧往游，也或許孤身前往各式各樣的旅遊現象，都有其缺憾不和美的狀態。季重提出，善於行遊的人，就從依違折衷各種現象：避開可能掃興，追尋合宜吉利的過程中，讓旅遊活動得以趨向吉美。

雁蕩記 則從出游季節不和宜的遺憾中，翻轉出此不可看，但仍舊有其他的山水之福可以領賞的調節之道：

或曰雁蕩應秋游，予獨以五月來，宜受雲物之吝，然吾不欲其一覽而盡，故且以雲紆餘委曲之。吾觀靈峰之洞，白雲之寨，即窮李思訓數月之思，恐不能貌其勝。然非雲而胡以勝也？雲壯為雨，雨壯為瀑，酌水知源，助龍湫大觀，他時無此洪沛力也，伊誰之賜哉？至於秋清氣肅，上蕩頂，走山根，呼天剔地，則予尚有葛陂之龍在，秋所同也，而雲所獨也，予又何憾也？²⁵⁴

秋清氣爽，是大家公認登雁蕩山的最佳時節。季重則是五月暮春初夏時往游之。但季重不但不承認白雲繚繞時，視線不清楚，妨礙游興，還自認白雲紆餘時的洞寨，也有可觀之美。何況，雲濃雨壯，大龍湫瀑布水勢之洪沛，豈非也是拜雲之賜呢？

游歷下諸勝記 因為往游時間短暫，出游能到之地便有侷限。無法網羅山東歷下山水眾美，遺憾實有。但也以一嚮全鼎，蜜無中邊的道理，自我寬慰。游觀山水，又哪可能次次驚豔呢：

夫山水之理，必不可魯莽而得。濟南名勝，尚稱幽夥，一眺望間，而欲了上下千百年之事，此不過望屠門而食氣者，不可以飽驕人。雖然，疏籠之羽，義無反顧，而吾猶得翱翔成禮以去，雖不滿腹，亦不虛歸矣。一嚮全

²⁵³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54。

鼎，蜜無中邊，其韻一也。且食肉者，何必馬肝而盡哉？²⁵⁵

前處文字，皆是季重到某一空間地點的出游往觀，所可能遭遇的缺憾。那些地方，對他來說，都是須要特地裹糧往游的異地。家鄉附近的名勝，日夕相處，對其地空間的感受，不免有較長的時間歷程在底層悠悠流過。先後游吾越諸勝記 對廣孝寺的描寫，即透露較多今昔的感慨，以今相爭，昔相諧的對比，表達了對過往時日的憶念：

吾家大令宅于秦望山下，時五色雲睨，遂捨為寺，而題之曰「雲門」。太白少陵諸老俱來游詠，而蕭翼賺蘭亭事膾炙，遂為海內名藍。大王父窅鳳林，視寺佛東家丘也。雲門者，寺之總持，分支擘脈良多。至宋南渡，高宗建大殿而砂書大字，傳忠廣孝之碑，雖為澀筆，然屬帝翰，不可漶磨，以故土人但言廣孝寺也。復雲門者以大令為重，新廣孝者以帝王為重，乃有谷洛之爭，大抵髡有我心，究竟從利起見，佛何知哉？髡既可笑，而儒於寺者亦有我心，亦不過從利起見，佛何知哉？當尋戈之時，几有血慘，云：「王先生何不出而弄丸？」王先生曰：「揚沸止沸，沸愈盛，聽其去薪，止矣。」嗣后髡儒以無味解。然石橋邊，老木古碑供其虐怒，此則吾儒之咎也。記五十年前余初第歸，同張雨若、朱石門信宿，看陽明先生題灰壁詩，老僧白泉，出鵝炙陳釀，揮拳抵足，分韻談諧，猶有宗風道氣，而今豈可得哉？²⁵⁶

寫現今的僧眾和儒者對伽藍當用新名或舊名所引發的爭執，及五十年前自己與老僧揮拳抵足，分韻談諧的樂事。先說明寺稱雲門的典故，再說明廣孝名稱的由來。二方各有所據，各擁其主，各執己見。季重則認為僧眾之堅持，出於為我自利之心；儒者亦然。既各以自我利害關係為判斷標準，和佛又有什麼關係？兩派激烈相爭，幾至流血鬥毆，後以「無味」告終。文末，季重回憶過往與僧談諧相樂的快事。以儒佛兩派的爭奪角力和以前諧趣相待的風氣對比，表明自己對山

²⁵⁴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308。

²⁵⁵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322。

²⁵⁶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77。

水遭殃的惋惜：「石橋邊，老木古碑供其虐怒」。

文中對儒佛兩派的觀點描寫，以快筆採取全盤了然、完全掌握的姿態，以俯視而微觀：觀心，觀動機的角度，批評兩派相似的缺失。這段事件的敘述，很能代表季重對人的觀看，所常秉持的角度：冷靜，觀其言行底層的心意流向，再賦予價值判斷。這種義利之辨的判斷模式，是相當具有普遍性的。

他對山水的尊重細心，謙卑而不敢全然認定的態度和他對人群的輕蔑不信任，常採全知觀點的態度，關係對待真有霄壤之別，不是可以相提並論的。

出游名勝地點，一定會碰到眾多市井庶民，這是否也是缺憾呢？對名勝地點，眾多同游者的混雜，季重以無法避免，只能用看把戲的心態面對之，如《游滿井記》中的市井樣態；但對深林清野，若有人敗壞游興，則甚覺厭惡，而以缺憾視之，如《游廬山記》的游丐。

《游滿井記》云：

游人自中貴外貴以下，巾者，帽者，擔者，負者，席草而坐者，引頸勾肩履相錯者，語言嘈雜。賣飲食者，邀訶好火燒，好酒，好大飯，好果子。貴有貴供，賤有賤鬻。勢者近，弱者遠，霍家奴驅逐態甚焰。有父子對酌，夫婦勸酬者；有高髻雲鬢，覓鞋尋珥者；又有醉詈發怒，生事禍人，而厥天陪乞者。一國狂惑。予與張友買酌葦蓋之下，看盡把戲乃還。²⁵⁷

對市井庶民百姓的觀看，從看把戲的輕鬆觀點出發，絲毫不帶任何教育、期待的嚴肅企圖，或與民同樂的可能，僅看他們種種狂惑的樣態。

《游廬山記》中成群的游丐，則以刺眼來形容他們對山水游興的敗壞，並且也想出將他們引離的辦法：

最可憾一事，游髡蠱目，逼人布施，持簿不寸離。廬游之興，一步一敗。然亦有為其愚弄者，干沒金錢不小。安得竹根三十個，斜封一角，解發尸陀林中，聽其銷算也乎。²⁵⁸

²⁵⁷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43。

再一次驗證在季重心目中，對山水的關懷遠遠超過對人群的同情與關心。

第三節 人命倏忽，安得不為樂

往觀山水，雖常有面對諸多歷史古蹟，在時光淘洗下，已不復舊昔風貌，或事異時移，隨著人世幾番變遷，江山如昔，人事則已更迭的情況，但季重很少對之詠嘆歲月如梭，去而不返。或許黃梁夢已幾度往返，在豐富的出游山水，與歷史對談的經驗下，面對俱隨煙鳥沒矣的前人跡履所至，可供後人緬懷的處所，季重能以較坦然豁達的心態看待之。游天台記：

即竟力克華頂，訪智師拜經台、降魔塔、伏虎壇，俱為瓦礫，而太白讀書堂賒與二頭陀坐靜。至羲之墨池，一勺水耳。其寫《黃庭》之洞，近亦蕪塞。²⁵⁹

游廬山記：

舍利塔，虎跑跡，十八高賢像，神木井，冰壺、聰明、卓錫三泉，陶侃所網金文殊身，蓮花漏，鬼壘墻，李邕、柳公權、趙孟頫、王守仁等碑跡，此皆示現神通，貽留往舊。吾聽僧指告，存者存之，歿者歿之而已。²⁶⁰

歷游書寫中，較容易興起時間感懷者，集中在個人出游山水的實際經歷上。

季重關於出游的書寫，大多數是一次往觀經驗的陳述，僅少數篇幅寫及重游者。主要原因當是路程遙遠，因此罕能數度返游。其中一篇 重游麻源三谷記 則是相隔四十年的舊地重游記。在這篇短文中，他不但吐露自己對慈母亡故，人

²⁵⁸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329。

²⁵⁹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88。

²⁶⁰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329

生倏忽的哀傷，也寄托觀音大士的慈悲救度，接引慈母出離三界。

重游麻源三谷記：

向與母同來，而今不能再也。見大士如見故人之母也，故人之母依然莊嚴，而予母在三界中，不知所存亡何寄也？大士現女人說法，慈悲救度，亦何難一低眉垂手，一接予苦仁舊好之母也。悲夫，不能不潸然於人命之倏忽，而托寓此生皆茫茫夢夢者矣。²⁶¹

在母親亡逝三十年後，重回四十年前，自己尚是十歲稚齡兒童時，與母同游祝禱發願的石巖觀音庵還願；思及母親逝後的他界歸屬，無以著力的苦痛，讓他淚流心搗；祈願同現女人身的觀音大士，悲憫救度，接引母親亡靈出三界苦，應是身為人子的自然舉動。

游五台山記：

緣渡而捫古清涼，山無泉脈，所云月峰師一咒出之。十八年前曾訂予罕山，言俱檀氣，今我來思，蛛在衲矣，低回拜之。而夜大眾皈依，梵鼓歡廳，松積雪明，午夜如月，不知世界之為菱苻水也？為兜羅綿也？²⁶²

月峰師是季重以前為準備科考，讀書罕山時，結識的一位僧人。也是他推薦五台山萬年不融的紺雪，值得往游，季重才知此一勝景。但十八年後，季重訪此，月峰師卻已仙蛻，空見蛛結衲衣，人跡已渺。人之生死，使訂約落空，在宇宙自然的觀點下，顯得平常而微不足道。而也惟有縱身至悠悠不盡的大化中，才能讓自身對時間戛然而止的傷感消融於無形罷？

泛太湖遊洞庭兩山記：

明日庚寅，謀上縹緲峰，過沈氏墓，千尺松以百計。春台夜壑，臥立之間，

²⁶¹ 王季重：《文飯小品》，頁 345。

²⁶²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324。



感彼松下人，安得不為樂？²⁶³

墓園沉寂，惟有長松相伴。季重似乎覺得，趁著人氣息尚存時，怎能不及時尋覓快樂？面對人人身體必定趨向的終結點，季重沒有停緩下來，感歎人生歲月的奄忽流逝，如電光石火，而將焦點放置至個人切身生存的經驗記取上，從中抉擇了對待生死的觀點：感彼松下人，安得不為樂？與時俱進的全然接納循環運行的大化。死亡雖是最後的終結，但季重不願時時憶念它的終將來臨。反而以追求遨遊的歡暢與意外的驚喜來賞會人生由起到末的旅程。在由生至終的旅程中，他儘量拉大空間領域，讓他的足跡、視野盪步出走。從中，季重已為他所能擁有的有限身，爭取更多的自由與自在。

泛太湖遊洞庭兩山記：

入靈岩寺，塔勸鐘殘，秋深僧老，草花千本，望門外湖氣混茫，滾入雪境一片，為之啜茗延佇者久之。²⁶⁴

勸、殘、深、老，這些形容詞所修飾的主詞，除了季節性的「秋」之外，其餘三者：塔、鐘、僧，都屬於佛教寺廟的意象。秋是去而復來，四季循環的季節之一，與人類一生有起有訖的時間長度相比，它似亙古久遠；佛教寺廟，總有靜定、恆久、獨立於污擾世俗之外的屹立者印象。他們存在的時間不僅長久，而且已經有殘破、疲憊、生息漸微的跡象。和他們對照的，則是生存時間尚短暫，但生機躍躍的草花(無論是指草本開花植物還是草和花)，數量龐大，有千本之多。這是寺門之內的意象。季重個人從時間的延續中，停駐之、靜凝之，去觀看「現在」的意象，而此「現在」實帶著過往歷史的經歷而存在。可回溯的過往歷史：有較短一年或只數年的，如草花，有較長數十年的，如僧，再長一點可能上百年的，如塔、鐘，因為去而復來，顯得次數無限的，如秋；時間從過去移動至現在，靜止的季重彷彿看到、觀照到時間的複雜性，它讓生命趨往衰頹，也使生命開顯活力。

寺門外，則顯示了赫壯宇宙的時間觀點，湖澤煙氣，混融蒼茫，似乎進入太

²⁶³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56。

初邃古的原始情境之中，和人的生命長度相比，宇宙山河大地的變遷，舒緩和平，平善到似乎永遠貞定的狀態。

季重以「望」「啜茗延佇」的姿態，冷靜的觀照時間的從過往移動向現在。

²⁶⁴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54。

第七章 存真記實與嘲諷詼諧

從文章結構與文句修辭而言

以觀面的親身經驗為描寫的憑據，虛構擬想的山水經驗是季重自覺不願依從的創作方式。歷游書寫中，對親身經歷的強調，不但呼應季重自身「詩以言己」的主張，其實也是接受晚明存真的文學風氣影響後，所作的文學創作自我要求。所謂存真記實，就季重的理解而言，不僅是書寫山水自爾如此、客觀存在的事實，而且是書寫自我投身自然環境中，觀看領略到外在的山水之奇秀與富麗，以及自身得享山水清福的自喜與自樂。經驗上的出游往觀事實和心理上來自歷史文化意識對清秀山水尊貴浪漫的期盼與投射，交織混揉成季重對歷游山水的理解與書寫。從歷游書寫結構模式的分析中，更讓我們感受到季重對存真記實的要求，有多麼堅定的信仰固執。

歷游書寫中，對人間虛偽污濁的嘲諷，也是存真記實要求下的一種變形表現。是既有出游經驗上的事實為依據，復有對人之性情具有道德上本性、真性應然如此之要求為評價標準，兩相對比的矛盾下，嘲諷於焉形成。

歷游書寫的修辭特色，也呈現兩種風格傾向，一是想將出游過程所接觸的景物對象，包括天地富麗百變之美，展現羅列給未觀未見之人得觀得見的修辭，主要目的在想捕捉歷歷在目的真實感，因此如：譬喻、轉化等，均是季重常運用到的修辭方法。而這種修辭特色，也並不是季重所獨有，在晚明人的小品寫作中，是種常見的表現手法。

另一種則是詼諧逗趣的傾向。晚明時，對季重的歷游書寫，如祁彪佳，祁豸佳等，即有「詼諧」與「解頤」的風格評價。都讀出季重歷游書寫行文的滑稽逗

趣輕鬆特質。詼諧風格的形成，與他愛開玩笑，不喜拘束的遊戲自在性格有關(他自號「謔庵」，也曾寫帶有陶侃、愉樂性質的「悔謔」四十則²⁶⁵)，也受晚明學風追求生意活潑、生機盎然的生活態度所影響。歷游書寫中的詼諧風格，不僅表現在與人對話的大膽俏皮、出軌越界上；也運用到景觀事件的描繪上，在單線的景觀事件的摹寫刻劃上，增添另一方向——通常是詼諧——的觀看角度，使閱讀他的文章能帶有突出意想，別開生面的風味。映襯、雙關、昇降仿諷，則是季重歷游書寫中追求博人一粲、增加歡樂氣氛時所常使用的修辭手法。而呈顯範疇的錯亂、不協調感，也是中國笑話書所常運用的表現方式。

第一節 山水清福的存真結構

從季重歷游書寫結構模式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他書寫的中心點隨著腳步登涉移動，停止居留，而不斷向前更移觀看，嘗試發現每一定點的可看性。猶如遊玩山川名勝的經歷路線的展示敘述。

其歷游書寫的結構模式，通常是前有小引，中間是歷游過程，最後則是評論品第。

在小引部分，或抒山水戀想，或敘出游因緣，同游友人，出游時日等。如《游五台山記》以山西五台山萬年不融之壽雪帶引往游的興致，再因降職山西按察史司事，地近之利，得以一暢游興，同時也交待出游時日及同游者：

形生者久，氣化為幻，則天之所施，遂無壽焉者乎？曰有之，天無壽風壽雨而有壽雪。三千大千之界，予不能知，而盤古之雪都于蔥嶺，分封峨嵋，支衍于五台，則今日之所及也。滇之三果僧月峰曾為予言：「五台有佛雪，紺者是萬年物，子不可作舍衛三億人。」而萬曆庚戌，予以遷客過繁峙，正月闕寒，銳然往觀之，邑生鄭振之導焉，由滹沱溯峨嵋，潺潺聽廣長舌

²⁶⁵ 王思任：《文飯小品》，收有「悔謔」四十則。

也。²⁶⁶

歷游過程的雛形，可以舉《游九華山記》為例，以前往的動作詞或實際里程距離加上地點名詞，再接上形容觀看親近應接山水的語句，構成全部的游觀書寫：

動作詞(或里程距離)	地點名詞	形容觀看應接親近山水的語句
五里至	石龍口	峭蒨漸迫，怪體幻來。
十里至	山西屯	則垂天之雲倒立，陰陽失昏曉矣。乃飯於橋庵。
過	野梁下	有朱瑚石骨，席平三十丈，流泉一派，如雪霞舒走。急置酒上流，腹臥而味接之。吾家伯安先生賦九華「瀨流觴而縈紆，遺石盤于澗間」者，豈樂此耶？
去梁百步		望見懸瀑一通，馬上人眉岸盡帶栖霞三峽。
數里至	湧泉亭	此雲石中仙醮也。
數里至	半霄亭	囊螺結蟠糾，今弁兜洵武如此。
行	小仙橋	兩澗孤絕。
至	碧霄亭	而九十九峰次第招我葛袂。
過	大仙橋	僧童以簫管互迎，空山細響，鳥梵鳴泉，殊不惡。
至	望江亭	霧中拖曳一練，疇昔舟中所極目碧靄者，我今噓其間乎！
入	玄覽亭	而江晶山翠，色媚含規，客有吝思矣。
左折而下，抵	化城寺	肅佛後，簡一竹樓憑之，似翕碧菡萏中一鬚者。仲容方與中履丁丁然哄局道，仲濠以為如此好山不看，而擔糞溷乃公為？大然曰：「此二人者，亦九子坏也。」乃飛聲轟劇而宿。

²⁶⁶ 王思任：《游五台山記》，《王季重雜著》，下，頁 617。

質明，謁	太白祠	虎蹄新過如爪坼。有胡僧以藤杖夜巡，虎來則伏。
禮	地藏殿	隨喜其塔。老僧具云：至德初，王從新羅國卓錫於此。以堪輿理察之，此山獨小，圓直中立，似萬萼護包者。佛所藏，亦八風不藏，人子更須知矣。白墻之事，似若荒唐，然青泥可食，于傳有之。予幼游盱江從姑，有米脂二穴，氣每臭人，仙佛作戲，不可以腐斷也。第舍利妙光，緣薄未覩，差為闕事。
乃東上	神光岭	望金剛尖山若戴杵。東岩是金藏苦行處。
數轉而得	龍頭石	一岩險掛，伯安手書《周經偈》在焉。岩下則為舍身岩，栗人膚股者也。南折而入一禪室，枯僧一人跌其中，啖五鐵松而已。而所謂古仙、鉢盂、雲門、天台、繡壁、聚講、內峰、外峰，皆以萬羶卷揚，共衛金藏之樞也。
自此而往		猿居熊府，啼噪幽暗，無樵跡矣。予膽如瓠，足如夢，欲即窮之，會直指有檄，山靈又將修妒，因各賦數詩趨還。

游天台記、雁蕩記、仙都縉雲、泛太湖游洞庭兩山記、游五台山記、游廬山記、游清遠禺峽飛來寺記等則是停留時間更久，歷游內容更豐富，但模式結構其實仍沿襲游九華山記：小引、歷游過程、評論品三部分而成。

在歷游過程部分，以每一停駐地點，通常是可供食宿歇息的寺廟，如天台山的萬年寺、善應寺等，為中心，記錄向外圍附近山水空間景點的出游經驗，或足跡攀履，或視觀所見，或耳聽所聞，或小論史實，或徵引掌故；其中對各景點的觀察方法，主要是視覺的運用與比較。季重視覺感官敏銳，觀形，觀色，觀同伴

反應，觀自身反應，觀山水賦名是否允當？一空間描繪形容畢，則換下一空間，再形容畢，又換下一個，如斯者再三。再聯綴每一山水地點空間的觀看書寫。

以觀面的親身經驗為描寫的憑據，虛構擬想的山水經驗是他自覺不願依從的創作方式。歷游書寫中，對親身經歷的剖析與強調，不但呼應季重自身「詩以言己」的主張，其實也是接受晚明存真的文學風氣影響後，所作的自我要求。所謂存真記實，就季重的理解而言，不僅是書寫山水自爾如此、客觀存在的事實，而且是書寫自我投身自然環境中，觀看領略到外在的山水之奇秀與富麗，以及自身得享山水清福的自喜與自樂。經驗上的出游往觀事實和心理上來自歷史文化意識對清秀山水尊貴浪漫的期盼與投射，交織混揉成季重對歷游山水的理解與書寫。

在搜閱發明景點特色的敘述完畢之後，最後則是評論品第，優劣總評。品評對象，或者是單論山水景致，或者是針對整個游觀經驗。帶有游罷歸來，好景說與人知的意味，或將自己經驗傳遞給人參考的意思。這部分的書寫，帶有季重濃厚的個人經驗心得的比較評論色彩。

如相當有名的天台評，便是對天台各單一山水景色，以人品、畫品的品題文字，賦予山水靈秀如人中仙聖的高貴品性。

又如對位處太湖之中，宛若水中仙鄉的東洞庭山和西洞庭山，抒發可變名移家於此的稱美。既有以湖水與塵世社會區隔的理想空地，又兼有山產的珍果琪花，水產的稻蟹魚鱉，不僅口腹飲食，頓頓鮮美，四時開放的花果又足悅人眼目，還因為位在湖水中，不像山中人夜有夜深林黑，憂慮虎豹出沒的煩惱。沒有高山雄瀑的點綴其中，顯得童枯乾燥而無蒼潤綠意，是其美中不足之處。但又何妨，季重大發詩人幻想：願請天帝幫忙，割剪天台、雁蕩多餘的山岑泉瀑，飛來花山之上，彌補此憾。則姓名可變，舉家可移矣：

論曰：太湖如月，洞庭諸山，睨之，則月中之桂影也。予數時在東西兩枝，緣走穿弄，食其香而寢處其勝，亦人間之月游矣。更有羨者，山與人世隔絕，另劃一天，四時有珍果琪花，令口目應接不暇；而又在水中央，無虎豹，不若月明林黑，足不顧膽；且稻蟹魚鱉之為渚，雖僻在塢中，頓頓鮮食，此則山居人不敢望也。惟是峰筍不矗，壑布不飛，渴燥坡陀，童枯墳起，非石公崢嶸其間，則吾未有樂焉。願請之于帝，而以巨靈胡賚詔入台蕩，亂剪數十峰來，仍割其棄餘泉瀑，大小二十通，銀飛雪掛于華山縹緲

之上。一夜風雨，雞狂犬惑，則吾當變姓名，輿棺荷鍤，來此作掃花使矣。

267

再如對仙都縉雲歷游經驗的評語，抒發對諸緣俱佳的慶幸及寄語再來的期待：

是游也，雨贈一日之涼，且輕雲蔽日，則天勝；二三君子無敗意，無俗談、無苛飲、無虐浪，則人勝；都無所期，而忽焉集止，則緣勝。所恨者，未見李覺初氏耳。予手覺初之志，讀其詩，爽然自失。則茲游纔一嚮也。秋清天淨，予真當躍馬贏糧，致齋而來，仍造一彌天之服，遇奇好峰石，用大袖籠歸，先以獻之高堂，而後公之所親厚，予不聽其獨為縉雲人有矣。

268

咸是一次出游經驗的心得總結。

第二節 塵寰溷濁的嘲諷結構

游西山諸名勝記 嘲諷諧謔的描寫西山寺院寺僧與京城皇宮、宦官的結合關係及寺僧勢利的行為，透過對文章寫作背景及結構模式的考察與分析，讓我們對季重的安排用意有更深一層的體會。

這篇歷游記不明言出游時間，再根據自敘年譜所記，有多次出游西山的機會，則此篇當是多次出游經驗的綜合敘述。

季重與西山寺院結緣的很早，游西山諸名勝記²⁶⁹開頭自敘往游西山因緣時，曾說：「予讀書罕山松寺」，年譜中有二則記載讀書罕山松寺的經驗，一是十

²⁶⁷ 王思任：《文飯小品》，泛太湖游洞庭兩山記，頁260。

²⁶⁸ 王思任：仙都縉雲，《王季重雜著》下，頁765。

²⁶⁹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235-243。

八歲時(萬曆二十年, 1592)「是秋, 先生同四兄大然, 往京西黑山會下庄靈福寺中讀書, 有松龍蟠擎曲, 先生初至之夕, 夢跨之而天飛, 所謂賦罕山松也。」²⁷⁰另一則是二十四歲(萬曆二十六年, 1598)時守母喪「在京邸, 奉承德公起居, 命往山寺講讀律令。」²⁷¹隔年年譜即載往游西山「萬曆二十七年, 先生二十五歲, 京西磨石口淨德寺僧本寧, 與先生年月日時俱同, 訪之, 贈其號曰對清。因游龍恩寺、看竹, 平坡寺、噉蘋果, 」。²⁷²敘及游歷, 與此文所記, 互有參差。最大差異在同游友人: 年譜所記有金壇同年徐嶧陽, 嘉定進士須日華; 游西山記所記, 則是漏仲容、大然兄, 及二僧人: 月川、東明。可見游西山記也不是此次出游經驗的記錄。而且二十五歲至三十一歲, 季重任職當塗令時, 其對公事仍相當關心, 並未將全副心神放在往游山水上, 所寫多篇游記尚是短篇製作, 必須到三十四歲寫《游喚》以後, 才有長篇歷游書寫形式的出現。因此游西山此長篇游記應不是寫於年譜所載二十五歲那年。記中所敘述的出游經驗, 也不會只是那次出游的記錄。又如游西山記載「里許, 得秘魔崖, 五台亦有秘魔崖, 不知誰述作。」則可能是三十六歲游五台山之後出游西山的記錄; 「磨石口承恩寺, 主萬庵, 是剃頭衛玠, 代光宗舍佛者。」光宗即位於季重四十六歲(萬曆四十八年, 1620)時, 又知此段書寫的添入, 時間當在四十六歲以後。

混雜多次出游經驗的敘述和歷游書寫中強調某一確定時間的出游書寫, 並不相同。季重刻意忽略某一明確時間的指實, 乃在, 為了將長時間中多次往游西山、與西山寺僧交往的經驗寫出。所謂「長時間」, 包括中進士前貧困遭冷落的士人身分, 及中進士後受禮遇的官宦身分。因此游西山記雖然維持小引、歷游過程、評論品第的三段結構模式, 但其實並非一次出游經驗的書寫。綜合敘述的意指, 指向嘲諷西山寺僧的勢利對待, 凸顯寺僧之養尊處優, 與眾不同。

就季重想來, 原應是人間清淨地的寺院, 由於過度的物質優渥, 養尊處優之餘, 其實已喪失對社會貧困讀書階級應有的關懷與照顧。季重在游西山記中, 以友人巢必大的慷慨好客為前導, 以元君廟道士的茶餅相勞在後呼應, 對夾中間部分對西山寺僧欲言又止、似有若無的褒貶毀譽模糊擺盪的描寫。最後一段的出游心得總結, 則直接控訴西山寺僧的不公平對待。在此, 季重所傳達的, 原是富

²⁷⁰ 王思任:《王季重先生自敘年譜》, 頁 302。

²⁷¹ 王思任:《王季重先生自敘年譜》, 頁 320。

²⁷² 王思任:《王季重先生自敘年譜》, 頁 321。

含個人階級色彩卻又「理所當然」感受深刻的憤怒和怨氣。

游西山諸名勝記 有一段落寫季重和漏仲容，兄長大然，僧人月川、東明，在山路上巧遇巢必大，向他求索酒食，巢必大也豪爽答應，喚人就地作菜，甚至招至住所，以美酒佳肴供應的經過：

有角巾搖步者，望之是巢必大。仲容目短，大然曰：「是，是，果巢必大也。」則哄喚之，必大曰：「王季重哉，何在此？」入山見似人而喜也。至則共執其臂，索酒食，如兵番子得賊者。必大曰：「無柰我，有，有，有。」耳語其童速速。必大予社友，十六歲戊子鄉荐，尊公先生有水田十頃在瓮山，構居積谷，若眉塢，可擾。不二時酒至，酒且蕙，肉有金蹄，有膾，有小魚鱗鱗，有鱠飩，有南筍舊芥撇蘭頭，豉醬稱是。就堤作灶，折枯作火。揮拳歌舞，瓶之罄矣。必大張其說曰：「吾有內釀萬瓶，可淹殺公等許許，三狂二禿何其難？」邀往便往。刑一雞，摘蔬求豕，庄婦村中俏也，亟庖治。又有棋局，一宵千古。勒必大西偕，不可，第以所為內釀者贈兩盃別。²⁷³

以輕快、逗趣的語氣寫相見的情景；以酒宴、棋局的招待，寫朋友相遇盡情盡興的享樂。歡暢文字的底層，季重所感念的朋友之情義，是不言中慷慨解囊的資糧供應。

出游還歸，既累又餓又渴時，元君廟道士的茶餅饋勞，雖是粗糲之食，但及時且不請自至，受益者已然感念，游西山諸名勝記：「元君廟道士出茶餅相勞，感逾陳蔡之困。」²⁷⁴

和這些朋友或陌生道士發自真心的招待相比，西山寺僧熱情款待背後的機心城府，早嘗人事的季重內心十分了然，但塵寰之溷濁又不能不與之周旋的苦痛，從季重歷游書寫中看來，他的解決辦法有二，一是奇異山水的往觀，以洗塵鄙腸胃；一是溷濁塵世的嘲諷諧謔，以舒緩壓抑在內心的牢騷與不平。

游西山諸名勝記 嘲諷的對象，除了寺僧，尚包括宦官。季重對中官的嘲笑，雖奠基於反映現實，記錄眼見事實上，但他對宗教與政治勢力結合的描寫，

²⁷³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36。

又很節制，只是點到為止，三言兩語的帶過。不能激怒當道，以免觸犯忌諱，可能也是季重記實時所必須考慮下筆輕重的因素。同時也預留某些可待迴旋的空間，而不是無限擴張單一的經驗為全面的現象，或自認已完全釐清掌握西山當地權力運作的關係圖像。

第三節 歷歷在目的文句修辭

仙都縉雲：「秋清天淨，予真當躍馬贏糧，致齋而來，仍造一彌天之服，遇奇好峰石，用大袖籠歸，先以獻之高堂，而後公之所親厚，予不聽其獨為縉雲人有矣。」²⁷⁵季重所謂的「大袖籠歸」奇美峰石，指的即是藉文字書寫以呈現在前可與人共感的天地美景。

歷小洋記 亦云：「囊吾稱名稱類，亦自人間之物而色之耳，心未曾通，目未曾睹，不得不以所睹所通者，達之於口，而告之於人。」²⁷⁶以人間常見物色比擬會通罕觀物色，將兩者的類似點說明出來，目的即在想將自己出門領賞到的奇異風色，具體生動的傳遞給未觀未賞之人感知。

而季重最擅長用以描繪山河靈動景致的文學技巧，即是譬喻與轉化。

壹 譬喻

黃慶萱《修辭學》對譬喻的解釋為：「譬喻」辭格，是由「喻體」、「喻依」、「喻詞」三者配合而成。「喻體」指所要說明的事物主體；「喻依」指用來說明此一主體的另一事物；「喻詞」指聯接喻體和喻依的語詞。由於喻體和喻詞有時可以省略或改變，所以譬喻有五種類型之別。²⁷⁷其中季重歷游書寫較常使用明喻、

²⁷⁴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42。

²⁷⁵ 王思任：仙都縉雲，《王季重雜著》下，頁 765。

²⁷⁶ 王思任：歷小洋記，《文飯小品》，頁 284。

²⁷⁷ 黃慶萱：《修辭學 譬喻》，台北：三民，民國 89 年增訂二版十刷，頁 227-250。

隱喻、略喻、借喻四種。

「喻體」、「喻依」、「喻詞」三者具備的譬喻，稱為「明喻」；只具備「喻體」、「喻依」，而「喻詞」由「繫詞」代替者，稱為「隱喻」；省略「喻詞」，只有「喻體」、「喻依」的譬喻，稱為「略喻」；而將「喻體」、「喻詞」省略，只剩下「喻依」者，稱為「借喻」：

是夜移尊寺橋，月氣冷浸，如束起五湖水倒潑包山者。²⁷⁸

「月氣冷浸」，是喻體；「如」是喻詞；「束起五湖水倒潑包山」是喻依。五湖水的倒灌，讓人聯想到山中夜露的冷涼透身，起人寒顫。是從膚觸感受處聯想比譬。

松木影寒，宿鳥翻仆，卻似魚游苒藻者。²⁷⁹

「松木影寒，宿鳥翻仆」是喻體；「似」是喻詞；「魚游苒藻」是喻依。以魚游苒藻貼切譬喻濕氣迷濛的月色中，松枝上小鳥翻飛跳動的倒影。

蒼壑亂撐，大石怒特，溪如萬鵝擘翼。²⁸⁰

「溪」是喻體；「如」是喻詞；「萬鵝擘翼」是喻依。用萬鵝擘翼的場面，生動而具體簡潔的比譬澎湃浩大，遇大石而水花跳漩的溪河。

從南明入台，山如剝筍根，又如旋螺頂，漸深遂漸上。²⁸¹

「山」是喻體；「如」、「又如」是喻詞；「剝筍根」、「旋螺頂」是喻依。用「剝筍根」、「旋螺頂」的手部「剝」、「旋」動作，靈活的比譬雙腳走山的一層一層、環

²⁷⁸ 王思任：泛太湖遊洞庭兩山記，《文飯小品》，頁256。

²⁷⁹ 王思任：泛太湖遊洞庭兩山記，《文飯小品》，頁256。

²⁸⁰ 王思任：游天台記，《文飯小品》，頁284。

²⁸¹ 王思任：天姥新昌，《王季重雜著》下冊，頁659。

迴漸深至漸高。使環山前進的動作變成視覺感知的畫面，同時產生旁觀的距離感。

上巔亭，看山海雲物忙甚，似六國征調百萬車騎，分路戰祖龍者。

大江乃抽匣之劍，光采陸離，然時時閃暗推磨，萬頃不定。²⁸²

「山海雲物忙甚」是喻體；「似」是喻詞；「六國征調百萬車騎，分路戰祖龍者」是喻依。此句是明喻。用六國征調百萬車騎，分兵與秦始皇相戰，譬喻形容天空風吹雲湧，雲腳行動倏忽不定的景象。「大江」是喻體；「乃」是繫詞；「抽匣之劍，光采陸離」是喻依。此句是「隱喻」。用抽匣之劍，光采陸離譬喻大江之蓄勢待發。兩句話形容雲譎波詭，各懷鬼胎，互相傾軋。將海岸天際動蕩不定的氣氛，用征戰交爭的場面，加以形象化譬喻。

落日含半規，如胭脂初從火出。

溪西一帶山，俱似鸚鵡鴉背青。

上有猩紅雲五千尺，開一大洞，逗出縹天，映水如繡鋪赤瑪瑙。

日盆吻，沙灘色如柔藍懈白，對岸沙則蘆花月影，忽忽不可辨識。

山俱老瓜皮色。

又有七八片剪碎鵝毛霞，俱金黃錦荔；堆出兩朵雲，居然晶透葡萄紫也。

又有夜嵐數層斗起，如魚肚白，穿入出爐銀紅中，金光煜煜不定。²⁸³

「落日含半規」是喻體；「如」是喻詞；「胭脂初從火出」是喻依。用胭脂初從火出比譬落日之紅。

「溪西一帶山」是喻體；「似」是喻詞；「鸚鵡鴉背青」喻依。以鸚鵡鴉背青形容溪山之色。

「上有猩紅雲五千尺，開一大洞，逗出縹天，映水」是喻體；「如」是喻詞；「繡鋪赤瑪瑙」是喻依。以繡鋪赤瑪瑙比擬雲天之顏。

「日盆吻，沙灘色」是喻體；「如」是喻詞；「柔藍懈白」是喻依。以柔藍懈白比擬日光漸微，沙灘容色的輕和。

²⁸² 王思任：華蓋，《王季重雜著》下冊，頁735。

「對岸沙」是喻體；「則」是繫詞；「蘆花月影，忽忽不可辨視」是喻依。此句為「隱喻」。以蘆花月影的不可辨視比譬對岸沙的恍惚依稀。

「山」是喻體；「俱」是繫詞；「老瓜皮色」是喻依。以「老瓜皮色」比譬此時青淡的山色。此句為「隱喻」。

「剪碎鵝毛」「金黃錦荔」是喻依。「借」剪碎鵝毛、金黃錦荔，「喻」雲霞之輕飄細碎及其光采色澤。只出現「喻依」，而省略「喻體」「喻詞」，此句為「借喻」。「兩朵雲」是喻體；「居然」是繫詞；「晶透葡萄紫」是喻依。此句為「隱喻」。以晶透葡萄紫比譬落日映照中，天空另旁的兩朵雲色。

「夜嵐數層斗起」是喻體；「如」是喻詞；「魚肚白」是喻依。借「出爐銀紅」喻天色。「魚肚白」的夜氣在「出爐銀紅」的天光餘輝中行走，金光不定。此句有「明喻」，也有「借喻」。

過潭登崇元觀，上雪浪閣，則千峰筆青入天表，江水卷花，至此化為靜玉。

284

「江水卷花」是喻體；「化為」是喻詞；「靜玉」是喻依。用靜玉比擬遙遠山腳下一脈翠江的無聲無息，不見流動的聲勢，惟見遠觀靜定的姿容。

過一溪，甚廣，無橋梁，俱方石齒仰，一咫尺一柱。²⁸⁵

「方石」是喻體；「齒仰」是喻依。將溪河中，一塊塊站立的方石，擬譬成齒仰的姿態。省略「喻詞」，此句為「略喻」。

暑氣既深，幽碧如浸，選綠雪輕風之下小飲之，各沾醉眠僧几。²⁸⁶

「借」幽碧如浸，「喻」暑熱時青山之清涼沁心。「借」綠雪，「喻」綠蔭之

²⁸³ 王思任：歷小洋記，《文飯小品》，頁283。

²⁸⁴ 王思任：經過玄潭記，《文飯小品》，頁343。

²⁸⁵ 王思任：縉雲仙都，《王季重雜著》下冊，頁756、757。

²⁸⁶ 王思任：游焦山記，《王季重雜著》下冊，頁554。

適意可人。只出現「喻依」，省略「喻體」「喻詞」，此句為「借喻」。

俄有蒼莨筍一枝，沉黑拔起山尾，是國清之塔矣。²⁸⁷

借「蒼莨筍」「拔起山尾」，喻「塔形尖聳矗立」。只出現「喻依」，省略「喻體」「喻詞」，此句為「借喻」。

一展珠帘水則鮫人之淚萬顆圓明，抽襲冰蠶，向月下織結晶絲箔者。²⁸⁸

「一展珠帘水」是喻體；「則」是繫詞；「鮫人之淚萬顆圓明，抽襲冰蠶，向月下織結晶絲箔者」是喻依。前刻是瀑布由上而下成排傾洩，用鮫人之淚比譬此刻瀑布水的粒粒分明，在月光映射中，晶瑩光亮，若再搭配冰蠶所吐皎潔絲線，該可編織成明麗耀眼的絲線珠箔。成排傾洩的瀑布和顆顆灑落的瀑布，運用聯想，將景象具體展現出來。

貳 轉化

描述一事物時，轉變其原來性質，化成另一種本質截然不同的事物，加以形容敘述者，稱為「轉化」。²⁸⁹其中，歷游書寫最常運用擬人法。

予登漢陽中峰，見廬山從衡來，橫互五百里，無多也，孤芙蓉矗水上耳。然清貧矜持，不呼援倚，泉峰雲石，自為瓢衲，團而不散，是以奪襟喉陸海之一宮，而幾與五岳訟。²⁹⁰

用「清貧矜持，不呼援倚」，形容廬山山勢之自願孤立而無依傍，含有對山靈性情的認識與稱美之意。

²⁸⁷ 王思任：《游天台記》，《文飯小品》，頁290。

²⁸⁸ 王思任：《游天台記》，《文飯小品》，頁287。

²⁸⁹ 黃慶萱：《修辭學 轉化》，頁267-286。

²⁹⁰ 王思任：《文飯小品》，《游廬山記》，頁328。

亭邊為童子峰，是鼎湖之駢枝，孤清介立，亦有不因人熱之意。²⁹¹

以「孤清介立，亦有不因人熱之意」，賦予童子峰的山形以人格意願的主動意涵。

過一溪，甚廣，無橋梁，俱方石齒仰，一尺一柱，溪走其下，砰擊怒鳴，搏雪數尺起，其悍者特上石撩人股，至谿腰，目眩神搖，頗畏之。²⁹²

將溪河湧動所帶起的巨大水浪，攀跳到方石上時，濺濕行走其上人的衣褲，用「撩」的動態擬人化字眼，來比擬水沫向上飛濺、似有若無的碰觸。

三例皆以人格性情比擬自然山水的形勢、動作，山水萬物頓時瀟灑可供往游山水者與之相感、相應、知惜的性格。

第四節 詼諧逗趣的文句修辭

歷游書寫中詼諧文句的產生，通常透露季重對出游過程中出乎意料之外現象的感受；對突兀、矛盾、不協調現象的感受，加以刻意掘發形容與描述，將兩種通常屬於不同範疇的觀念，藉其中隱藏的類似之點，而加以出人意表的替換或聯繫，是季重歷游書寫的風格特色之一。而其形容與描述，有些僅止於朝向追求愉快逗趣的歡樂氣氛，目的在博人(共游的朋友或文本讀者)一粲；部分則帶有諷刺、批判社會現象的嚴肅意涵；有些則似有若無，似乎跨入嚴肅論題，但又不明顯。

所運用的修辭方式，有摹寫、映襯、雙關、及仿諷。對事物的各種感受，加以形容描述，稱為「摹寫」。摹寫的對象，包括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

²⁹¹ 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下冊，仙都縉雲，頁764，

等印象的感受。²⁹³「摹寫」是季重對出游山水環境所觀看、接觸的經驗現象的基本表意方式。詼諧的風格即先奠基於此摹寫手法上，然後再融入「映襯」、「雙關」、「仿諷」等手法：或讓矛盾、相反的觀點或事實，雙雙並列，使語氣增強，使意義明顯，此謂「映襯」；²⁹⁴或一詞同時關顧到兩種事物的修辭方式，包括字義的兼指，字音的諧聲，語意的暗示，此謂「雙關」；²⁹⁵或用崇高宏偉的文體敘述微不足道的事，此為「昇格仿諷」，或將重要嚴肅的論題以降格的文體來表達，此為「降格仿諷」。²⁹⁶

壹 映襯

對於一種事物，用恰恰與這種事物的現象或本質相反的副詞或形容詞加以描寫，稱為反襯，是映襯的一種。

泛太湖遊洞庭兩山記：

逾嶺而得天王寺，寺前松差遜花山，然枇杷花香風數里氤氳。山椒樹祖藤孫，萬果匯集，色味糾纏，僧寮碧窈。寺主九蓮是解脫禪，能為雅謔者。予謂「此地極宜猿狖」，相與一笑。肅入酒樓酒我，而送之湖濱。²⁹⁷

季重對天王寺的觀感，是一處既有枇杷「花」香，又有萬「果」匯集的環境，他靈機一動，竟用「此地宜猿狖」加以形容。雖於環境風景有稽，但文辭不雅馴，而且也唐突冒犯住居此地的僧眾。新奇而欲拉近距離的相戲語，應用到與陌生人應對上，稍有不慎，很容易產生誤會。但九蓮和尚坦然接受，還盛情相待。可見九蓮和尚對當時文人喜謔的風氣，相當熟悉與理解。出人意料之外的應對語言，使用者要有不怕得罪人的膽識，聽者要有一笑置之的胸襟。和尚對言語的完全不

²⁹² 王思任：《縉雲仙都》，《王季重雜著》下冊，頁 756、757。

²⁹³ 黃慶萱：《修辭學 摹寫》，頁 51—69。

²⁹⁴ 黃慶萱：《修辭學 映襯》，頁 287—301。

²⁹⁵ 黃慶萱：《修辭學 雙關》，頁 303—320。

²⁹⁶ 黃慶萱：《修辭學 仿擬》，分有廣義、狹義的仿擬。狹義的仿擬即仿諷。頁 78—82，87—93，95—98。

²⁹⁷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59。

計較，被季重稱讚為「解脫禪」。季重似乎以自以為是的真實語當作別人道行的試金石哩！

游縉雲時，對曦之所說的玩笑話，則被曦之還以顏色：

於是渡問漁亭，看青蓮石，飯於仙都山館。而曦之所攜脯炙俱精，辦大浮苜蓿之格，。館前山故多獅象累累，予戲謂曦之，「若有叱起之術，當不令祀黃帝耶？」曦之曰：「咄！子無得爾！吾不勒子游，若際當在驢背上，渴餓殺矣！」相與大噓。²⁹⁸

季重在浪游天台、雁蕩兩個月後，原想捨棄縉雲此地，踏上歸途。卻在繆曦之極言美景在前，勿掉臂去之的挽留下而成行。當季重指著累累獅象諸山開曦之玩笑說：「如果有喚醒牠們生命的能力，應該指揮他們起來祭祀黃帝呀！」曦之也不客氣的回敬他：「要不是我逼著你來這裡玩，你現正騎在驢背上餓肚皮哩！還能在這裡得意的賣弄嗎？」彼此以坦率無飾的玩笑話，共相取樂。環繞空間的「獅象」諸山，在風水論述中有其包被屏障中心點的象徵意義；季重特地不從「獅象」之象徵意義取說，而擇取「獅象」之動物指實義，說「若有叱起之術，何不令祀黃帝耶？」目的即是為了製造趣味謔樂的氣氛。即運用反襯的修辭法。

貳 雙關

先後游吾越諸勝記：

欲看天章寺吾家右軍手書，已為人摘去。余曰：「即何不索余書？」罔卿曰：「差幾世耳。」亦一妙語。²⁹⁹

季重和朋友想看天章寺王羲之的墨寶，可惜已被人取走。季重也突發異想，說：「天章寺為什麼不乾脆來跟我要張字呀？」自譽自己不但書藝足比右軍，更剛好兩人都姓王。則罔卿以冷雋妙語回曰：「可惜跟王羲之差了幾世。」閃爍的

²⁹⁸ 王思任：仙都縉雲，《王季重雜著》下，頁760。

言辭，季重認為是妙語，而將之載錄。語辭表面的解釋是：或許閣下姓王，字剛好寫得也不錯，但是跟王羲之就是差了那麼幾世，以後再說罷，這輩子別想了。話語的表層似乎稱讚了季重的書法，但話語底層最終仍是否決季重的建議。「差幾世耳」一語，不僅傳達罔卿對季重書藝的看法，同時也巧妙的形容了當時人對舊物古蹟的敬重迷戀，非常理可衡的事實真相。

參 昇降仿諷

先後游吾越諸勝記：

醉李徐罔卿、玄仗過我，欲訪蘭亭，日云夕矣，余曰以明旦。玄仗意甚饒，勒舟輿事粗備，從婁公埠取道。渠愛一青驢，聽之篤策。過溪橋而蹶，驢俯地，罔卿天仰，衣裳濡入沙澗，笑甚。余曰：「秉心塞淵，其此也耶？」

300

朋友來訪，想去蘭亭走走，那時已接近傍晚，季重以為不如明晚再出發。朋友急於前往一游，看傭僕交通工具準備差不多，就取道上路了。朋友騎一頭青驢，過溪橋時仆跌在地，摔得四腳朝天。大家都笑倒了。季重說：「懷抱篤實心，難道就是這樣嗎？」朋友執意往游，卻騎驢顛蹶，季重嘲笑朋友欲速則不達的率爾出行，卻用原意是指心地誠實深遠的君子，有稱美意的「秉心塞淵」戲謔之；移轉「篤實」的語義，引申至「固執己見」上。用形容正經慎重言行的典雅語詞，描寫堅持但輕率決定的行為。是一種昇格仿諷。

游靈岩記：

是山開于漢，盛于晉唐，中興于弘正。碣碑臥立，亂如漏澤之標，見未曾有，而皆應付靈岩者。似此間不書一通，終少一段「某人來此」也。歸途欲草一疏上之，不果，然猶記其略曰：願乞陛下一專敕，使臣乘傳走四天

²⁹⁹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77。

下，得便宜行事。仍錫臣墨煤萬斛，加以如月之斧，凡遇名勝之地有所題說者，間存其可，餘悉聽臣劈抹，用冷泉澆之三日，一洗山川冤辱，以章陛下好生之德。³⁰¹

對靈岩到處設立，臥立無序的碑碣，題說文字亦專表某人來此意，而無關靈岩山水者，頗覺黥面山川。季重模仿上疏乃人臣陳述朝政民生大事，具有嚴正針砭的文體形式，去乞求皇上賜權，賦予處理碑碣的生殺大權。運用碑碣臥立的小事與上疏文體涉及大事之間的不協調感，使文章有逗趣的意味，是一種昇格仿諷。但充滿輕鬆趣味的詼諧口氣中，其實又含藏季重對山川真摯的關懷用心。真摯的關懷，用輕鬆的笑談表現出來，則是一種降格仿諷。

南明：

入寺禮石佛像，端嚴福好，即身長丈餘。齊永明中，僧護見神異，發北山愚公願，三世僧此相始成。前有狻猊二石，俯仰似悲，云是智者大師所蓄，師寂後，一泣天，一號地而死。凡名勝之地，僧各奇一說，以靈其主人，將毋同耳。熟看大楓樹，若至深秋，便如萬點硃砂，映發出土繡綠，小橋紅寺，騎驢至此，或當醉心絕倒，亦直得號天泣地也。³⁰²

寺前有狻猊二頭石獅像，因為形狀「俯仰似悲」，僧人說是智者大師所蓄養，大師圓寂後，一隻仰天而泣，一隻俯地而號，悲不可抑，遂至於死。季重在文後則由「號天泣地」轉思至美景當前，亦值驚喜激動，號泣興奮，不必只在面對大師圓寂悲痛時，才可能有此異常行為。展現語詞「號天泣地」在寺僧單一的語意規範下，另類的可能意涵。

游天台記：

(高明)寺是大師讀《楞嚴》，風翻至此所建。而寺主人無盡師說法南明，天樂佐響，乃東南無畏光明幢。偶出象山兩高足，延入禮佛，鐵像精立。而

³⁰⁰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77。

³⁰¹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312。

³⁰² 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下，頁 655。

予則疲於津梁，橫身即樂土矣。³⁰³

高明寺相傳是智者大師讀《楞嚴》時，風翻經頁至此，所蓋的寺廟。此寺現任住持無盡師，才足講經，現正在南明登壇說法，據說天樂佐響，法象莊嚴。正巧碰上兩位高足相迎，請入佛堂禮佛。而走山尋路的疲憊，讓季重覺得，但求可以橫身休息處，便已是求之難得的樂土了呀！佛教教義有極樂淨土的追求，原有其按步就班的嚴整修行次第，季重則下降「極樂淨土」的意涵，視身體極度疲乏時，迫在眉睫的橫身躺臥為樂土。趣味性的產生，不在製造「極樂淨土」的貶義，伺機攻擊佛教「極樂淨土」的子虛烏有；而在尋求「極樂淨土」此語彙的多層意涵，因為任何人都無法否認季重所言的情況，用「極樂淨土」形容，是如此生動與貼切。

³⁰³ 王思任：《文飯小品》，頁 289。

第八章 結論

季重核心的文學主張是詩以「言己」非「言人」也，這種態度與當時公安諸人性靈文論相投合。他的歷游書寫即是在珍視自我歷覽山河大地心得體會的自覺下，深入挖掘與自然山水相遇時，多元而具體的審美感受及對陌生異地的人事嘲諷。

季重對自然山水的親近過程，表現出來的自家面貌，是充分運用身軀前進與視覺瀏覽的能力，對眼前自然山水的清芬佳景，「恣意描摩，盡情刻劃」。而親領山水所回饋於自家生命者，在山行一度，洗盡五年塵土腸胃。

另一方面，他對自然環境中人文世界背後的人事現實層面的敏銳覺察及嘲笑諷刺的書寫，也是季重歷游書寫的特色之一。季重由於緊持其對人事明察冷靜的精神，分辨差異是非，因此從他的筆端，除了有在自然環境中，冒險犯難、應對各種意外突發狀況的描繪及山水大美的領取與體會外，便有著更多關於世俗現實層次的觀察記錄。他選擇直言不諱和嘲笑諷刺並用的方式來傳達他對人事運作的清楚掌握。如此冷靜明細，全然不遺，遨遊快樂的出游經驗記錄，便是他抱持「詩以言己」觀念的創作踐履。

在身為一位歷游經驗的書寫者時，季重和自然宇宙的關係，雖然一方面歸趨於中國詩歌傳統形上理論，仰止傾慕於自然無言、不可究詰的原始和諧境界，也部分認同游觀主體以「墮肢體、黜聰明」的虛、靜工夫，觀照自然，但他並非全面的中止感官知覺。而是停止情緒感受、認知分辨的波動侵擾後，充分運用身軀前進與視覺瀏覽的能力，往觀四方的名山勝水。歷游主體的情緒感受和認知分辨，可能只是在全神貫注，凝神於身軀攀爬及視覺瀏覽時，獲得暫時的抑止。在不須使用身軀視覺這二類感官時，情緒感受和認知分辨等思緒見聞，仍會呈顯出來。而季重也不因為追求純粹、圓滿、醇美的緣故，將這些「雜質」、「缺憾」汰除清靜或涵養超越；反而站在全部涵納，信任自我心性踐履的精神下，仍保持其對自然宇宙、陌生異地的自我觀看角度，不禁閉將個性情感投射到外在事物上，這無疑是受到晚明看重個人獨特性情見解的思想風潮影響。

主張由作者才華的有無以觀創作的成敗，刻意忽略學習模仿及讀書窮理對文

學創作的助益，是季重詩以「言己」非「言人」也觀點的過度延伸。對直接人生經驗的看重，連帶使他對間接文字經驗的輕忽。這種對外在世界景物事物的濃厚興趣，也是促成他整裝裹糧，往游大山大水，而不滿足只成為山水圖書的閱聽接收者。

他對詩人立身處世的重視，受晚明文學風氣輕文章重人事的評價態度影響，也和當時理學、心學在心性講求上已漸至細微的風潮有關。他對詩人的評價，便不是從語言文字的藝術技巧著眼，而是從其身世遭遇，胸襟品性的涵養超越上批評，詩人對其自身際遇遭逢的處置，在詩歌文字中，季重提到三種風格類型：一是開闊正大、雅和含厚，一是苦悲心酸，一是戲謔得刺、歡笑自若。三種類型中，與季重歷游書寫關係最密切者，在無入而不自得的戲謔態度。

出游活動本身便是一項擴大與廣大世俗社會接觸的行為，遭遇價值觀矛盾衝突的機會次數，遠遠超過閱讀仍由同樣文化素養下成長之文人士子所書寫的書籍。站在自我主體(文人本位)為中心的位置觀看，與其他位階群眾的不同不合，乃是群眾他者可挑剔批判的缺陷？但若從各究性情之真的觀念潮流下，其實允許各種歧出性情的自由呈現與觀看。則彼我之不同，乃無可如何、必須隨順的自然現象？而歧異分殊的性情，彼此又該如何相處調適，才能排解其間可能產生的紛亂不安呢？季重通常偏向從輕鬆調笑的角度，看待人間彼此因為才性習染不同所導致的糾紛，這也是季重歷游書寫「諧謔」風格產生的原因之一。

從季重對文學的評價，常著眼於作者人格與文章格調之間互通詮釋，相互印證的關係，其實也暗藏季重自認當他是一位讀者時，他能夠從文字訊息中窺覷到作者(他人)的心態性情等內心的世界。這種自認能懂他人涵養的自我肯定，和他勇於親訪山水自然，相信自己的所言所得足以成為山水的品題知己的積極主動精神一致，同樣都是高度追求自我作主的創造精神展現。

季重一生出游山水，興味不減的重要動機之一：山水靈物，待人以彰顯，以通明。天地山川之不可窮盡，美不勝收，須待人以身心投入其間，親自閱歷，再藉由人之口耳相傳，紙筆傳播的功能，表述出來。天地山水之大美，透過賢者的往觀與書寫，才真能為人間所認識，所熟悉親切，而成其「不朽」。

季重對歷游書寫的自我定位，在山川之形似，登涉之次第下的各種具體真實歷游經驗的書寫記錄。他不依循複寫大量出游文字的描摹人心空潭影，鳥性悅山光的體會，主要在於此乃人性的自然同感，是往游者普遍都能獲致的美樂經驗。

人與自然宇宙一體一如的感受，正難以也不必以語言相告訴。而且，出門歷游山水，自我與自然真實觀面時各種巧合意外、特殊際遇的經驗，豐富而多元，並不是單一的和樂悅豫心境所能籠罩涵蓋。

甚至在人與自然山水的形神交接溝通時，若將重心偏倚向與山水之靈溝通的一端，則親身往觀山水佳景的必要性便相對減弱，取而代之的，是透過儀式化的過程，傳遞個人意念心態的調整，也能獲得一種人與山川之靈溝通網路沒有阻絕的和暢之感。人與天地山川相合相得的期待，揭露除了歷游山川、書寫山川之外的另一條季重認為亦能圓滿此期待的管道，即個人心態意念欲親近山川的儀式化流露。這和季重涉獵風水學應也有相當關係。

想要成為第一序的山水訊息接收者(及第二序歷游山水的作者)，而不是第二序的閱聽接收者，再加上企圖蒐捕羅列各式山水清美佳景於書寫中，以滿足窺奇不盡，眾美咸備，猶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的心理期待，而藉由書寫言說的媒介，將山水靈妙表述出來，讓山水之奧妙靈奇不至被棄置於荒僻之地，無人知悉與愛惜，是其自言歷游山水的最高動機。難怪他會孜孜不倦於辛苦費力，積極主動的足踏四方，「其經游處，非特樵人不經，古人不歷，即混沌以來，山靈數千年未嘗遇此品題知己。」游歷了包括中國華北華中華南之山西、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廣東各省份，經歷冒險攀登的追逐山水美景之過程。而在對外在世界，包括自然環境、人文環境的廣袤挖掘中，我們也當留意其與自我內心世界的深入探索所衍生出的辯證對話。

他一生不畏險峻，嗜游山水的舉動，也有一部分動機來自他對自然環境「以身試之矣」的熱好精神，及「不親歷，人且欺我也？」的親身往觀態度。歷游書寫有一部分篇幅即用在具體描述其向陌生疆界跨越的腳步。

為了召喚興發隱藏在賢者心中對山水的賞愛，季重確實在歷游書寫中堆疊大量視聽感官所獲得的具體經驗，以增強營造豐富多樣的臨場感。若從文本的符號過程觀之，如此具體細微觀看經驗的大量運用，在書寫中的主要目的，可能即為了輔助促進逼真的效果，將自己冒險跨越陌生疆界，所見所感的山水形相、山水靈秀，以文字書寫為媒介，傳遞給未觀未見之人得觀得見。

季重認為人在親近山水自然後之悅樂、清明心境，因為是人性的自然同感，是往游者普遍都能獲致的美樂經驗，所以他無意步此書寫路徑。轉而以面對粗險曠悍或細緻秀麗的山水時，在心理上所激起的驚、喜、歡愛之感為重。歷游山水

時的情緒感受，除了一部分來自山水形相的引發外，具有特殊歷史背景的山水環境，也容易讓往游當地者，興發與之相應的心理感受。典故的引用進入文本，尤其曲折說出內心的想望。

季重歷游書寫中有多處文字提及堪輿地理，只是他並未深談風水論題，反而將它當成彼我共知，不必對其規範條件再詳加確認及詮釋的觀點；片段而零散的引述風水的觀念，以說明自己對出游時所見山水空間形態的認同或批評。其中有兩個與風水相關的觀念被季重屢屢敘及：一是山川孕靈的自然觀，一是藏風聚氣的空間原則。

風水論述中對空間型態是否理想完整的判斷觀念，已內化而成為季重觀地的某種形式標準，以至運用風水知識以觀地的經驗談，在歷游書寫中會不時而零散的出現，但季重的歷游書寫並不是一本風水觀念的空間實踐書寫。季重是在出游過程中的某些地理景觀上會以風水知識去認定地點的吉凶，但他出游的目的並不全在山川形勢、地理脈絡的辨明或探勘吉地上。在歷游書寫中，風水觀念並不是影響季重空間觀念的支配性意識，較顯而易見的反而是其「歷游」山水的蒐閱過程。也因此，季重的歷游書寫比風水論述有更豐富而多樣的山川敘述。地理山河在季重歷游書寫的筆下，不是要去客觀證實它的位置存在，方位走向，彼此層級依存的关系；峰巒層疊，湖泖氤氳，山川乃富含開人心目的無窮力量，但其實日月風光亦等待著人的品賞觀看甚至書寫披露而存在。歷游書寫中的山川，呈顯與季重或遇合投契或不相通不投機的各個殊異的風采樣態，是既非客觀存實記錄亦非干吉凶禍福等風水論述較重視的價值觀。

歷游書寫中所描寫的寺院經驗，不僅描繪了寺院的地理景觀外在形相，也陳述了寺院內層運作的圖像及自身與寺僧接觸的經驗。其中尤以西山寺院寺僧與京城皇宮宦官的結合關係，以及京西名僧的勢利習氣，著墨最深。

宗教的神話傳說，是季重游歷寺院時，通常會聽到的故事。面對各寺院傳之久遠的神異傳說，季重一方面肯定自身親觀為證的態度，同時也承認個人經歷的有限與不足；大致抱持真幻隨境，能解皆覺的態度會通之。

季重雖曾皈依蓮池師，也曾研閱禪宗內典，但他並不是佛教修行者。然而從他豐富的出游寺院，及與僧人應接的實際經驗中，他已敏感發覺佛教修行者的合宜空間，應適度與富鬧世俗之地區隔，比如廬山由於地理空間上和城市的距離，人跡罕至，便圈圍出一個宗教修行上的優勢空間。

歷游書寫中，登臨懷古的時間詠嘆很淡薄，甚至視歷史人物如近在眼前的朋友，召喚這些前游者過去的出游資料至前，談論現今自身歷游所經山水地點的觀感看法。援引歷史人物進入書寫之中，不是用來詠嘆世事的翻雲覆雨、夢幻無常，而是用來作為人與山水的各種相應關係的參考見證。

山水大美的追尋，是主動蒐閱的行動過程，而不是身不由己的踏上旅途，因此在傳統詩歌文學中，緣由距離睽隔、年光有限而產生的時空憂患意識，便不明顯。歷游書寫中，季重對空間的感懷，僅是山水之緣的缺憾喟嘆與有福存焉、不可強求的自在解脫之道。

歷游書寫中，自身仕宦際遇的坎坷不順，歷史古蹟或人物，都不是時空感懷的關懷對象。較容易興起時間感懷者，集中在個人出游山水的實際經歷上。宗教、宇宙時間觀點的進入書寫中，通常起於季重想讓個人的時間速度趨向悠緩平善時。

季重歷游書寫的結構模式，通常是前有小引，中間是歷游過程，最後則是評論品第。他書寫的中心點隨著腳步登涉移動，停止居留，而不斷向前更移觀看，嘗試發現每一定點的可看性。猶如遊玩山川名勝的經歷路線的展示敘述。以觀面的親身經驗為描寫的憑據，虛構擬想的山水經驗是季重自覺不願依從的創作方式。歷游書寫中，對親身經歷的強調，不但呼應季重自身「詩以言己」的主張，其實也是接受晚明存真的文學風氣影響後，所作的文學創作自我要求。所謂存真記實，就季重的理解而言，不僅是書寫山水自爾如此、客觀存在的事實，而且是書寫自我投身自然環境中，觀看領略到外在的山水之奇秀與富麗，以及自身得享山水清福的自喜與自樂。經驗上的出游往觀事實和心理上來自歷史文化意識對清秀山水尊貴浪漫的期盼與投射，交織混揉成季重對歷游山水的理解與書寫。

歷游書寫中，對人間溷濁的嘲諷，也是存真記實要求下的一種變形表現。是既有出游經驗上的事實為依據，復有對人之性情具有道德上本性、真性應然如此之要求為評價標準，兩相對比的矛盾下，嘲諷於焉形成。

歷游書寫的修辭特色，也呈現兩種風格傾向，一是想捕捉歷歷在目的真實感，另一種則是詼諧逗趣的表現。

想將出游過程所接觸的景物對象，包括天地富麗百變之美，展現羅列給未觀未見之人得觀得見的修辭，如：譬喻、轉化等，均是季重常運用到的修辭方法。

詼諧風格的形成，與他愛開玩笑，不喜拘束的遊戲自在性格有關，也受晚明

學風追求生意活潑、生機盎然的生活態度所影響。映襯、雙關、昇降仿諷，是季重歷游書寫中追求博人一粲、增加歡樂氣氛時所常使用的修辭手法。